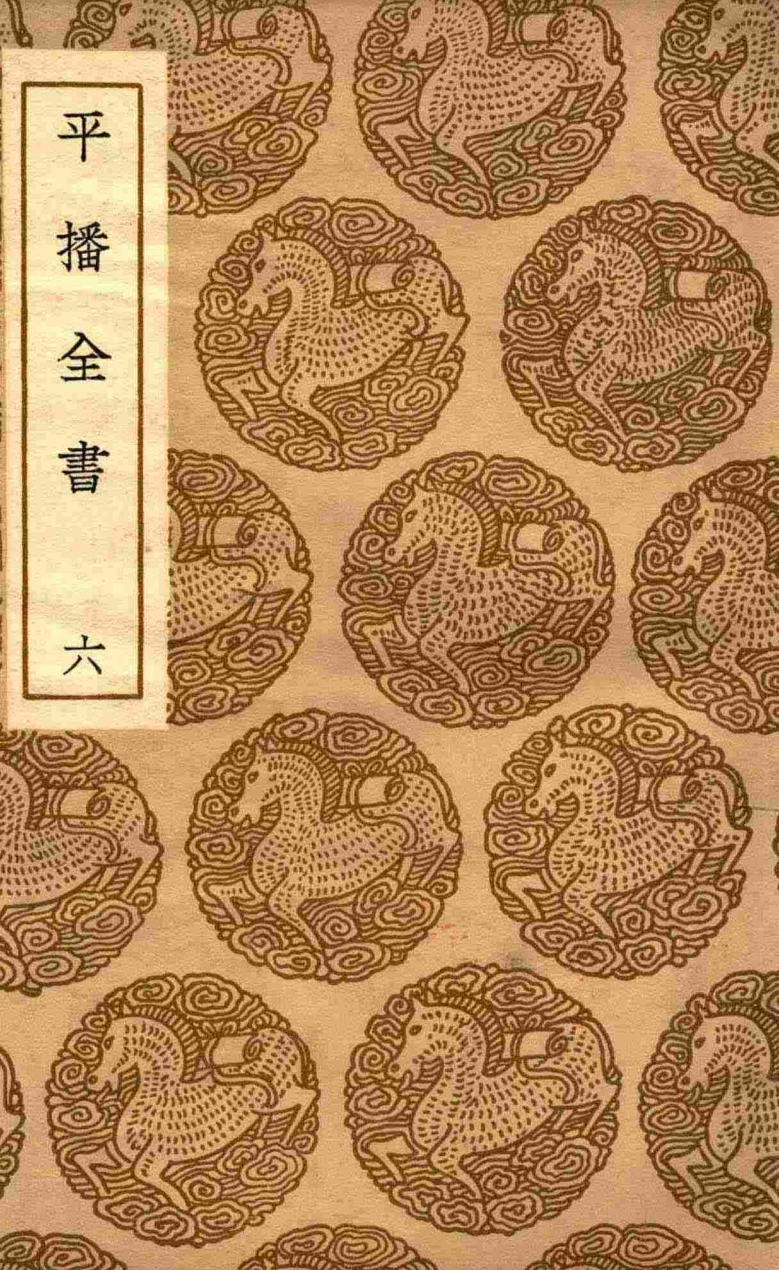


平播全書  
六





平播全書

(六)

李化龍著

# 平播全書卷十一

## 牌票

### 修葺江衙門候親征駐劄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滅賊甚易。但恐諸將不肯齊心夾攻。未免曠日持久。老師費財。今本部院擬不日親臨營中督陣。刻期進勦。所有駐劄衙門。合行修理。爲此牌仰巡上東道官吏。卽行葺江縣掌印官。將本部院駐劄衙門。作速量加修理齊備。牆垣須要高厚。週圍蓋以荆茨。至於入播一帶路道。亦要上緊修砌平坦。以便經行。合用錢糧。一面動支興工。一面具由詳報。毋得違誤。未便。

### 黔路乏糧行餉道

爲軍務事。照得南丹獨山平州豐甯等官兵。奉調前來征勦播賊。節據塘報。頗有戰功。各兵近自三月十三日起。因無裹糧。延至二十七日。豐甯官兵盡皆歸去。平州三去其一。南丹去其半。爲照師行糧從。自古記之。乃該路監司承委官員。獨不思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而使之枵腹對壘。以致各兵半月無糧。相率而去。萬一各兵盡散。逆賊乘虛突出。其債事豈淺淺耶。在各委官固不足惜。而該道責任頗重。不知何以解也。殊可駭異。擬合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該路官兵。旣無糧餉。承委官員。因何不行轉輸。該道

因何不行催督各兵既多星散緣何不行阻留任其自去逆賊未滅該路倚何夾攻作何收拾一面逐一查明據實回報一面速將在營官兵多方撫恤給與糧餉如或仍前視爲末務不肯經心督催接濟以致復有脫巾之虞者責有攸歸未便

獎賞水西鎮雄官兵

爲旌獎衝鋒官兵以鼓忠勇事據貴州左監軍道報據烏江沙溪二哨把事王嘉猷陳恩報稱目兵直抵賊巢大水田屯劄連日攻圍長箐等圍至二十九日逆賊楊應龍父子因見本府斬其來使首其餽儀親領大兵前來迎敵該水西鎮雄合兵大戰敗走死者不可勝數又據塘報會具下程銀兩田氏以臺蓋段匹驟頭差人送澄不受呈解貴州撫院查驗各等因到部看得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深入巢穴屢立戰功雖無首級之來獻實多矢石之交加至於斬使激戰足見超距之勇而饋儀不受尤徵清節之風此土司中所難者相應嘉獎以示旌異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即便會同舉節道於懸賞銀內動支一千兩內將一百二十兩分爲三分每分四十兩折花段銀牌送給宣慰安疆臣土官隴澄并伊母鳳氏其餘八百八十兩分給目把陳恩王嘉猷等及水西鎮雄散兵作牛酒各收領以示本部院并撫院旌異忠勇衝鋒官兵之意仍行令益奮忠勇以殲元兇大膺懋賞具支給過緣由報查

催彭元錦進兵

爲軍務事據水順宣慰彭元錦報稱卑職始以糧運愆期師行已遲沿途又苦夫馬缺乏匍匐不前比至

進營兵皆食盡。復令各兵轉往偏橋連米。曠日持久。疲於奔命。以致閑住龍溪。寸功未建。懇乞頒賜憲檄。限以斬關渡江等因。到部院。看得本官夙負忠勇。深諳機宜。卽其疊疊之條陳。可知赴赴之敵愾。乃因糧餉不繼。遂致迍邐。言及至此。殊可痛恨。近該本部嚴文督催。茲已就緒。合行督勵進取。以收厥功。爲此牌仰本官限文到卽便統率部下兵馬。聽總兵陳璘分布調遣。上緊斬關渡江。直抵白田壩。會合諸哨齊心併力。攻取海龍囤。共擒逆賊。上報朝廷。下盡職分。早奏奇功。懋膺爵賞。川省諸路。俱已合營立等共舉。慎勿愆延失其時也。慎之慎之。

### 行道鎮禁納降縱賊

爲軍務事。照得兵已入關。賊亡只在旦夕。若各路齊力夾攻。逆賊行且坐盡。乃賊見事急。姑以文來乞降。明欲一緩我師而圖之一。愚其下而用之。此時卽當斬使焚書。示以必勦。則衆苗膽寒瓦解。獨夫何地可容。乃各營文武官不能決斷。有加以犒賞而約期者。有屢納其使而留營者。使賊得欺其下人。謂行且見撫。死守以待。似此舉動。明係縱賊。可爲深恨。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宜申嚴軍令。戒約兵將合力夾攻。期於滅賊。其有投降者。除賊之黨。與及播之苗民。原宜潰黨照格施行外。若逆賊自己遣使具文。及稱出妻見子等語。并不得憑信。若使人到營。或斬或解。不得放回。致透漏消息。令賊得以欺人負固。且懈我軍心。又觀其初二日使人於綦江營。初三日兵來。初七日使人於合江營。初八日兵來。明係愚我。以後但有賊使來。更宜倍加謹嚴。以防接戰。若仍前往來不絕。是假不拒來使之名。爲納賄通播之地。三尺具在。

催各路齊心擣巢

爲軍務事。照得川省大兵，旣已深入賊巢，連營拒賊，必須同心協力，彼此應援，方克有濟。誠恐各將自分爾我，坐視觀望，有誤軍機。異日卽按法定罪，何裨於事。合行申明，爲此牌仰該鎮自今以後，各營旣已合哨，必須彼此應援。如我去攻賊，則或倚其前，或角其後，或擊其左，或擊其右，各照信地齊進，不可參差。如賊來攻我，則正哨對敵，鄰哨接應。近者要其歸，遠者擣其圍，務使聲勢相倚，不可坐視。以後有功則大家論功，有罪則大家論罪。若本營雖稍有失，而應援得力，使別營成功者，本營仍以功論。若本營雖無失，而應援不力，使別營有失者，本營仍以罪論。法在必行，必無假借。自示之後，若仍心懷嫉忌，情分爾我，已無功則惟恐人之有功，已有罪則惟求人之同罪，如此存心，大家不如公論昭彰，從重究罪，決不輕縱。

行巡下東道改道運餉

爲軍務事。照得南川一路官兵，已經屯劄高坪，應運糧餉。自南川由官壩入婁山道路近便，餉道無阻。業已牌行該道查議改運去後，續據營中各官鄉導人役各稱，南川過眞州入桑木關，抵高坪，路幾千里，高坪過婁山，僅五十里，婁山至南川，僅三百里，省路大半甚屬相應，各報與本部探訪相同。所據未發之餉，亟應改運。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督行管餉管運等官，將南川糧餉，除已發者，行令護餉官運送至營交割。其未發糧餉，改由官壩婁山入高坪至營，一面先差人由婁山查看，先達該營知會，一面將防護官兵及押運委官，原在眞州望草等處者，必俟盡回，方撤護兵，轉向婁山，毋得倉皇遺漏，致前去運夫，或有

疏虞亦勿得稽遲後運。致不接濟。其真州一帶地方。行令鄭駱二土官嚴加防護。用保無虞。俱毋違錯。未便。

### 行陳李二總鎮合營進攻

爲賊勢猖獗。懇乞添兵合哨等事。據湖廣右監軍道呈。播賊十餘萬。空巢而出。來拒楚師。俱屯聚三渡關上。其關外七牌青蛇長坎瑪瑙土門等處。煙火二十里不絕。賊徒亦不下七八萬。楚兵一路僅三萬。衆寡之勢。大相懸絕。不便徑趨此路。原擬黔楚合勦。請催李總兵統兵與陳總兵合哨。共掃七牌各圍等因。到部院。爲照川省四路官兵。逼海龍圍下。若龍爪養馬各圍。俱已打破。劄兵左右晝夜環攻。立等黔楚官兵。共擒逆賊。乃二省主將。誤聽三寨鼠賊虛聲。尙在關外趨起不進。切查關內之賊。不滿五萬。屢被官兵入關殺戮將盡。關外豈有十萬之理。殊爲無據。但諸圍不下。有礙長驅。必二將合勦。方爲勝算。合就督催。爲此牌仰該鎮。即便帶領部下兵馬。刻日渡江與陳總兵合營。相機密謀戰守。攻克各圍。直入播州。會同川中各路將兵。共擒逆賊。早奏膚功。毋得自分彼此。有違軍紀。致貽後悔。不便。

### 詰責劉總兵協力殺賊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官劉綎。屢經指摘。朝野側目。本部院排羣議而留之。致令該科參駁。謂與朝廷背馳而爭。本部院之知遇本官。可謂古今無二矣。本官上感朝廷使過之仁。下念本部院非常之遇。謂宜大奮勇武。首殲元兇。爲自己解不韙之名。爲地方造無窮之福。本部院方有詞於朝廷。有顏於川省。乃本官自

入播以來略無建豎。四月初一之戰，令偏裨孤軍遠劄，爲賊所襲，一營皆沒。本部院尙以偶有遺慮，未卽詰責。乃數日以來，按兵不舉，坐觀成敗。且受賊使連日不絕，未卜何意。初四日以後，賊日日與永合兵戰。旣未見該營應援，十二日賊軍衝南川營，亦未見本官合哨。豈以已有收著，幸人之同之耶。抑以本自畏賊，一蹶而不復振耶。卽今天熱雨多，久在賊巢，萬一奸細得行，別營受累，卽本部院引罪，所不待言。本官六扛之聲著，在邸報尙能保其身家否耶。本部院與本官，不但共事，亦且同禍。何惜盡言，以貽後悔。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卽便誓心報國，奮勇殺賊，身爲盟主，與二路剋期齊進，務須一鼓成功，以謝人言。以膺爵賞。卽本部院亦與有榮施焉。如再遷延觀望，或別有機關，令逆賊苟延同事受禍，本部院先以軍法從事。而後上聞，決不甘心爲所愚弄也。須至牌者。

行陳李二總兵防賊逃入九股

爲飛報軍情事。據南川監紀推官高折枝報稱：四月十一日，捉獲石砭司馬千駟幼僕張文道，供稱千駟同播賊在囤，聞大兵去囤不遠，文道遂於初十日逃出，稱應龍計窮，欲統兵徑殺出白泥地方，逃入湖廣金峒九股苗聚兵等情。據此，看得川中各路官兵，已圍海龍囤，乃逆賊計無所之，欲奔九股聚兵之說。較與本部院屢行隄防之約，大略相符。雖我官兵星羅碁布，諒不致漏網。然隄防之策，豈容少解。爲此牌仰該鎮督率部下官兵，一面克圍入關，共圖殄賊，一面申飭各該關堡把守官兵，晝宵加謹隄防，仍申諭投降九股等夷苗，如遇逆賊逃遁，務要登時縛獻，以憑照例授官加賞，不許容隱。如或疏虞，致賊漏網，責有



所歸。

行各路會合舉事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入關。逆賊上圍。綦江路。劄關子山。永合路。劄水牛塘。南川路。劄蒙子橋。道理相距。不過十四五里。勢成犄角。卽湖貴稍後。亦足以角力矣。但困獸思鬪。死灰復燃。必拚死一戰。而後甘心入圍。此勢之所必至者。萬一將領各自爲心。秦越相視。兵士不肯齊力。彼此參差。卽非勝算。所賴三路會合。並舉。方得萬全。合再申嚴督勵。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該鎮督率漢土官兵。時時會合。同心舉事。圍圍擣巢。共擒大憝。早奏捷音。以慰本部院拭目佇望至意。如或各懷猜忌。參差誤事。或彼出兵。而此不應。或此被攻。而彼不援。或遠放銃砲。以了事。或故張賊勢。而後期。有一於斯。定以軍法從事。須至牌者。

發陞官空劄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已入賊巢。擒斬逆賊。應在目下。但凡人之情。無感不興。烈士之心。有激愈奮。節經發過懸賞銀兩。雖多。恐功名之士。不重財利。必須懸示官爵。方可責其用命。爲此牌仰監軍道官吏。卽將發去空劄二十張。轉發永合綦南二路。監紀官各十張。責令在營。會同總兵官。如遇大敵當前。願衝擊以挫狂鋒。又如間道可乘。願出奇以破賊圍。諸凡至險至難之事。可期一舉成功者。卽與本人定約。先照功蹟大小。於空劄內填定姓名職銜。責之用命。如遇成功。當卽給授。仍候事完之日。題請實授。應加陞者。照格加陞。毋得過於吝惜。致誤事機。亦勿得徇情濫給。致壞名器。每給過一張。卽將姓名功蹟緣由開報。用不

盡者事完類繳。

計發去空劄、指揮三張、千戶三張、百戶四張、守東道二十張。

### 行道鎮協力進勦

爲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入關。已經半月之上。未見報有攻取消息。誠恐老師費財。坐失機會。漸入溷暑。取事更難。且賊頗知兵。萬一停囚長智。列有作用。或夜襲。或詐降。或劫糧。或反間。一爲所中。大事去矣。彼時即將各將盡置於法。亦何濟於事。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即今自渝抵播。方數百里。本部院亦難遙定期會。聽憑各總兵。與各監紀官。就近約期進攻。或倚前角後。或設伏張疑。或以正合而以奇勝之。或以少嘗而以衆覆之。務要信誓必明。期會不爽。合數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合數萬人之力。爲一人之力。必期雪恥除兇。一勞永逸。懋功懋賞。自有令甲。若遷延不決。觀望不前。已有失而幸人之敗。已有功而忘人之同。以仗鉞登壇之任。爲行險徼幸之圖。致誤大事。明有國法。陰有神譴。上方之劍。且將試矣。

### 催合江餉米行巡下南道

爲緊急軍務事。據巡下南道揭報水陸運過米數到部院。查得該道督發。自三月三十日起。四月十五日。止。共運過餉米一千七百七十九石五斗。吳總兵統領入營官兵。計三萬以上。日支米一升。共該三百石。半月該四千五百餘石。今該道止發一千七百七十石。不敷六日之食。尙有九日。何以爲炊。如此發運。衆兵安得不餒。險國何由而破。四路兵馬糧餉三路皆有盈餘。唯合江一路。時時告匱。再四行催。未見力行。

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督行各該委官。催價人夫船隻。水陸多方起運。每日發行糧米。務足三萬官兵一日之食。稍有不足。必致枵腹。況兵臨賊圍。日夜接戰。如此不得宿飽。何以責其用命。倘各委官仍前怠忽。誤事。聽該道指名揭報。以憑重處施行。毋得再違未便。

### 行守東道監軍

爲軍務事。照得川兵四路。已逼圍下釜底之魚。滅在旦夕矣。但哨雖合。尙有彼前此不前。期雖約。亦多甲進乙不進。似此參差之形。明有爾我之勢。卽今若不及時斷定。萬一日延。一日。溽暑多雨。取事更難。而老師費財事久生變。坐失機會。真莫知所終者。查得按察司管分守川東道事張按察使。久歷邊疆。素諳戎務。且播地實其專責。相應行委綜理。爲此牌仰該道。卽便不妨原務。兼程馳赴營中。會同監軍張參政。謝參政。劉總兵。吳總兵。馬總兵。曹副將等。及各監紀等官。共集公所。務要上下協謀。文武同心。仍憑神明。歃血盟誓。畫定方略。糾合三軍。刻定日期。一齊並舉。互相夾攻。遠近接應。直擣巢穴。擒斬渠魁。計出萬全。功收一舉。上報朝廷。下盡職分。早奏奇功。共懋爵賞。如或仍前參差不進。逗留不前。或坐觀成敗。致誤軍機。誤國殃民者。卽據實揭報前來。本部院先以尙方行事。然後奏聞。的不爽信。且各官旣違盟誓。必殃及子孫。神靈不祐。豈云草草。該道須要大展謀猷。任怨任勞。矢心報國。忠憤忘家。慎勿疑忌。遠嫌。有孤委託未便。

### 行守東道督餉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四合。環攻賊巢。日需糧餉。最爲喫緊。今照在外。則有敍瀘道總理轉運。已有次序。而營中尙乏一道。綜理其事。以致分委官員。無所稟受。贏絀不均。殊欠調停。合行專督。共濟時艱。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親詣營中。專一總理四路糧餉。仍會同川東張參政。徐僉事。川南史副使。劉參議。如某營轉運不前。上緊設法。輓運某路人夫不齊。火速差人催償。務俾師得宿飽。又如彼有餘。此或不足。則通融借支。待至另補。無致貽三軍枵腹之虞。該道毋忌勞怨。有負委託。未便。

### 分布四面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八路大兵。已入播州。圍海龍囤。逆賊授首。應在目下。但恐三省文武。心志不齊。號令不一。或有相爭相妒。坐失事機。甚至相害相戕。甘爲敗類。反使逆賊乘隙逃走。或衝突爲梗。皆不可知。彼時卽將漢土文武各官。盡裁以法。亦曷益已。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卽照後開分定方位。屯劄營寨。約期來攻。出奇應變。任其所爲。不從中制。惟是不許爽期會。不許亂方所。近鄰者必須應援。同哨者無分彼此。事平之日。除得賊者。照格優異。外餘哨卽不得。並以功論。一體陞賞。若或別生機械。損人利己。或包藏禍心。通賊取事。或故縱賊逃亡他所。或教誘賊攻害別哨。事發。不論漢土官兵。俱以軍法從事。王法無私。尙方可畏。各宜慎之。

### 計開

四川綦江路、南川路、攻圍前門之西北。

湖貴偏橋路、平越路、攻圍前門之東北。  
四川合江路、永甯路、攻圍後門之西南。  
貴州烏江路、沙溪路、攻圍後門之東南。

以上圍前圍後、如路窄者、任其共出精兵、合哨齊進、如路寬者、任其各出大兵、分道遞進、但不許觀望逗遛、及通賊泄機、致有他虞、違者定以尙方從事、凡會期、監軍道與總兵官俱畫押爲憑、不得參差、以四川鎮道爲首、不得攙越、致難遵守、若別有緊要機宜、大家商同、卽徑行之、不必拘於成案、亦不必往返請命、但不許夾雜私意、致誤大事、則自有軍法在。

### 行總兵劉綎進兵

爲軍務事、據同知史朝貞揭稱、劉總兵自負謂擒賊事、只須三日可了、然必欲軍門一目擊之、而後甘心焉、據總兵劉綎亦稱、賊已危困、功在垂成、伏望節鉞速賜降臨、早建蕩平之勳、等因、到部院、據此、爲照征播之費、日可萬金、一向老師費財、令人心灰目斷、今旣賊已危困、蕩平之期、只在三日、該鎮卽宜一鼓平賊、報捷轅門、以收完局、何故遷延不決、必欲候本部院目擊而後爲快、本部院就近調度、自可急足相聞、卽今章疏之奏報、文移之催價、非營中可辦、馬上可了、勢不能卽至、至亦不在三日之內、何故舍其至易至簡、而坐延時日乎、恐傍起生疑、謂該鎮力能平賊、不肯早決、通播留播之議、紛紜而起、非算也、萬一停囚長智、別有他虞、三日之期、何以爲駟馬之追乎、合行責成、爲此牌仰本官、文到卽便作速決策、及早滅

賊今文到可三日報來可三日平賊可三日總計十日之內專候捷音如再支吾遷延軍令具在

### 再催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六帥欽承明旨提八路之雄兵攻一圍之小醜半月以來連催數次既不併力齊上而又無偏師直衝日延一日無動無靜總之借口滾木礮石之加略無批吭擣虛之策似此畏首畏尾之爲豈是多算多勝之道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若再姑息事無抵止相應立限期速成功爲此牌仰六監軍道官吏自今爲始督勵該路兵將日日設法攻打或運土石相度疊壘或伐竹木找搭雲梯或合兵齊進或本路自取務要破圍獻俘掃蕩巢穴如過初十日尙無成功不能入圍擒賊者該道即將該鎮領兵中軍官綁縛解來轅門以憑處斬總兵官聽參蓋明旨森嚴非本部院所樂爲也該道監督兵務責任匪輕慎勿徇情庇護緘默不言未便

### 行各路報功級不得過一日

爲軍務事照得軍中斬級當日戰罷一查可知原無難事近日各路報功惟南川路每次首級皆當日報明其餘三路全屬含糊有先報捷功數日後方報首級數者有竟不報數直至紀功道文到方有數者有稱斬獲不計者如巖門之戰數日方報白石口之戰亦數日方報且前後兩報數目不同今十八之戰止南川路報功三百綦合二路竟無功級之數殊不可曉若非無功妄報必係搜索充數如此用兵法紀何在合行嚴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行各營以後功級當日卽報數目不許混稱斬級不計亦不許延至

十日半月方行補報。及數目參差。違者俱不准算。仍將各該將領兵官。治以冒濫之罪。

### 行各道查敘功次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四合。賊已上圍。環而攻之。蕩平不日。真足以雪衆憤而伸國威。所據各路從征漢土官兵。節次攻克過關隘。擒斬過功級。招降過人口。雖經屢據塘報。但查中間所報。率多互異。多寡不等。有礙查敘。係干題奏。難以草草合就。先行清查。以免臨期遲誤。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紀功監軍道。備查該路漢土官兵。要見與師以來。何官何兵。克過某關某寨。若干擒斬拒敵惡苗。爲首若干。爲從若干。俘獲男婦若干。招降逆黨若干。全活被虜人口若干。與夫把截隘路。護運糧餉。防守城池。但有功次可錄者。俱要備細查據的確。挨順月日。先主將監軍督餉紀功各道。次監紀管餉并監收監支督夫督運領兵偏裨大小等官。以及部兵功次。與隨營陰醫雜流等項。照依舊規。一例鋪敘。總造一冊。仍另造簡明小冊。一併聽齋。再照文武各官。武職有殫心奉公。奮勇討賊者。有故違軍令。失誤軍機者。文職有轉輸如期。出納無弊者。有饋運不前。收支欠明者。應敘應論。必須每一路掇爲一冊。分別功罪。詳註考語。限蕩平之日。即行星馳齎報。以憑覆覈具題。用昭勸懲。既不許遺漏參差。又不許徇私冒濫。一乘至公。以彰盛舉。其領兵等官。或係實職。或係名色。毋分本省外省漢土等官。俱要詳具衙門真正職銜。以便查敘。毋得依違混開。致滋駁查。往返耽延未便。

### 柄牌催兵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楊應龍前爲出柙之虎，尙肆跳梁。今乃釜中之魚，何難烹煉。八路官兵旣已連營合壘，須要僂力同心，盡雪三藩萬姓之冤。大伸戮將屠城之憤。法在速圖，時不可緩。合就督勵，爲此牌仰某路官兵，即便遵照。會同七路兵將，務要獎帥貔貅，併力擣巢，破圍輯和，行陣設策，擒惡獻俘，盡祛秦越。毋分爾我，立俟捷音。不復多贅。如再不相體諒，過違三日，不行捷報者，卽擊中軍官與巾幗之辱，又至矣。慎之慎之。

### 再催各路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八路環攻一圍，以衆加寡，以順討逆。以我之有制，克彼之垂亡。誠能益奮忠勇，鼓舞兵士，或合兵齊進一路，或分道各取一隅，或前行而後繼，或左攻而右援。試探虎穴，未必不得虎子者。今乃互相延捱，頓兵不動。蓋非持重之計，實畏險阻之難。不知圍雖險而無兵可恃，會固狡而窮蹙可圖。不就及時翦除，使之偷存喘息，非長策也。本當行擊主將中軍官，并遣巾幗之辱。姑再督催，爲此牌仰該道限文到，即便移會七路官兵，刻定日時，或合兵並進，或分投攻打，破圍獻俘，立收全捷。將領陞賞，軍士犒勞，必破格厚酬，決不空言相誘。如或再違日時，彼此不動，法令之行，自不能已。

### 查奢兵私相兌糧

爲軍務事。訪得永甯宣撫司土官奢世續，遠住石寶，擁兵自衛，且日止縱。今目兵與運夫私相兌支，及搬運子女牛馬爲事。若營中兵士旣不給糧，則何充腹。又不督戰，安望成功。似此剝下自潤，全無公家之急。



以致上下交怨。威令不行。徒擁虛名。全無實用。方今大兵四合。逆賊上圍。環而攻之。不足破矣。所據該司之兵。留之無益。似應先撤。以免糜費。但未委虛實。合就行查。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宣撫司官不給糧。不督陣。擁兵虛冒。私兌作奸等弊。無則責令上緊攻圍擒賊。速奏大功。以膺上賞。有則悉聽該道酌量具詳。先將此兵撤回。以省煩費。毋得違錯。至緊至緊。

### 行令水西絕私用命

爲軍務事。照得水西土司及鎮雄土府兵馬。近已累立戰功。深入賊地。忠順之心已明。形影之疑盡釋。不但黔省賴其兵力。卽該司亦得享其勳名。誠可嘉尚。但今合兵圍圍。功在垂成。計須萬全。合行申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轉行該司府。卽便嚴督部兵夾攻取事。務全終始。以保令名。其部下攙兵苗兵。或有爭功爭能。與川湖貴各營官兵及別司土兵相鬪者。必以軍法裁斷。無令以小忿妨壞大事。其土漢目把人等。或有與賊中相往來者。亦必以軍法杜絕。無令以小利漏洩軍機。卽賊子賊妻。或以親故之誼。希求護庇之私者。亦必斬使焚書。立絕私交。以全大義。勿爲所賣。致損功名。此皆目下緊要著數。本部院切切籌慮。不止爲地方。亦爲該司也。不然。倘有弓蛇杯影之疑。又有投杼按劍之事。卽本部院確然相信。外間曉曉之口。安能家置一喙乎。行百里者半九十。該司必能達此矣。須至牌者。

### 催陳李二總兵入關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陳麟李應祥。旬日以來。連將青蛇碼礮黃灘渡長坎等圍。上中渡等關。以次攻克。擒斬甚

縣本部院一喜功可嘉尙一喜會哨可期乃川中四路與沙溪烏江二哨前則殺賊大敗今則圍困海龍若得該鎮提兵合擊可以計日成擒胡爲半月竟不見來萬一停囚長智別有他變各將誰歸爲此牌仰該鎮官吏卽統三軍刻日馳赴播州會同蜀中諸將奮勇抒忠堅心竭力務擣獍狻之穴盡誅豺豕之羣亟早獻俘共收全捷如再延捱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定拏領兵中軍官按以尙方從事該鎮參究不貸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圍後

爲軍務事據營中塘報稱各路兵馬俱在圍前水西兵馬獨在圍後等因到本部院爲照八路進兵水西兵馬不過八路中之一耳圍左右無路可攻獨前後有路乃三省七路兵三十萬俱在前而水西一路兵獨在後是欲以一路而專七路之功非事體也且該土司目把人等多有與播人相往來者恐招烏江之疑更爲忠順之累相應查處爲此牌仰守東道卽會同貴州鎮道行令水西鎮雄兵馬止照各路事體同貴州兵馬攻一路不得全占圍後不許別路進攻仍遠劄營攻時向前罷攻時退劄不得時常往來致取嫌疑以干軍令

令降民復業

爲查復向化夷民以安生命事照得播州五十四里與八司夷民連年以來旣遭叛賊虐害又值兵戈擾攘進退維谷聚散靡甯以致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妨廢農業數載於茲今照各路合兵圍圍滅在旦夕播地旣已蕩平惡苗悉行征勦所據歸順良民相應發回復業以全生命但前者領兵等官與塘報等役假

以招降爲由，乘機搶奪子女，搜檢家財，降民茹苦，莫敢伸言。卽今遣回歸農，若非委用得人，安靜行事，萬一復有縱肆者，參於其間，藉口安插，百端恐嚇，索要財物，此等窮民，其何以堪！合行併禁，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會同監軍道，選委廉能職官一員，嚴禁不許多帶塘報人等，督令單騎躬詣降民屯，割處所，將該道所轄松坎、真州、仁懷、桃紅、龍泉、白泥、沙溪、偏橋，抵海龍圍地方，歸順良民，逐戶清出，悉心查審，除逆賊原招眞苗，不許容留，姑准免死，一一遞解回籍外，凡係前項地方，分夷民，諭令各回原土，定插，照舊住坐，趁時耕種，不許拋荒，務要各安生理，毋作非爲。如有恃強霸占，爭奪擾攘，及仍前通苗爲奸爲盜者，定行誅勦不宥。委官須要安靜行事，毋得帶領塘報多人，致滋擾害。事完論功敘錄，各將安插復業過夷民男婦姓名，備造各冊，一存本衙門，一報本部院收查，俱毋違錯，未便。

### 行道鎮攻圍勿准詐降

爲軍情事。五月初八日，據川東監軍道塘報，四月二十九日丑時，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會遣鄉導劉庸刻話，乞以田氏於二十九日早具表投降，請諸文武僉謀，乃可。該本道於是日早會同總兵劉綎、馬孔英，并各將領監紀等官，齊至圍邊吳總兵營前，比有田氏率其子遠隔圍下，在三十六步俯伏跪投降表，道鎮稟帖，又訴狀一紙，各等情。轉報到部院，看得逆酋屢次以妻子乞降，計已數數。茲伊母子，若果真心畏誅，自宜照賞格擒斬，應龍投降軍前，方可准信。今乃聽其擁兵自衛，空言支吾，且恭迎天臺一語，非賺人入彀，繼之以兵乎。如此舉動，既不破其奸謀，又不整兵相向，反爲自限三日，何其愚也。至蔡知府

稟帖內云真則受之以圖後舉是何主意豈尙欲緩兵養寇耶事在眉睫豈宜屢次失策合行切責爲此牌仰該鎮道今後再不必聽其空言詐降以緩時日惟獎率三軍照依分定前後門路一意進攻仍晝夜隄備以戒不虞左右設伏以防衝突漸入炎暑兵貴神速此本部院日夜拳拳跂望者若將領監紀等官不行上緊攻賊假借受降故延日時卽以通播重論慎勿再延

再催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上圍兵不滿萬人知之征播兵無論三省卽四川三總兵所領已是實在精兵十四萬以十人擒一人亦可立盡乃自賊上圍以來止是四月二十五日一攻軍令不嚴反致損失因而軍士心灰將領膽寒更不復言攻圍事賊知其情使人約降明欲緩兵取事本部院先已有斬使焚書之文不知何故不遵反墮其計更立寬限以懈軍心在營文武如林無識者旣欲專功自利有識者亦皆袖手傍觀又縱容賊使往來盡得營中虛實逗遛遷延日復一日累累行文差人守催武職之跋扈者旣傲睨自尊文職之僂譎者又辯給自信不知各文武與賊何親與朝廷何讎而甘心墮九仞之功貽三省之患獨不慮有尙方之劔耶除近日縱賊失機著有顯迹者查明摘參究治外合再嚴催爲此牌仰該鎮道官吏文到卽便會同各路歃血同盟文職運謀武職效力各出精銳更番攻取得賊之後勿問出自何人大家論功若致僨事逸賊或別有失誤軍機除所由自當重論卽別哨亦不得言功且當連坐各宜深思毋致後悔

營中禁約

總兵軍門。今將營中禁約事宜。開列於後。

- 一、千把總軍士有私領婦女出營。寄住別處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 一、軍兵有告假出關。買牛殺賣。希圖厚利。致虛營伍者。以臨陣在逃處斬。將官連坐。
- 一、小委文官。及千把總。有索運夫銀錢。方收米者。分毫以上皆斬。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 一、軍兵有私收運夫銀錢。折米者。斬。運夫同罪。總運官不能覺察。連坐。
- 一、攻圍之時。軍士但取牛馬婦女財物者。即斬以徇。將領縱容者。連坐。

委中軍官監督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總督三藩文武。合勦一賊。動三億萬之雄師。費幾百萬之餽餉。兵糧可謂雲集。文武可謂風動。正宜盡累朝之逋寇。建千載之奇勳。則功在旂常。名垂竹帛矣。胡爲入關已及四旬。攻圍將及一月。不次催督。竟不能下。豈果圍之難破。賊之難制。蓋由官兵視爲泛常。人心懈怠。不肯用命。故耳。即今若不申嚴尙方。以示懲一戒百。恐催案如山。徒勞無益。而曠日持久。老師費財。萬一別生他變。將何結局。爲此牌仰本官。即便馳去營中。會同監軍各道。并總鎮及領兵將領等官。每日責令督陣官。監押官兵。照依坐定門路。分投攻打。前後夾攻。必期刻日破圍。擒斬元兇。務要同心僂力。不許妨害嫉妒。成功之日。一體優敘。如有畏怯不前。觀望不進。不肯用命者。不拘中軍領兵將領等官。許本官指名揭報。以憑拏解。

幃門照例梟示。決不輕饒。仍一日一報。以驗勤惰。本官務要秉公執法。以副委用。如或徇情故縱。一體連坐不貸。

查水西通賊

爲軍務事。據營中申報稱。安兵自到後山。日與逆賊通書來往。萬一前以死報。後以生遁。官兵不能禁之。我兵衝入圍中。罪人不得。何以完報。伏乞嚴行水西。勿爲藏奸。賊可蕩平等情。到部院。照得水西官兵。素稱與賊有唇齒之交。令人不能無疑。乃近日卻餽儀。擒賊使。更又大戰敗之。向來心迹。一旦了然。且本部院竊計逆賊造反。法在盡誅。該司與之來往。甚屬無謂。故愈不信。胡爲今日兵臨圍下。復有此說。擬合行查。爲此牌仰<sup>監軍</sup>畢節道。即查水西宣慰司官兵。既已精白一心。芳聲初著。因何復又受賄通賊。屯兵圍下。往來不絕。意欲何爲。逐一查明。追究下落。若安疆臣原無此事。或係目兵違法交通。亦要查究示懲。一面擣巢獻俘。一面具由申報。如或仍前逗遛交通。及破圍之後。不行擒獻。賊有逃遁者。責有所歸。該司即百口恐亦難辯者。

查賊詐死趨兵擣巢

爲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五月初六日。圍上有人來報。曾於初五日夜時。服毒而死。令之送屍赴驗。又云。合圍俱要具祭。方行送出等情。轉報到部。爲照逆賊楊應龍。詭詐多端。變幻莫測。蓋因四月末旬以來。疊見斬其來使。不准詐降。攻打愈急。自知難支。故作此狀。將誰欺耶。且曾既死。田氏母子。與一圍賊黨。自

宜隨即將屍送驗。自縛下圍請死。緣何藉口牽延。以緩我師。非假屍搪抵。詐死誘敵之計乎。大兵三十萬。日費不止萬金。自宜一鼓蕩平。豈可招降。卽今若延日不亟。擣巢穴。追捕元兇。擒其妻子。殲其黨類。盡拔禍本。恐逆賊詐死埋名。潛林伏菁。將征旗未返。變亂隨生。罔衆欺君之罪。誰則任之。況逆賊造反。罪應誅絕。原無妻子投降。保全爵土之說。今兵臨圍下。逗遛不進。卻與說降。許之爵土。明係受賄縱賊。除參論外。合就督責。爲此牌仰該道鎮道。卽便移文總兵吳廣。及各營監紀。并各鎮將領文武等官。毋分賊屍真僞。獎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捕逆酋。仍將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并脅從黨惡賊犯。拒敵者殺死。生擒者縛出。盡解軍前聽候。俘獻務要一掃盡絕。寸草不留。設或逆賊果死。辯驗不僞。事屬吳廣首報。卽取本官甘結各紙。一報本部院。一收在道鎮監紀各衙門備查。以後賊或復出。或變亂生。責在本官。一面承認。再勿逗遛不前。致墮賊計。其水西土司。不許縱賊奔逸。已責成該道約束。如有違犯。罪歸該道。各將領毋得借口遷延。致誤軍機。未便。

### 催解各路中軍官

爲軍務事。近該本部院於本月初二日。牌行各道鎮。督兵攻打破圍。獻俘。如過初十日。不能入圍擒賊者。將各鎮領兵中軍官。綁解轅門處斬。總兵官聽參去後。今又逾期四日。仍未克圍擒酋。乃各帥擁兵尸位。一籌莫展。日推一日。結局何時。所據各中軍官。法難寬宥。合行催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主將中軍官。文到卽便綁解轅門梟斬。其總兵官。俱令戴罪殺賊聽參。毋得延縱。

行守東二監軍查逆賊身死攻圍擣巢

爲軍務事。頃據總兵吳廣報稱。逆賊楊應龍。於本月初五日亥時服毒而死。等情到部。隨看得田氏所云。明係假詐牽延。以緩我師。牌行監軍總鎮將領等官。督率三軍。上緊攻圍。擒會獻俘去後。案查先該本部院密切有行。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若賊自縊。必要有屍。自焚。必要有蹟。若查無踪跡。是賊逸也。逸從何處。放從何人。罪必有歸。若以假屍假級捏充者。以官員人等說謊論。一賊之妻子。及親黨頭目主謀人等。係生擒者。活解來以備獻俘。係斬首者。必要大衆驗視明白方准。不得信口捏報。以亂真實。違者罪之一。賊滅之後。各監軍總兵監紀官。公同至圍上。驗視賊之財物家資金銀衣器。各另封鎖。造冊登記呈詳。以便批發給賞。若有寶物應進獻者。公同封識冊報。仍各撥兵委官看守。不得縱兵恣掠。致取嫌疑。一。各將領各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自相殺傷。違者削領兵官之功。仍以罪論。等因。通行鎮遵照外。爲照前項四款。頗爲詳切。乃曾因見官兵攻圍緊急。自知滅在旦夕。果作此態。令人駭異。但未審道鎮曾否相信。合再申明詰問。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分守川東及川東川南監軍二道。并四路監紀等官。逐一詰查。卽如所謂逆會真死。要見身屍。係何辯驗。或據何爲憑。設係詐死。要見此賊見潛何處。或所逸何方。田氏母子大小兒女一家人等。與脅從黨惡賊犯。曾否盡數擒斬。縛獻出。賊圍有無攻克。官兵曾否屯守。家資器物。曾否封記。係何官兵守護。以上事事。必須逐件完明。方爲全功。少有一事不明不結。或係債帥在內通賊受財。容令詐死埋名。縱會脫逸。或主持招降全爵。欺誑抗拒。延緩我



師致懈軍心。別有他慮者。一而督率三軍。破圍擣巢。一掃盡勦。一面就將通賊奸人。毋分文武。據實參呈。應拏問者。登時拏問。應參題者。卽行參題。以爲罔衆欺君之戒。決不輕饒。此本部院與道鎮身任其責。不得不深思長慮。該道務要盡忠報國。根究下落。毋得徇情庇護。未便。

### 革吳廣老銜

爲軍務事。照得鎮守四川總兵官吳廣。原以本部院中軍官拔置大帥。統領官兵征勦播酋。受恩不爲不深。承委不爲不重。本官宜思主辱臣死之義。堅滅此朝食之心。身先士卒。首縛元兇。蕩平播土。奠安西南。方爲盡職。方爲稱任。乃自開刀以來。招降頗多。入關以後。戰功亦著。本部院未嘗不移文嘉獎。矜望成功。何期小器易盈。微軀自愛。自四月初八日經戰之後。頓起偷生之心。全無滅賊之志。逆賊知其心灰意懶。因遂假意行成。本官貪其香餌。墮其深慙。遣使往來。按兵不動。致賊今日詐降。明日詐死。懈我軍心。增賊實備。日復一日。老師費財。先是本部院聞其已中賊計。移檄申禁。斬使焚書之文。昭然具在。本官視如故紙。略不遵行。又知其專功自利。大失人和。特遣分守張按察使赴營。會同鎮道將領監紀等官。插血盟誓。同心滅賊。本官高臥營中。三請方至。至則首稱楊應龍要限十日。又稱事不成。我不過回家做指揮官。此皆萬耳萬目。共見共聞。營中塘報。人人開報者。不知本官於賊何親。於國何讎。而傲睨跋扈。甘心縱賊。查得本部院所奉敕書云云。欽此。今本官所犯。照屢旨宜從重處分。先斬後奏。照敕命宜先取死罪。招由戴罪殺賊。今三省四總兵領兵二十餘萬。卽去此一人。亦不爲少。但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向來征戰。亦有微

勞姑且革去總兵職銜充爲事官戴罪殺賊爲此除行總兵吳廣遵照外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文本官以後宜盡改舊過力圖新功與各營總兵將領官合哨應援專力攻圍與各路該道監軍并監紀官同心戮力一意滅賊若十日之內克圍擒賊蕩平播土准復其官仍以功敘若仍前執拗剛愎逗遛退縮或怨望生事更起別端尙方具在王法無私須宜深思毋致後悔

查議運糧撤兵行守東二監軍道

爲軍務事照得逆賊造反興師弔伐卽今逼圍上圍功在垂成但兵多道遠運糧恐不給應否將糧運至中途營兵來接或將多兵量分一半卽爲運糧之兵以代運夫之力或將冗兵漸次徑行撤散以省糧運三者孰爲可行合再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即便密會總兵官酌議妥當應徑行者徑行應呈詳者呈詳其賊已平仍須重兵彈壓各總兵標下及應留之兵仍須每路萬餘以備搜山及計議善後事宜明白方行班師再爲遣發不可一時散盡俱毋違錯未便

再申飭殺賊

爲勦播等事案照近准兵部咨開楊酋謀叛詭詐多端其蓄養肖似其貌者不下數人倘勢迫力窮輒施狂惑之計少不加察首惡漏網而大兵撤回狡猾復出則地方之物力徒虛而天朝之威力難振是在道將親統大兵直逼賊穴首惡嚴加覈閱不可輕忽苟且賊之心腹爪牙不可輕縱致遺後患又賞格內開一應龍頭目人等若賞格懸示兩月之後既不能擒斬又不肯投降直至拒敵交兵爲賊盡力卽以謀反

盡誅各等因。俱經申諭去後。爲照進兵以來。已逾三月。在逆賊勢窮詐死。已不出本兵所料。在賊黨負固不悛。又久違賞格明條。目前之計。惟有一意遵旨盡勦。此外再勿復有招降等說。致懈軍心。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鎮道。即便親統大兵直逼賊穴。毋論晝夜分投攻打。必固破而後已。必賊獲而後休。又須嚴加覈閱。不許輕忽苟且。至於楊氏親枝心腹爪牙頭目人等。悉行勦絕。一掃蕩平。務使種類不遺。以免日後爲患。自今申戒之後。兵不進。賊不滅。及更復有他議者。不拘文武。以通賊論。一面拏究。一面參題。決不輕貸。

### 再催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吳廣。剛愎畏縮。縱賊遺患。不稱任使。本應從重以軍法處分。念用人之際。姑革職充爲事官。責令立功贖罪去後。及照各路領兵官。向來進兵各有路道。今日攻圍各有信地。功罪自有賞罰。彼此原不節制。奈何數日以來。以一人之喪心。爲諸將之借口。大家懈惰。全不進取。至於監軍道。原爲監理軍務。贊襄督撫。本部院託重非輕。奈何傍觀坐視。旣無督併之文。亦無參呈之檄。未效鷹鷂之逐。奚取監督之司。各贊理監紀官。逐隊隨行。緘口結舌。坐視舟中之敵。雅同局外之觀。雖有如無。溺職已甚。通應參究。姑再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官吏。文到即便嚴督各路兵將。查照分定信地。剋期夾攻。務得渠魁。並殲餘黨。立奏蕩平。方稱倚注。其將領贊理等官。有懷奸飾詐。避事縱賊等弊。不時揭報。以憑重處。如再疑畏寬假。以致債事。罪有所歸。必不相貸。

### 攻圍條件

爲軍務事。照得三省五總兵、二三十裨將、領兵二十三萬、圍一孤國、國上僅數千殘苗、無計勦除、坐延時日、利令智昏者、則信其詐降、詐死爲真、且罵言就中取事、畏賊如虎者、亦但以雨多糧少爲詞、更不慮愈久愈難。今賊養數千苗蠻、尙知養之恩、爲之效死、朝廷以高爵厚祿、養文武官員累世榮顯、一旦用兵、惟袖手傍觀、只營利避害、更無一點實心爲國、可見朝廷養士、尙不如應龍養苗、真可媿恨。今巾幗之辱、亦不能加於無志之人、尙方之劍、亦不能遍於貪生之衆、特此申諭、尙冀猛省、所有條件開示於後、各宜遵行、須至牌者。

一、賊黨許降、正賊不許降、況賊自入關以來、屢以詐降害我官軍、今後但有與楊應龍田氏楊朝棟約降者、卽係逆黨、衆共勦之。

一、霧雨不可攻、卽治攻具、天晴無雨、及雨小無霧、卽合攻、失期者、以黨逆論。

一、川兵水西兵、圍圍已久、信地已定、偏橋龍泉平越兵方至、當與各監軍會同議定信地、不得用強混攙、致有爭競。

一、各路監軍、久不到營、不知所司何事、姑行帶管、平越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卽以該省監軍楊按察使代監之、偏橋路總兵已至、監軍未至、卽以四川監軍張參政代監之、監軍不得推託、總兵不得違拗、如本路監軍已至、卽仍其舊。

一、合江路、先因該路兵多、派之後右前左二處、今湖貴兵已至、合江宜止一處、不得仍占兩處。

一凡分布約會、務出公心、會議事體、以少就多、有衆議的見可行、而一二人執拗不從、卽係賊黨、大家火速開報、卽以軍法從事。

一凡約會剋期、大家詢謀僉同、其移文移單、則以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爲首、庶免推託。

一兵多糧遠、恐後難繼、各營兵有陣亡者、卽開除、有病弱者、卽汰去、大率一路於原領兵數、去三分之一、亦不爲少、多亦無用、且難餉也。

一各監軍卽各差人嚴催運餉、不得專靠督餉官、恐遠不及事。

一今日之事、西南半壁、天下所係、成事者、卽係忠義爲國、壞事者、卽係奸邪誤國、成事者、豈必手刃逆酋、但盡力攻擊、期會不爽、卽是壞事者、豈必助賊爲逆、但專功妒功、自私自利者、皆是一向營中情態、本院分毫皆知、異日當據實陳敘、必不使巧僞者居先、拙實者居後、慎之慎之。

以上條件紛紜、只爲大家不肯攻圍、遂費許多區處、又恐事久變生、諸路前功盡棄、後禍更不可知、若齊心齊力攻圍、圍破功成、豈不快哉、惟願不付之空言云爾。

### 行湖貴鎮道申飭祕示條款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部院看得、興師伐播、賊計多端、未破之前、恐中逆酋奸謀奸計、旣破之後、恐我官兵爭功爭財、於是約爲四款、密示云、一今日之舉、要在必得罪人、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云云、仍以罪論等因、通行訖、近有四川總兵吳廣、不遵密約、受其假詐、延緩我師、已經查駁參究、令其戴罪殺賊去後、爲照

前開四款，頗亦詳切。第未審各路文武等官，曾否相信。萬一如吳廣者，誤事不小。與其事發而罪之，執若禁之，使勿犯也。合再申飭，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移行總鎮監紀等官一體遵照。自今以後，再勿聽其假詐。惟一意進兵破圍擣巢，不拘逆賊與田氏母子、楊氏宗枝，脅從黨惡，一概盡誅，寸草不留。仍以生擒爲上，斬首次之。以便殿最。至於賊獲之後，道鎮與監紀官，公同至圍驗視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器等件，登記封識，撥人看守。仍即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并批賞有功官兵，以表功勞。如有不遵紀律，恃強攘奪，爭功爭財者，將領以下，小兵以上，聽道鎮登時綁赴令旗前梟首示衆，決不輕饒。若將領等官縱兵恣掠，致有意外之虞者，盡削前功，仍以罪論不貸。

### 禁取破圍財物

爲軍務事。照得官兵已將破圍逆賊目下成擒，所據賊之家資寶物、金銀衣器等物，前已牌行分守監軍各道、公同監紀等官驗封看守聽候。應解內府者，解進應犒賞者，聽本部院批賞去後，但恐官兵破圍之時，各總兵官不肯鈴束部兵，致有爭功爭財、互相戕殺，致啓釁端。合再嚴禁，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即便會同該道鎮并監紀等官，如破圍之時，嚴加鈴束兵士，首先必得罪人，次則封識府庫。既不許恃強爭功，又不許乘機爭財。務要肅靜林立，各守隊伍。如有誼譁嚷亂爭功爭財者，不分官兵，聽鎮道登時綁赴令旗前斬首示衆。其家資寶玩，公同驗封明白。飛報本部院，以憑分別進獻給賞施行。如有隱漏藏匿，及將官不行約束，縱容軍兵別起釁端者，定將勦賊大功盡削，仍行重加參處不貸。

## 查革蔡知府監紀

爲軍務事。據合江監紀知府蔡宗憲稟稱。田氏投表後。初六日。又據楊朝棟詐申。楊應龍初五日亥時身死。比職與吳總兵欲因謀行間。朝棟母子。初八日扶櫬出關候驗。因與復入。職請諸道鎮。天晴驗之。就中取事。則朝棟母子及諸黨惡。必授首過半。隨即急攻。應龍可得。乃諸文武人各一心。必不待驗。止欲明攻。明攻非不正。堂堂然不免費力居多。或賊會事急。一時逸出。及自投巖火。且彼近獲有綦南兵衣甲。倘混我兵而逸。孰能識之。此職等不必然之慮。似未可盡以爲非。今欲再間。然不可復得矣。案照近據本官稟稱。田氏乞哀。卽其來果真。所重亦不在此。但欲借其黨就中取事。可以少省工夫。業限三日內回報。可否容圖之。若會計衝突。逸遁。勢必不能。惟水西意不可測。但得與官兵合攻後路。無少參商。則成功在旦夕矣。逆會表文。漫無確語。不敢呈上。二十五日。因會乞降。職與吳總兵。業斬差來楊永。用拒絕矣。今田氏果來。姑容觀釁而動等因。又據總兵吳廣連報。田氏母子出降。及稱逆賊於初五日夜服毒而死等情。節經逆知詭詐。駁行急攻。去後。今據前因。爲照逆賊若果懼誅。真死。田氏母子。自是連夜送屍軍前。舉圍下關投奔。以求緩死。猶畏其遲。乃報死。既不送驗。據圍又不納降。其詐死抗拒。昭然顯著。乃知府蔡宗憲。總兵吳廣。不知有何高見。必欲驗屍招降。果何爲也。卽如所謂朝棟詐申。欲因謀行間。待其扶櫬出關。欲就中取事。明係支吾逃遁之詞。旣係詐申。賊又何肯母子扶櫬出關。若母子扶櫬出關。則賊已盡得。何又云授首過半。賊母子及黨惡。旣已授首。又何用急攻。且連日天多淫雨。幸一晴霽。正可急攻。乃必待天晴。

驗屍不知雨中獨不可驗屍乎。賊恐攻之。故每遇天晴。便設一計。今又自定天晴驗屍。是又代賊設計也。又云恐賊投之巖火。今所恨賊不投巖火。若投巖火。有何不可。又云衣甲相混逸出。卽驗屍何保其不逸出。句句矛盾。無一中機之語。蓋緣該營文武官。以專功之心。中反間之計。日爲賊用。而不自知。以致坐延半月。略無功效。師老財費。職此之由。見事已敗露。無可遮掩。卻東支西吾。茫無定向。又云。今欲間之不可得。是知其計無復之。而歸過於人。此等存心。尤爲可恨。今討賊日費萬金。後此事且不可知。豈爲營官說謊貪功之地。本應參究。姑從曲處。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卽將知府蔡宗憲。原管監紀事務。卽日革去。責令統率馬湖官兵八千。攻圍殺賊。立功贖罪。如或不效。定行併論。從重參處。決不輕貸。其監理事務。該道代之。紀功事務。轉行同知趙世德兼管。毋得違誤。未使各具遵行緣由報查。

獎總兵劉綎

爲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塘報。總兵劉綎。親自攻圍。手放大銃四架。致火薰其面。起一泡。爲照本官素稱忠勇。矢志滅賊。今手自發砲。致傷其面。殊足嘉獎。又足憐念。爲此牌仰守東道。卽便將懸賞銀用書封十兩。簽書藥餌之資四字。親自送至本官營中。以見本部院相勞之意。仍令本官以後益復親履行陣。嚴督攻擊。破賊之日。定以元功論敘。

催總兵陳璘攻圍

爲軍務事。照得總兵官陳璘。廣東芳聲未艾。海外威名甚殷。茲者欽承明命。征勦播會。首克三圍。猶如拉



朽再破三渡。勢若燎毛。逆賊因之喪膽。一路遂爾蕩平。本部院竊計該鎮一至。合兵夾攻。圍不足平矣。胡爲旬日以來。亦以招降爲事。不展一籌。頓兵不動。令人駭然。不意該鎮素稱老練。智過孫吳。熟諳韜鈴。何所不解。乃今一旦聽信債帥所愚。略無滅賊之心。自干不忠之誚。此本部院所不取者。合行督勵。爲此牌抑該鎮。限文到即便會同各路監軍總鎮及將領等官。挑選精兵。依照分定信地。刻期並舉。前後衝擊。左右夾攻。務要破圍獻俘。以靖逆醜。如或仍前聽信吳廣所愚。再行招降。延緩我師。致誤軍機者。不但盡棄前功。本部院定行從重參究。決不輕貸。

### 再行分地攻圍

爲軍務事。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會同各鎮及監軍道。議定各分信地。夾攻緣由。到本部院。據此。看係會同分布。必是妥當。已經牌行各鎮道。遵照去後。隨據分守監軍三道呈報。衆謀僉同一揭。內所分布。比前塘報稍有異同。本部院亦以爲兵形無定。軍機何常。既經衆謀僉同。定是大家遵守。亦不必更行申明。反亂視聽。乃近日查得總兵吳廣。先日所投塘報。原不曾約會各鎮道。止是自己欲前後俱占。以圖專功。及湖廣總兵陳璘。到又不由大家分布。徑引之與己同。劄以致信地不均。綦南二路。至有可用之兵。無可攻之地。吳廣卻又爲賊所愚。與監紀蔡宗憲。日日約降。更不約攻。陳璘又爲吳廣所愚。亦不議攻。止通賊延日。不知朝廷遣將發兵。欲以何爲。除另行參究外。擬合再行。爲此牌仰該鎮道。文到即行。令各營。以後止照三道。次與各鎮會議。定衆謀僉同。單開信地。攻打。不必拘定本部院前行。如近日湖貴兵各到。該道

卽會三省監軍道與各鎮總兵官大家再一議定信地插立牌檄令各畫地而守如賊從何處越逸卽各認其罪其進攻之時應某枝爲正某枝爲奇某爲當鋒某爲應援止照原議將湖貴兵一同派入俱聽商同分布或別有攻取之術牌內開載不盡者任從大家公議公行並不中制若既定之後參差不遵或當議之時執拗不定卽係賊黨衆共擻之一面報來以憑參拏以後一切軍機俱要公同商定其商議事體以四川分守川東道爲主以各監軍俱有分定營伍恐爲人借口有偏私之嫌該道爲本部院所專委無分定營伍故也倘該道以一人獨主爲嫌仍以四川貴州二左監軍道協同主持一入關獨早一官秩獨崇各有所取也其各路監軍不妨各監本路至於各鎮總兵止宜照大家議定遵行不得借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之說爲專己自私之地蓋他時征討以一總兵爲主自應權歸一人今五總兵勢均力敵莫能相下若各是其見各私其功成何事體本部院方居四路之中便於饋催糧運旣不能卽入山今託重於鎮道又專委於守道所望亟出公心共成王事若復以粗心浮氣恣憑胸臆或以私己專功撓亂事權致九仞之功虧於一簣此豈朝廷養士之報本部院託重之心乎國法無私青史可畏一盡心永享忠臣孝子之名一失足永墮賊子亂臣之黨同舟之言不憚其苦幸共亮之須至牌者

行三省監軍攻圍招降

爲軍務事照得大兵勦播以二十萬兵馬圍一孤圍曠日持久竟不能下訪求其故蓋緣初圍圍時爲賊所愚信其詐降詐死全不攻擊致賊得以招降欺其下人防守益固後知其詐又一味攻擊凡有投降者

出亦不准信。卽殺以冒功。以故。國上之人。自分必死。大家抗拒。以致兩敗俱傷。智勇俱困。雖久之賊當消磨盡絕。然我之勞費亦已甚矣。不知朝廷征播。原爲討賊。逆賊之罪。止於一家。况首惡不宥。脅從原免。明旨昭然。賞格具在。卽今投降之人。如王繼先。袁年。羅國明。羅國顯。安鑾。陳仕賢。田良玉。閻宗傳。楊光耀等。或給之冠帶。或給以優養。本部院毫不爽信。營中何故貪功妄殺。致干天和。且將官原以滅賊爲功。不以首級多寡爲上下。况殺降如楊惟中。已經拏問。又何必邀截降人。冒報首級爲也。合行曉諭。爲此牌仰該道。文到卽便通行各營。每軍前樹立招降大白旗一面。責令鄉導降夷人等。遍加傳諭。多方招撫。除逆酋并妻子田氏。楊朝棟等一家。必勦無赦外。其餘左右一切軍師提調巡警目把苗夷親族人等。俱許納降。但係棄其衣甲器械。隻身下國投降者。不分男女。審果不僞。卽准免死。給票執照。發出安插。不許驚阻。及擅行妄殺。違者抵死不饒。其有能將逆賊楊應龍。楊朝棟。田氏。或擒或斬。真正身首來獻者。定照格陞賞。決不吝惜。本部院以信制馭諸夷。的不爽約。慎勿疑畏。各營仍一面攻圍。一面招降。不得以招降便廢攻圍。亦不得指攻圍妄殺降人。蓋卽兩軍對壘。應敵者殺。投戈者免。自不相妨。各營仍須文武同心。公平進取。勿得如前私招私攻。中賊之計。耽延時日。自取罪累未便。

###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據巡下南紀功道報。據監紀知府蔡宗憲報稱。五月初十日辰時。職隨道鎮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鐵柱飛虎二關。城樓城牆焚拆殆盡。賊兵屢合屢敗。被銃打傷甚多。止存飛龍朝天太

平三關另行設法攻打。又稱副總參遊曹希彬等官兵已奪後路對面小山。趕至城門邊把住。廣兵馬湖兵士城兵共斬級四十餘顆。又據該道報。據都司吳從周報稱。初十日奉令夾攻。自旦至晚。窮日血戰。攻破頭關。又進二關。燒進城樓二座。推倒城牆四十餘丈。但日暮兵疲。三關更險。只得收兵。其後路齊攻。亦已奪山。進逼關城之下。各有斬級聽候。類解各等因。到部院。據此。查得初十日之戰。塘報經本部院參互審質。卽據營中往來差人及大小官役人等口報。知是日總兵馬孔英。率李經任。承爵哈光顯。萬民英等督陝毛酉石。平茶。劉勝等兵。與推官高折枝。在關前。總兵劉挺。率周以德。李爲瑚。徐珊。易朝臣。莫如爵等官兵。與同知史朝貞。在前左。總兵吳廣。在左山。與川東分守監軍。及知府蔡宗憲。在上發。吳從周兵。浙兵在山下。攻打關左城外山坡。周國柱。羅星。率陝兵。駱有餘。晏朝海。漆太然兵。同曹希彬。吳文傑。杜熊兆等。在後圍。領大砲。邊兵。永甯兵。廣兵。及畢節道督水西兵。一併攻打。圍後。此是日分布之大略也。前後左右一時攻打。四面受敵。賊不能支。如前關。則石砧兵當前。馬總兵。千總馬積。冒傷先登。鐵柱關。正樓之側。左水關樓。則劉總兵部兵先登。賊大敗走。卽拆牆燒樓。一時俱潰。此南碁二路血戰之勞。若吳從周兵衆方進。見彼賊下。便卽闕走。以致左右不能獨立。三進三退。怒斬執旗督陣者。何謂也。乃蔡宗憲與吳從周。自不思忖。混稱克破二關。燒樓拆牆。誇誕裝飾。何其大謬。不然。圍後官兵。奪取圓山。直抵後門把守。移劄圓山。安立排柵。功亦奇矣。但非一路之力。乃獨稱廣兵馬湖之兵有功。又稱親督四路官兵。前後左右圍攻。賊圍果能分身應之。抑止在圍前。協同贊襄乎。至若吳從周前門。旣無攻打之功。後路與伊何預。亦復混

報此又厚顏無恥之甚者。大抵該路文武別無創立謀猷。惟以筆舌爲事。觀其目前賊圍未破之前。屢屢攘功若此。俟其既破之後。爭功爭財。必爲各路倡率。合行查究。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二道。秉公嚴查。初十日之戰。要見鐵柱左水二關。與燒樓拆牆及圍後奪取三山的係何路。何哨官兵攻克。何路何哨官兵未攻。或雖攻打。退怯無功。蔡宗憲會否前後左右俱到監督。吳從周後路與伊無干。因何亦行混報。中間是何情弊。又查各路止報克鐵柱關。合江一路。並報克飛虎關。卽今飛虎關有無。見在會否爲何人克破。逐一查明回報。以憑施行。此後各路官兵。或係同攻。或係自攻。俱聽該道與監軍二道據實開報。毋得仍前虛捏混報。查出取究未便。

### 聞計申飭

爲軍務事。照得本部院稔逆賊之將亡。憤諸將之不振。方在秣馬脂車。入營督戰。忽於二十二日。接待家報。有先侍郎府君之變。蓋緣討賊無功。憤事殃民。以致家門之禍。延蔓至此。呼天搶地。已死復生。自念身爲人子。辭親從仕。醫藥不親。含殮不與。有子若此。不如無生。卽欲刎頸穴胸。從先人於地下。已而念夫不可死者。有二親未葬。不可以死。賊未滅。不可以死。然欲葬親。必先滅賊。不然用兵經歲。老師費財。貽禍西南。海內必尤其失策。皇上必罰其不效。自身無處所。况能歸而葬親乎。除卽日上疏。請官交代。仍照往例。丁憂候代官。照常行事外。擬合催督。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文到卽便獎率三軍。克日攻圍。一鼓擒賊。早奏蕩平。庶本部院得借口復命。式遄其歸。是該道鎮不但有功於國家。有功於西南。其一錫福於本部院更

無涯也。本部院卽世世銜之甯止一敍勞酬功之典。如其遷延如故。結絕無期。甚至通賊縱賊。爲所不可。爲以犯明法。而干大戮。本部院卽在候旨。必且便宜行法。墨纒登堂。手尙方面。親誅之。決不令其僨事誤國。且誤本部院使忠與孝兩無當也。須至牌者。

申飭輪攻日期

爲軍務事。據川東監軍道稟稱云云。案照先據總兵吳廣塘報云云。又經申明去後。行據川貴督兵監軍七道呈稱。三省大兵齊集圍下。今因賊月餘未覩寸功。日復一日。彼此推延。作何結局。該七道公議。圍前圍後。分日分哨。至期各領部下漢土官兵奮勇攻打。務要同心併力。庶可奏功。除行各總兵官遵照外。但事干軍機。誠恐各鎮有專功懷利者。仍前推諉。不肯協力成功。伏乞本部院嚴行申飭。庶有責成。計開五月十九日起。至二十三日止。共五日。永合偏橋二哨三日。水西二日。俱攻圍後。綦南貴州攻圍前。以牽其勢。如圍後成功。各路幸甚。萬一勢難卒克。綦南平越二哨。繼攻圍後三日。二十四日起。至二十六日止。共三日。綦南平越二哨攻圍後。永合偏橋二哨攻圍前。以牽其勢等因。批行訖。今據前因。爲照吳廣前報會同分布。本院以本官係鎮守總兵。必然秉公服衆。詎意粗心大膽。私己專功。今前後分攻。已近一月。攻圍旣不能下。講降賊又不降。所謂不效之師。正宜改絃易轍。以遠嫌疑。則六道之議。以五路攻五日。三路攻三日。更番迭遣。無非均勞逸。品殿最期成功之速。滅賊之早。誠大公之論。平心之處。有何不可。合行督責。爲此牌仰該道。卽便集思廣益。開誠布公。照依分定日期。督率兵將。前後輪攻。不問五日三日。效則通以。

功論不效，併以罪罰。設或不違衆議，卽不效。其罪猶輕。遠衆議又不效，卽本部院亦未如之何也已。救書森嚴，尙方具在，斷不敢上下雷同。自貽伊戚，具遵行緣由報查。

### 破賊厭鎮法

爲軍務事。據營中報，賊凡遇我兵放銃，卽令婦人脫去中衣，向我兵以簸扇之，礮不得中。此厭鎮法也。合行破解。爲此稟仰分守川東道，卽便移文監軍二道知會。以後遇此，令軍中卽斬黑狗頭，以血洒之，法立破。

### 策勵吳廣勿輒借口乏糧

爲軍務事。據總兵吳廣稟稱：李春先原招兵四百九十二名發守前門，以糧食匱乏，全營逃散。及稱半月以來，竟無升合到營等情。爲照李春先被該鎮一百六十棍打死，其兵無主，自應逃散。至於營中之米，有餘不足，原以相補。該營米向來有餘之時，任從兵士開市貨賣，略無撙節。以致近日淫雨衝橋，糧阻兵飢，輒以逆賊衝出爲詞。且自圍固以來，一月之上，何不攻取。逐日講降，直至師老財匱，中賊之計。又欲以兵餒爲詞，縱賊衝出。如此兵將爲賊而設耶？爲地方而設耶？爲此牌仰川南監軍道官吏，卽便一面移文督餉道催運入營，一面督兵上緊攻圍。其營中瘡病衰弱不堪之兵，一點驗汰出，勿令坐食虛耗糧米。其各將領向來折乾耗糧之弊，責令盡行改圖。如有虛軍實糧空耗國儲，及坐食講降不行攻取，甚至假以無食嗾之鼓譟，縱之逃散，希圖罷兵留賊，以遂其納賄賣國之奸者，不論是何文武，必誅不貸。

查妄報功

爲軍務事。連日接得營中塘報。任意鋪張。無一實事。無一實話。如此扶同欺隱。不知賊何日得平。事何日得結。如川南監軍道報稱。五月十四日。攻圍馬湖營。報效生員張正印。斬級一顆。夫馬湖兵八千。蔡知府督領。半年以來。費糧幾萬。何無一人向前。獨一報效生員斬級。此生員奉何明文報效。何處人氏。何將官統領。又據該道報。初十日之戰。所開頭領名字。不下百餘。又稱賊擁萬兵來敵。夫賊圍上殘苗無多。人人見之。況是日前後夾攻。永合一路。何遂有萬餘迎敵。我兵頭目百餘。所領兵當不下數萬。何安兵先退。官兵亦退。彼退而我不退。有何不可。又報十七日分七路行兵。夫圍後止一路。如何分七路。若路已填平。何不七路並進。直破其城。又據總兵陳璘報稱。十三日夾擊海龍圍。守備楊惟中。奮勇向前。斬級六顆。夫陳總兵所領一路兵三萬。將數員。皆何在。而獨一貪生怕死之楊惟中。龍泉抱頭鼠竄。攜妻以逃。坑死萬人。幸得脫死。又日日殺降要功。長坎圍下。一日殺降人三百。心尙不足。今又來圍上冒功。又稱斬級六顆。不知是降人首級。是病死。人首級。不然是日廣兵與賊對坐。並未交戰。何處得級。該鎮止欲爲之安功。脫罪。獨不慮爲三省三十萬官軍所笑耶。卽今師老財匱。運餉之苦。家戶騷然。大將日日擁兵坐食。未見寸功。但催戰便稱無糧。卻又日日說謊妄報。文官抄謄。故紙更不經目。不過爲之傳報而已。不知自古以來。有如此而能成功滅賊者乎。本部院讀之。髮立毗裂。不知各文武何以安心。何以消日。將來何以自免。合行嚴查。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文到卽將上項情節。一一賞對。要見是何人作弊。何人說謊。其生員張正印。



如係買功安級，卽依律招解。楊惟中已行拏問，陳總兵不許占慳不發，致以敗軍之將，買級冒功，沮我士氣。以後大家要出良心，存公道，幹實事，說實話，無令朝廷養士，不如逆賊養苗。又近日聞營中於各處找零人首級，及病死糧夫軍兵之首，亦爲所竊。又有養降人以待殺者，一遇攻圍，便以報功。觀永合路一向只約降相屍，別營兵著一鉛彈打賊，尙羣然鬩罵。乃日日有報首級，定是此類。曹希彬等，又每報陣亡輕重傷，至數百人，此皆邊上熟套老奸巨猾所爲，不知此遂可以徼幸脫罪乎。一併先申明之，俟再犯拏問。

### 行畢節道退兵攻圍

爲軍務事。據貴州畢節兵巡道稟稱：受賄之說，流布道路，職不敢明指其有，亦安敢遽保其無。惟逆賊則原未逸也，連日擄攻，彼兵死鬪，我兵傷損甚多，非逆賊孰驅之，藉令急而賄以逸，誰敢任者。克圍有日，賊能盡免俘降之口乎。諸目狡而多智，斷不爲此。禁讎爭，禁搶擄，自今日第一喫緊務，顧犬羊之性，非盡可口。舌化誨，能必見利不動乎。今惟令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圍後讓兵，劄營攻打，總之攻固功也。守亦功也。不惟釋多口之疑，抑可杜競爭之漸。安氏自爲計，與職等爲安氏計，似無出此者。等因。到部院，除禁讎爭搶擄，業已申飭外，爲照賊自上圍，官兵四圍，本釜中之魚，安能他遁。乃今環攻月餘，竟不能下，果賊難破，實由我之人心向背不一，不肯同心併力耳。今勿論通賊受賄有無情弊，所當迴避，卽屢攻不效，亦當改絃易轍，以責別將聽立新功。安得曠日株守，虛應老費。據議退兵一舍，嚴防奔逸，而以漢兵劄攻，深得伐謀妙算，相應依擬合就通行。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移會川湖貴州監軍等道，行令水西兵馬暫

退一舍嚴防奔逸聽前路三鎮官兵割營攻打成功之日不問攻守一體論功併敘決不分別惟犄角相應共奏凱旋是所跂望者俱毋違誤未便

用計破圍

爲軍務事據降民田良玉稟稱圍前左邊水巷右邊婆婆巷又寶峰山左側各有小路一條共三處可以攀上前日玉等由此脫逃等情據此諮詢萬曆元年圍九絲城不下時有議者謂此山形勢似虎若擊其腰賊破遂緩中攻自九月初一日起令奢兵攻其頭郭成兵攻其尾連打八日七夜賊力甚疲盡將精銳者撤據兩頭懈怠中守次日重陽知蠻此夜飲酒必然睡熟三更時分令降夷玄兒引平茶衝鋒兵五百攀緣附葛魚貫先登次石砧兵次吳鯨兵相繼而上斬其把隘數人舉礮一聲諸營吶喊並進城中亂竄登時蕩平此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之驗也今前後攻打不爲不急既左水巷右婆婆巷與寶峰山左側各有小徑大都此圍似與九絲彷彿頃良玉等既能依附而下則我兵亦可以攀緣而上既九絲曾用夜半偷上成功則今日獨不可倣此計而襲取乎合行查議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即便會同監軍總鎮并監紀將領等官逐一密切計議以上三路既可下必能上如是可取則遴選能爬山越嶺飛簷走壁勇士數百束裝伺候前後連攻數日待其賊勢疲憊三路防守稍懈著令各兵三路攀緣而上團聚割定拚死敵住舉礮爲號則賊膽盡寒前後解體諸路並進奮勇接應此圍可破大功可奏矣如是畏怯不前不思計破日惟放銃吶喊老師費財將何抵止奈何奈何

### 行造益元散發營并中途安置

爲軍務事。照得卽今盛暑之際，營中軍兵攻圍，途間運夫往來，每以中暑生疾，殊可憫惻。合製益元散藥，徧發爲此票仰重慶府官吏，卽便動支官銀，差人分投收買甘草、三五斤，滑石二三千斤，多撥醫生，速合爲末，製成益元散，每營各發五六百斤，以濟三軍解渴。又自安穩驛起，至圍下止，成二三十里，高阜處所，堪以停歇飲水之處，立一草舍，安置瓦礫木桶蓄水，每處責令一人管藥料理，以便運夫食飲解暑祛疾。具支過銀數，發過藥片，報查毋違。

### 稽查餉米

爲軍務事。照得四路兵馬，逃亡旣多，汰去亦衆，則兵減，夫不減，宜乎運糧有餘，師獲宿飽。胡乃愈稱不足，喋喋馳報，其故何哉？若非領兵等官，差人中途邀截折銷，必係軍兵雜役私相兌賣，而奸頑運夫，借此息肩。上下蒙蔽，加之收餉委官，日久因循，不加整刷，止憑吏書通同作弊，私收兌帖，報數了事，竟置不問，以致糧米到營者少。大都坐此，卽今若不立法稽考，則餽餉有限，需用無窮，脫有不支，將何接濟？分守川東道，原係總理糧運，仍應專督，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便查照原行轉行管餉運餉官，今後起解餉米運到營中，卽具數報道該道驗過，給與一票執照，方許支餉。官照票收納，如無該道印票，不准作數。庶私折私兌之弊，或可少祛。至於各路漢土軍兵，中有病弱不堪，及冗員冗食，法應陸續淘汰者，卽會同監軍道計議撤去，以免糜費。與夫逃亡事故，各名下月糧，卽日住支，如有不行開除，捏稱並無逃亡，及仍前折銷兌

支等弊、圖冒糧餉者、毋分官兵人等、指名拏究、應梟示者、登時梟示、應網打者、卽行網打、慎勿輕貸、先將汰過名數揭報、

### 選錄破圍

爲軍務事、照得圍圍日久、屢攻不下、非人不衆、蓋因兵無選錄耳、茲欲選錄、必汰病弱、省此之糧、增彼之糧、庶克有濟、合就查議、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卽便會同東南二監軍道、將綦南永合四路漢土軍兵、逐一挑選、膽勇過人、技藝精熟、情願先登破圍、衝鋒殺賊、一可當十者、每路數百名、每人懸賞銀十兩、脫有損傷、外加十兩優恤、毫不可少、次者留營防守、其餘病弱不堪者、卽行汰去、以免糜費、齊心破敵、在此一舉、文到火速奉行、再不得疑畏觀望、老師債事未便、具挑選過衝鋒、汰撤過弱兵各名數、飛報查考、

### 申飭監紀職掌

爲軍務事、照得監軍者、監督將官、運籌決勝、有進無退之謂、紀功者、稽覈將官報驗功級、有無應紀應削之謂、至於監紀委官、一則贊畫監軍、一則劬勤紀功、承委分任、摘弊發奸、此監軍與委官之職掌也、今乃有大不然者、如監紀官、此日將官本未與賊交鋒、人所共知者、不但不能催督臨陣、且事後聽其所愚、依違成風、扶同報戰、將誰欺乎、又如一日雖與交戰、原無功次、亦人所共見者、不但不能駁問功從何來、復與鋪張捏報、監紀謂何、再如頃者營中官軍擄掠女子無限、竟不一言、逃亡軍士極多、竟不一報、將官冒功、冒糧、奸弊蝟集、竟不一發、且無功佐之爭功、有過與之隱弊、以若所爲、非監紀、乃將官之坐營也、深可

痛恨。合再申嚴。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即便移文監軍二道。申嚴監紀等官。自今務要監督將領等官。親率軍兵。攻打賊囤。每日有無與賊交戰。或身先士卒。或畏怯不前。有功則報有功。不得沈埋。有過則報有過。毋容妄冒。如或仍前以無作有。未攻作戰。黨護爭功。捏文混報。欺天罔人。與夫軍兵逃亡。冒支糧餉。一切奸弊。再行蒙蔽。坐視觀望。不一實報者。定行從重參究不貸。

### 行周國柱領兵守播

爲軍務事。照得播賊雖云甫平。地方已見大定。近議於各總鎮標下。共留兵三萬。似覺過多。無所事事。相應專委偏將一員。統領防守。以省冗食。及照管松潘副總兵事。參將周國柱。謀勇兼資。堪以彈壓。合行委用。爲此除行二監軍四兵道。四總鎮。每路止留本處兵三千。共一萬二千。餘兵盡數撤回外。牌仰本官即便統領前兵一萬二千。專一在播分布防守。駕馭夷漢。用資保障。此後建置衙門。修築城垣等項事宜。悉聽會同各道與委官計議而行。毋得違錯未便。

### 委守東道綜理善後

爲集議善後事宜等事。照得播賊已平。法應改革。已將建置事宜。節行該道并三省監軍兵備總鎮。及監紀等官會議去後。連催未報。蓋緣功成之後。監軍有督兵之行。兵備有地方之責。總鎮等官。各圖自便。孰肯任勞。以致互相推諉。日延一日。矧圍破賊滅。拓土千里。用夏變夷。貽範萬世。若非慎始。安望保終。及照分守川東道張按察使。本以八面之才。可當三藩之寄。況近日督兵八路。流土懾服。上下歸依。前項建置

事宜。自非該道綜理，恐致築舍道傍，相應專委，用臻實效。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將後開條款逐一查議。應經理者，上緊多方經理。應修舉者，及時設法修舉。俱作速條開通詳，以憑一而具題，一而施行。該道仍與原在營贊理監紀各官，不時往來蒞播之間，親歷處治，勿憚一勞，以垂永利。所謂萬代瞻仰，在此一舉，毋得違錯。

計開

一、留兵一萬二千，要見有無足數，足則內將一半留守白田壩，以備工作，一半分撥海龍金子等岡，或婁山巖門桑木等關，每處三五百名，相度衝僻緩急扼塞要害，用資保障。設有不足，卽於萬縣羅網壩，或於戎珙建武所，召募補足，務要不出萬餘之上，查明回報。

一、蒞江南川合江永甯四路連貯關內，見存餉米，各有若干，共計若干，扣算堪足萬餘之兵幾月之食，何官收貯，見在何處，各縣衛及瀘州重慶，見貯米若干，應足各兵幾月之食，如關內米食盡，作何轉運，其關內米，仍速委官清查，勿致遺失，查明回報。

一、自蒞入播，除東溪安穩二驛，夫馬供億，屬蒞答應，勿論外，自松坎桐梓播川永安湘川五驛，原係土驛，今播州各處既改爲流，則此五驛亦當改流，其各驛應用夫馬供億，或將此中一帶田地丈量，計算約種若干，定爲一分，召人耕種，免其征賦，如川北軍站故事，責令當差走遞，如事體穩便，人情樂從，則藉名取結在官，以便承認，期垂永久，或掣肘難行，則作何徵派，必須議定，設處疏通，以免阻滯，查明回報。

一播地既平。一切田土。俱應盡行沒官。召人耕種。稍待二年後。照例起科辦納糧差。近聞有等無知愚民。流移積棍。覬覦膏腴。假稱原業。徑行霸占。夫朝廷動了多少兵馬。費了多少錢糧。方有此土。豈容混賴享成。法當禁戢。稔惡不悛。仍加治罪。以警其餘。查明回報。至於黎民原係造釁起事之人。今播賊雖平。然殺人命數十萬。費錢糧數百萬。皆此輩釀成之禍。今卽准其復業。或原有資產者。方許告官查明量給。以見誅君弔民之意。若原無產業。及雖有產業。而不經告官。輒自霸占者。事發以亂民處斬。

一咨之輿論。酌之地利。咸謂白田壩。應設一府。附郭一衛一縣。松坎地方三元壩。應設一縣。涪潭。應設一縣。黃平真州。應改爲州。以上設府衛設縣。改州之制。應屬地方里至。俱宜分明。其各司長官。原係印信相傳。未曾附逆。或首先投順者。應量授何項土職。以存其宗祀。至於白田壩建衙門。修城垣。應用木石。與一切建造事宜。及丈量田土。清理疆界。應用文職。凡在事府佐等官。悉聽委用。把守隘口。應用武職。隨便任使。不必拘泥。致滋牽延。一面及時經理。一面條議通詳。一應未盡事宜。文內未經開載者。俱聽開陳於後。及不時呈詳。以便舉行。毋致廢時失事。

### 鑄銅鼎銘文發各十司

爲軍務事。照得西南各省土司。自國初開設以來。恪守臣節。並無異志。偶值逆賊楊應龍。恣行反叛。致速天誅。敗家亡身。可爲永鑒。今偃兵之日。宜通行諸土司。永爲鑒戒。自保爵土。奠安西南。爲此牌仰守東道官吏。卽便轉行該府將軍。前給軍銅鍋。盡數收來。改鑄鼎器。分爲三等。將軍前調用過川湖貴州雲南廣

西宣慰宣撫長官各以上中下製造給之。其上銘文俱照後式。鑄完之日呈請頒發。先以每等一件呈驗。須至牌者。

計開銘文

惟星拱北。惟水朝東。惟天王御極。八方會同。惟西南夷各世其封。惟敬天念祖。庶以不墜厥宗。順天者吉。逆天者凶。以爲不信。視楊應龍萬曆二十八年六月吉日。欽差總督川湖貴軍門右都御史李造。

立銅標

爲軍務事。票仰兵巡上川東道。即便轉行重慶府。動支官銀收買銅斤。責令匠作。如法鑄造高一丈三尺。者銅柱一根。將後開銘文鑄入於上。豎於海龍囤之顛。入石三尺。上露一丈。用鎮疆土。以垂永久。具動支過銀數。鑄立過緣由報查。

計開銘文

皇帝二十有八年。播人告誑。天王赫怒。爰整六師。以誅不供。百十有四日。蓋俘羣醜。遂瀦其宮。設吏治之。方三千里。始入皇封。載勒銅標。永鎮西南。臣李化龍。

行高推官賑恤降民

爲軍務事。照得播州招撫投降降民夷。雖經監紀等官安插。然遭楊會之亂。室廬既空。衣食無措。若不少加賑恤。其何以遂安養生存之計。查得涪州合江二處。撤兵之後。積贖餉米。計數頗多。相應酌量動支。以示



賑恤爲此除會按院及將烏江沙溪二路行貴州偏橋路行湖廣各撫院每路動米一萬石賑濟外牌仰本官即將播州近日大征招撫投降民夷盡數查出大約以餉米一萬石爲率每戶給與三斗以示賑恤凡與涪州相近者造冊逐戶經送涪州管餉官近綦江江津合江者連人徑送合江管餉官各於積貯各州縣解州餉米內照數動支給領事完將支用餉米數目及賑恤過民夷姓名造冊通行呈詳以憑會題施行

### 查處獻俘銀兩

爲軍務事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續據各道鎮塘報固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方報有奪獲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器續又報有銀兩前來本院部初亦疑之近訪得所報銀兩原非固上賊賊盡是各總兵扣除懸賞功賞銀兩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爲照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勉強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懸賞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除銅鼓盃甲鞍轡刀劍槍弩等項應與播犯一同解進外爲此牌仰該道官吏卽查總兵劉綎吳廣所報各兵奪獲銀兩是否賊之真贓如是賊贓爲何先報掠盡後報此數如係虛報之數不必追求如係懸賞功賞等銀則原數不必開除仍應照舊還官作正支銷毋得違錯仍具由通行呈報查考

發還吳總兵解獻銀兩

爲軍務事。近據總兵吳廣開報。破圍所獲器械。及稱內有銀盆二箇、銀盃十箇、共重一百兩等因。到院部。第未審此物是否果在圍上搜得。或係該鎮因見行查。旋行造作者。今進獻者。止於器械各件。獨將此物攙入其中。似屬欠雅。擬合行查。爲此票仰巡上東道。卽查該鎮所報前項盆盃一百兩。是否在圍所獲。如係該鎮造作。仍給還該鎮收領。取領報查毋違。

止陳總兵追獻銀物

爲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官陳璘呈。奉本院部憲牌。遵將賊婦田氏何氏。並諸葛鼓四面、刀弩一百八十一件、鉛關防一顆。於八月初七日。差把總徐學曾等管解赴投。又准左右監軍手本。亦同前事。連日會同拘集各營領兵把總哨官再三查審。責令回營嚴加查搜。得各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盃等項。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除另差人管解前赴外。合先呈報等因。據此案。照先該本院部牌行八路監軍總兵道鎮。凡賊滅之後。務要約束部兵。不許爭功爭財。其賊之家資。俱要封識登記呈詳。以便分別給賞。奏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各鎮道原報。固破之日。賊之家財。盡被亂兵搶掠無存。及本院部再三行查。始據該鎮止報起解前項賊婦銅鼓刀弩等項。並未開有在巢搜得銀鍋銀盃等件。迺今日久。又突有搜獲賊贓之申。竊意此物。若果得之圍上。何不言於未追之前。俟爾報於既追之後。或係扣減軍糧功賞。旋爲造作湊合充數。以掩縱兵搶掠之罪。亦不可知。且未經該省撫院并監軍等道驗實轉報。尤難准信。爲照

地方蕩平。大功已定。賊之家財。有則留之。地方以充軍餉。無則亦不失賊之家財。盡行給與之旨。若強勉造作以圖進獻。無論軍士血戰功賞。不可扣除。而此等舉動。亦不可爲訓也。他日地方有事。何以用人。爲此牌仰該道鎮官吏。卽將原報賊婦二口。并銅鼓刀弩等器。上緊催督起解。川貴俘犯。已去旬日。遲則追之不及。恐致誤事。其今次文內所報銀鍋銀盃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卽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賊仗。如係賊贓。爲何前起不言。今次方報。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徑與該省監軍兵會議妥當。務要與人情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毋得違錯未便。

### 發回陳總兵解獻銀器

爲軍務事。據鎮守偏橋總兵陳璘呈。差指揮趙繼勳等領解官兵。在巢所得銀鍋銀盃等項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到院部。案照先據該鎮呈。差把總徐學會等管解賊婦二口。銅鼓四面。鉛造關防一顆。斬馬刀四十二把。倭刀一百零六把。大弩三十三架。及稱官兵在巢奪獲銀器。另行解報等因。前來。隨將賊婦羈候。銅鼓賊仗。發仰四川按察司挑選。堪用者俱報起解。及看得播地蕩平。大功已定。據報續獲銀器。以係因見行查。扣除懸賞功賞銀兩。勉強造作。以圖進獻之意。隨於九月二十六日。牌行該鎮。并左右監軍二道。備查該鎮所報銀鍋等件。未解則已。若已起解。卽行趕回。仍查是否賊之賊仗。如非原物。今當作何議處。會議妥當。與事體兩無妨礙。呈詳該省撫院。徑自施行。去後。續據按察司呈報。揀得該鎮前解器械。止有銅鼓四面。大弩二架。堪以進獻。隨差守備萬民英。并該鎮差官徐學會。同賊婦二口。

管解前去沿途追趕。交與遊擊江萬仞領解赴京去訖。及將其餘不堪贓仗發仰成都府收貯外。今據前因看得前項銀鍋等器已行免解無容收貯。合行發回爲此除將今解銀器共重一千九百二十三兩四錢三分照舊納與差官趙繼勳等領回外。牌仰該鎮官吏即便查收。照依原行牌內事理施行。具收領過緣由報查。

# 平播全書卷十二

## 書札

內閣沈趙二相公

入境詢問。楊酋自敗黔師之後。別無舉動消息。但恐見督兵進勦之旨。自知難遁天誅。先發制人。快於一逞。亦未可知。然此酋必不敢遠離巢穴。卽有侵軼。料無大事也。惟是兩敵相當。先能自守。方可攻人。而此中向來。惟以宣諭爲主。兵將一無所備。守且不能。勦於何有。此時收拾。業以後時。而總兵劉綎。茫無消息。不知何日可到。儻其已過都門。乞台臺命大司馬。馬上差人一催督之。其餘事體。俟咨詢已定。必須審彼己情。爲先後著。未敢漫言也。臨啓無任瞻仰。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之受事也。見有貴州之事。知酋惡難赦矣。然以爲今兵餉未集。王程甚迫。急難措手。且當徐圖。使彼若仍襲故套。具文強飾。且當明許自新。而陰伺其便。需以歲月。自可得志。乃不意龍甫至。而酋已先反矣。蜀地全無兵。新置二千餘烏合之衆。難保必勝。守且可虞。何況戰乎。土司兵急難調至。卽調至。僅可遏其內衝。不能保其不殺掠邊氓也。此酋久雄三巴。漢兵心膽已碎。土兵狐兔有情。若只倚本地之兵。事且不

知所底爲今之計。惟調邊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步萬餘、以爲主兵。則蜀人之氣自倍。土司皆爲我用。彼不得志。自當歸巢。然後環而圍之。懸賞爲購。不移時而內變作矣。此計處逆酋之大略也。但眼下無兵。必須死守。龍已差人於陝鎮借募。向西來時。曾以相託。亦有許者。故近日別疏所請地方雖多。所重惟在陝浙。其餘則地方鄰近。必令各土司以兵守隘。乃可促其亡耳。至於調遣之時。必自有斟酌。決不肯多調發。以糜糧餉。乞台臺俱賜准行爲望。

田東翁大司馬

會見近日貴州覆疏及旨意。乃曰朝廷已不容我老楊。我老楊只得拚死做了。遂領兵以出。妻子泣諫不從。此其意亦叵測矣。西川兵將無可用者。惟一房嘉寵。又有勇無謀。不能駕馭。今會大兵已至綦江。若綦江不守。則全蜀震驚。甚可慮也。川兵土兵。皆非其敵。會常言。若陝兵來。我還讓他。若川兵不必來。我持一竿可驅幾萬也。今調陝兵已遲。然他處益難矣。弟過陝時。王晴江公已許爲我募三千。但召募更遲。今已發使借延綏入衛兵三千。不知其在否。又一面令募矣。又於李次翁處。乞將各鎮兵。每鎮借發二三千。料沒多亦須有少。此惟望部文主持催促之。蓋達虜搶掠。不過數日。卽出。此會若得城郭爲據。則西川之憂所不忍言。所謂急中有急。陝兵之調。萬不容已。惟台臺留意焉。浙兵於劉用齋公處借一枝。此時浙中無事。定是肯發。又山東之南兵防海甚屬無用。若發來。甚爲有益。乞台臺覆疏說明。卽移文浙江山東撫院發來。限以時日甚便。大抵今所難者。惟是目下全無兵。而各處紛紛徵調。會益疑忌。益狂逞。先發制人。無

以禦之。然不明言，則各省無明文，難以調動。所以前小疏，只照原敕混請，不定某枝某枝。今台臺覆疏，亦只可云某處某兵無用，可摘發防禦，不必急言進勦。渠以爲事緩，尙未必拚死做也。若渠拚死做，目下真是可虞。伏惟台臺留神爲望。劉綎略無消息，深爲可恨。乞嚴催之。若北兵北將，須更得一北總兵，如麻貴之類，兩下爲之方可。然此時無一兵，又不可虛設總兵。俟數日後，看形勢再圖之也。

郭青螺中丞

語有之。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今天下不爲無事矣。大要難起方圖，事過猶擾。苟幸無事之方，則漠然忘之矣。不知黔事若何，卽以蜀論。沃野千里，諸土司環而居之。居重馭輕，詎宜晏然無備。乃成都境內，無將無兵。所恃爲兵將者，土司耳。獨坐窮山，放虎自衛，何怪乎土酋一起，而束手無措也。今黔蜀兩地皆被兵，而會獨自將侵蜀。重兵壓境，意殊叵測。卽募烏合之衆，調土漢之兵，取應目前。然衆寡強弱，兩不相當。僅而自全，無問戰矣。丈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了此當自無難。顧難起倉卒，得無少勞神慮否。茲專人上候，並以請事。伏惟台照。臨楮依依。

又

播事向來欲緩圖之，以內備未修，難問外事也。乃會激於督兵進勦之旨，我輩甫至，業已反矣。此天促其亡，無足爲異。獨向來此中當事者，以招撫可恃，一切無備，而黔中又且往遣之禽，自空其國。今卒然有變，何以措手。乃知重發輕爲，其爲誤事均也。於今只須急於修備，保守地方。城池爲上，村落次之。此中已沿

邊皆苗、不知黔中何似。若已猖獗，必須奏報。幸以稿來，其報則止說其搶掠之狀，而後以淺淺數語結之。不必多說處置，致洩事機。或奏或塘，無所不可。統惟台裁。

內閣沈趙二相公

會自知罪在不赦，益復先發制人。龍入境之先，已陳兵境上。比報至方，四出徵調，而陷城之報至矣。房張二將，素稱驍勇，一朝陷沒，全蜀爲之喪氣。而彼且猖獗未已，聲言欲取重慶。龍已發總兵馳往，而火急徵兵運餉以繼其後。計數日之間，城守粗備，或可無慮。顧兵皆出於土司，未可全倚。而召募烏合之衆，守或可恃，戰必不能。非得陝浙二處見兵，地方終屬可慮。乞台臺諭大司馬急督發焉。雖秦中邊虜難輕議調，然虜之大舉，止用自守，非久當出。若此，會據蜀禍將何極。且彼中四鎮，但量行摘調，不過逃亡未補之數，而集少爲多，所裨於蜀大矣。惟台臺鑒裁，臨啓無任仰望之至。

莫副使睿

每接來書，令人悶默。仗節伏羲，自是賢士大夫家法。吾輩行事，要令天下後世人無異議。目前禍福利害，安足問哉。然聖人無死地，彼其隨機應變，當自有餘。亦願與門下共圖之而已。此中人情，真是難保。須時體察，而又行以鎮靜爲宜。大要只是無兵，則人心惶惑，但得兵數千，人心皆定矣。今調發已及半月，四方之兵當有至者。先儘各處漢兵，卽土兵，如原係忠勇著聞者，亦可用之。其不可保者，則令駐劄城外，或發之隘口，以我將官相監防守。再多者，發之各縣，處處有兵，人自氣壯，賊自氣奪矣。彼中鄉先生多有識



者。凡事無妨商量。此同舟遇風之時。不患其不爲左右手也。

二此洩以緩賊者

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拏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闔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曾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卽此數端。尙有可撫之機。曾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曾復狂逞。亦未可必。蓋曾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邢崑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曾若從此斂戢。大家尙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曾亦不信我。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面請教。此不一。

重慶府此洩以緩賊者

曾之要撫。其真心耶。抑探我耶。川中兵力。該府所知。舍撫無可爲計。然欲明白題撫。則又難開口。以新有綦江一事。方報警。而卽言撫。言者將議其後矣。曾若狂逞止此。不復再犯。撫之亦自無難。但恐其流毒不已。令人欲撫不得。則不免兩下皆成騎虎矣。今且須嚴爲之備。徐觀其後。固不可用壯而妄動。亦不可恃撫而忘備。此從來兵家長算也。草草不一。

陝西各邊督撫諸公

發兵事已奉啓。知必勞神慮。惟是逆酋自知不免。狂逞當無所不至。所需兵將。真如救焚。且秋防已畢。燒荒後。卽無用設守。移緩就急。總之國事。知必無吝也。陝兵多悍。而不就約束。所至易擾。川人畏之。聞風逃避。乞臺下選一風力文武官。齎令約之。幸甚。東征之役。各省調兵。皆不開糧。川省突然用兵。餉銀急難湊手。昨援例具題。欲得止給。行糧料必見允。敢預以告知。臺下亦必見亮也。事勢窘急。百凡仰借。伏惟垂照。臨發可勝懇禱。

內閣沈

趙

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賊近以零苗竊蜀之邊境。而大勢犯湖貴。蓋欲深入其地。一則搶掠以備食用。一則招苗以資戰守。二省兵食急難湊手。其偏橋一帶。生苗出入無忌。久之恐羣苗盡爲播用。湖省之憂。更甚於貴省。陳璘今不知何在。昨已題改湖廣總兵。必須嚴催赴偏橋駐劄。而童元鎮防守平越。與隆貴陽一帶。乃無慮也。伏惟台臺垂鑒。昨見戶兵二部。各發餉銀。庶幾可濟燃眉。但兵部馬價二十萬。俱爲實數。尙患其少。戶部以楚助蜀。以滇助黔。似皆虛數。昨得雲南撫院書。調兵止許四千。行糧亦稱難備。仍令四川解銀往。方可發兵。則十萬之助。必不可得矣。湖廣白蠟等銀九萬。自十七年起。至今止。明是帶徵。解太倉餘銀十六萬。似是有存留。必尙拖欠。卽令借別項銀。恐亦無二三十萬堪借之銀。今貴州無地無賊。不敢調兵。只爲無餉。若再遲時月。何以支持。今湖廣旣設總兵。四川亦不敢望湖廣之助。已咨二省撫院。將前湖廣之銀。暫且二省分

用。然必無實數。亦成畫餅。此必再於太僕寺動銀三十萬。三省各發十萬。有銀省分。如前所請。借兩廣福建河南等處。共湊三十萬。三省再各發十萬。以後不足。川湖二省。量行加派錢糧。貴州則二部協助。尙爲易處。今日方奉到咨。未暇具題。先以上聞。倘蒙從中行下。俾各省督撫遵奉。則兵無乏餉。賊不足平矣。統惟台臺垂照。

莫副使

會既以申呈來。亦卽隨宜以文告答之。無妨推誠開諭也。但遲旬餘。調兵已集。府城斷然可保。我守既堅。彼氣自奪矣。目前之計。只須夜以繼日。經營戰守。乘虛擣巢之說。尙未可恃。貴州大敗之後。人無固志。彼決不敢主張安氏爲此。雖已再說之。恐終不從耳。聞曾造舡。此信頗真。須隄防之。大礮火箭。皆可燒舡。宜早備也。調兵既多。尤費處置。房屋銀米之類。皆須預爲區處。早定委官。以時給散。勿令一人失所。若使其少有闕壞。便搖衆心。爲害更甚於無兵矣。慎之慎之。

又

得報。門下蒙譴。良爲慙然。顧四人之中。獨從其薄。亦足以明公道矣。此當以爲慰。不當以爲戚也。南川之事。已領。昨據守道報。賊欲向城。故急令發兵。不意東鄉又遭一番荼毒。奈何。彼既犯搶。我卽防守。亦自常事。且亡羊補牢。亦已後矣。不必慮其以爲詞也。自今有兵在城。或自後亦不敢城外竊掠。卽彼來攻。四千人亦足以守。況又有應援之兵乎。不然。彼狂賊萬一乘其空虛。突入城內。卽朝入暮出。亦是破城。守備不

設何以自解。今日已有嚴旨，逆會狂逞，殊未可料。當處處設防，無謂其不來也。小圖甚爲明悉，向來諸人獻圖無及此者。倘謂岳武穆出之袖中者，非此耶？第今日進兵，必須萬全。白石口飛練並綦江而三矣。安疆臣豈可強使奢世續亦難獨任。稍俟湖貴兵集，奉教當有日耳。向以門下與總鎮不合，故令守道調停其間。乃今復相矛盾何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望寬大以容之。僕竊謂二君同鄉同年同僚同事，此宜指日相明，出心相示，以共濟此艱難。而水火冰炭，若南北司然。古謂胡越同舟，左右相扶者，乃謬語耶？僕不揣望以後共廉藺之車，造房杜之業，區區此紙，以當解紛。第恐人微言輕，不足以回尊聽耳。

蔡副使守愚

縣甲照布政司行造者，尙不隔矢石。昨令以花五斤，布二層，紙百張爲一件，方隔矢石，其價則須少增。今各處所造，如尙未完者，可令照此爲之。尙得其一半之用，已完者，亦不必改造。又費事也。須小袖長窄，乃可原廠袖亦宜易之。統惟留意焉。

陳毓台中丞

頃承台命，滇中兵少，未敢再瀆。茲承台教，業以萬兵相借，先發六千，不啻從天而下。賊亡有日矣。感何言。川中有陝浙之兵，加以本地兵，可得數萬。原擬以雲南廣西二處兵濟貴州，今卽六千，亦可增黔中八分氣勢。乞台臺徑發之彼中，已行令彼中備餉矣。行糧旣蒙處給，坐糧自於所在地方支給，無更累滇中之理。但乞兵行之前，台臺約鎮守各先發二牌，一至貴州繳，一至四川重慶繳。言沐府提兵六萬，親來行勦。

庶賊黨寒心、可不攻而自破也。賊將來必至內潰。兵惟蚤發爲宜。沐鎮守聲言入川而移鎮密益。則賊即有朝不保夕之勢。蓋賊惟畏該勳聲勢。不知其虛實也。惟台臺博達之外。備二千發之川中。亦見處處有滇兵。更爲萬全。此中坐糧自有無煩台慮。不幸值荆人之戚。因留使者七日而後發。伏惟鑒原。尙容嗣布。

莫副使

曾之退。或別有籌算。所不可知。然我惟益修守備。常如賊至。自可無慮也。安氏擣巢之說。貴州不肯。昨已奉告。今恐師老財匱。欲早賜處分。與貴州商議者。欲擣巢耶。欲遂進勦耶。以如此兵力言勦。恐不滿應龍一笑耳。兵不可廢。則餉不宜惜。宜專心料理糧餉。令師得夙飽。庶目下安心。且將來可用。有兵無兵。其苦一也。不佞向固言之矣。二官留此用之。草草不盡。

王晴江中丞

蜀地告急。危於累基。計無所之。於是乎馳霧雲之騎。效包胥之哭。良非得已。猥蒙吾兄不棄。慨然許可。半欲遣發。半欲召募。同仇之誼。雪嶺非高。弟獨何心。而不刺骨爲感乎。賊破綦江之後。虜掠數日。未卽長驅。弟姑以計緩之。而火急徵兵。尋見稍稍有備。未敢卽向渝城。然其兇鋒虐焰。不可嚮邇。斷斷非川兵所能支也。計今借兵之疏。想已得請。卽他不可知。而入衛一枝。必無不許。料此時虜已犯過。自不妨以精人健馬相借耳。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今之談播事者、有遲速兩端。遲則欲需以數年、而速則欲決於目下。夫兵觀拙速、然亦未有不能拙而速者。今糧餉未充、兵將未集、僅僅二三萬烏合之士、兵欲浪戰以決雌雄、是飛練與綦江之緒也。必無幸矣。此原不知兵之說、無足論也。若遲久之說、蓋主坐困、坐困必用衆、用衆即酌中乎、亦須川六萬、湖貴各三萬、以十二萬之師、相守數年、老師費財、且虞他變、蓋效營平金城之計、而不知營平先散兵後屯田、今之兵非可散、而糧無可屯、故不相當也。大抵今日之事、在張坐困之局、局面已定、而後相機急趨之、其緊要、則先奪其氣、彼素輕川兵、今乃調秦兵、浙兵、滇兵、廣兵、湖兵、處處調動、而不多、彼且莫測吾之多少、又見非平日易與之兵、而氣先奪矣。次散其黨、衆有懼心、人無固志、招之易來、緩之且逸、況彼殘虐有年、誰肯爲之死守者、當是時、而後懸賞以購之、不得、則進兵以逼之、十二萬人、分爲四路、可攻可守、可進可退、不遲不速、惟吾所爲、而令彼必不能得志於我、法所謂衆則分之是也。如此者、速則半年、遲則一年、可以決事矣。若如是、而猶有遺慮、則天也。人定勝天、當再圖之耳。川省進兵之道、二綦江遠、永甯近、而皆險甚、湖貴進兵之道、各一、皆近而少平、他日先入、當在湖貴、故須以二總兵領二枝、互爲犄角而齊入、蓋雖不俟川兵、自足相當、乃爲勝算。若如他年貴兵失期、川師不支、則難矣。兵已移調、近又得明旨促之、庶不後期、然須年內俱齊、則木落天乾、庶易舉事。糧餉三省皆急、而貴州尤甚、蓋別處尚可借、貴州無可借也。三十萬之發、目前少遲、便當束手、統乞臺下垂允、幸甚。

又

湖廣總兵之設，必不容已。蓋應龍所招生苗，皆自偏橋出入。貴州總兵若專坐此處，則不能顧別處矣。嘉靖時，湖苗反叛，曾設總督於沅州，事平而後令貴州兼制。今若無湖省專官，止令貴州以強弩之末漫然遙制，久之羣苗爲播所誘，見搶掠有利，處處蠢動，恐害流全省，其禍又不專在播也。然則今日卽撫鎮並設於沅州，亦不爲過。況總兵乎？湖廣有專闔，而後以一省之全力當入播之一路，貴州亦然。四川力稍大，獨當二路，此如萬箭射招，無弗中者，乃爲十全必克之道也。或疑以一土司而紛紛建設，得無多事，不知今日播酋，乃倭虜之勢。今日播事，乃治亂之關。蚤撲滅，則寓內降心稍滋蔓，則他方環起，此豈事在得已者乎？夫建官治事，惟其當耳。當則百不爲多，不當則一不爲少。瞽愚之議，惟台臺裁察，幸甚。

### 支簡亭中丞

兵餉事原欲候教到方請，乃日久不至，而偏橋一帶羣苗如蟻，恐致失陷地方，遂僭議之。湖省總兵必不容已，陳璘不知何在。今方自朝鮮來，赴廣西任，只在江中，乞差人查之，卽留之湖省，一面調兵，候旨到任可也。南直隸一帶應調之兵，應行應天鳳陽二撫院，亦乞早行去。此兵皆須年內齊，又施州衛土兵中路散毛等司，弟已令備一萬，內惟覃寅化一枝不可調，以其爲楊應龍之親也。不日調至偏橋等處，本折餉銀，皆須早備。永順保靖之兵，精者亦可得一萬，麻陽武岡柯家兵並十三哨殺手，不知可湊一萬否。再益以南直隸之兵，無慮四萬，一總兵將之，其於平播綽綽有餘矣。此不獨爲守地方，專爲進勦而設者。總兵用陳璘，其李應祥仍令前來，弟令之領川兵當一路也。湖廣大省，錢糧自多，專靠京運，必不濟事，但可借

用者、卽乞借之、可留用者、卽乞留之、兵無糧、一日亦不可居、本色米亦乞運至沅州一帶地方、仍乞預派定、他日入播運夫、自偏橋入播、地近而路平、亦不甚費力也、湖北三道、誰爲可倚、卽乞定爲督餉監兵、如本道缺官、或不甚知兵事、卽乞於別道選委之、省城各道、人皆表表、卽於內定委、前至辰沅一帶、會同各道行事、尤妙、大駕於年內亦須到沅、庶便調度、施州衛土兵、不知去湖近、去川近、弟再查明調發、其餘土兵、則乞調之偏橋一帶、仍會知郭青翁、彼係兼制地方、又相近、知之更真也、彼所以不敢調兵、只爲無餉、餉則惟望吾兄處之、貴州自顧不暇、況能爲湖廣計乎、第一餉事要緊、萬惟留意不盡。

劉總兵縱

意將軍將抵重慶矣、乃九月朔尚在荊州耶、夔門上水、所謂三朝三暮、黃牛如故者、無乘舟之理、取陸而前可也、郭守道東行、係兩月前事、未必驛丞逃躲至今、且楚蜀一帶、久有行令水陸兩備以待之矣、賊卽狂狡、堅城可據、戰守在我、何慮焉、入蜀境卽急以文來、庶便奏報、賊近修怨於永甯、爲其所破、狂鋒漸摧矣、當此時而猶樹敵、所謂天奪其魄者、何足畏也、草草。

來副使三聘

木洞乃避兵之處、梅遊擊在此何爲、天下有避兵將官耶、異矣、異矣、吳從周已用之合江、江津發程試守之、此處別無將官、有卽發去、綦江之城、更空於南川、目下亦不必守也、逆酋進表人、只可止回、若已押來、又肘鎖之、則斷無回理、可徑送來處之矣、此不可膠柱也、賊修路三條、是出來否、不曰兵來不除道乎、但



須萬分謹備之耳。

劉總兵

綦江報至，主上震怒，同朝憤惋，大發海內之師，十道俱來，此亦逆賊天亡之時也。將軍受命，半年有餘矣，遷延不進，以至於今，都下人心，甚爲不平。萬一懸購令出，逆賊就縛，亦何顏入夔門乎？雖有鐵基，不如待時，識時務者在俊傑，非將軍誰當此者？日夜兼程前進，若至渝城，可否前來計事，當以賊勢緩急決之。諸俟而盡。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昨按君送稿來，有一勦之外，別無他說，議論不一，人心渙散等語，蓋憤逆賊之無狀，而欲翦此朝食，其議甚正。第用兵之道，百相詐也，百相欺也，惟當機而發之，如矢離絃，一發卽到，則善矣。今兵將兩無，守且不足，戰於何有？若但日日張皇爲進勦之狀，徒益引其狂逞耳。無論進勦，卽行間懸賞，亦俟兵到，兵不到，亦無應者。總之外人，但可觀其結局，廟堂亦止責其成功，兵機固有難於顯言者，恐都中從此又滋議論，故敢及之，伏惟台照幸甚。

曾景默中丞

川中情事，具在報疏，不敢復贅。惟是計無所出，告急之使四出，不啻下申胥之泣，囁嚅雲之指矣。而有應有不應，卽應者亦姑徐徐云爾，未有投袂而起，義形於色，恨不一日而手援之，如臺下者。此之高誼，直薄

雲天自當與天下共祝頌之。獨區區一人一方之感德已哉。河北人勇而知義。毛葫蘆堅悍真可摧堅。二起皆勁兵也。而又皆不佞舊治民。此之爲助。豈直一臂力乎。感戢感戢。謹已厚爲供具待之。差官回。草草附謝。

詹參政啓東

兵事突起。卒然無備。在所皆然。不直楚也。今上已赫然震怒。大發兵餉。無所復靳。我輩得以借手矣。惟是太倉空虛。猶不免括之本省。尙覺費力。顧百凡錢糧。皆得徑動。則亦綽綽有餘矣。昨已具題湖省添一總兵。集兵四萬。駐劄偏橋。此專爲進勦之用。他日成功。當在此路。門下糧餉。乃其專司。望及早計處。本折二餉。皆令充溢。則食足兵精。坐獲全勝。而鄴侯之功。首屬門下矣。多兵難以屯之一處。須四衛地方分割。以便臨時分布。勿謂各衛去播遠。以爲不必設兵。此乃藏兵待用。非專設也。幸蚤留神。必無誤事。萬萬播兵之來。動以數萬。而近日楚省募兵。以一二千爲說。此不滿逆酋一笑。若如此。不如不募耳。望早與兵道言之。草草。

萬總兵鑿

永甯之報。急於星火。乃近有人自彼來者。又略無聞知。且云。貴州按院於彼巡歷。又何也。豈又類前番耶。此無論虛實。而瀘合防守。必不可緩。合江兵已足。瀘州雖少。尙隔江。昨發鉞州二千入納谿。又三千赴永甯。不知湊手否。鎮雄之兵。久已調遣。但一處有到。即可恃賴。且永甯兵不在播州之下。亦自可恃也。若發

重慶之兵以援永甯則萬萬不可將軍且宜靜鎮亦未可輕去渝僕久欲東而諸司相議皆以爲今且宜守未可輕戰僕一動反速其來而又無能戰之兵一不相當全省震動卽按院亦云然乃近見守道字來急欲挑戰豈彼處兵已可用乎幸將軍以實教之若可戰僕卽往矣不然若只嬰城固守則鎮道督萬兵亦自有餘何用僕也

來莫二副使 萬總兵

冉御龍有文欲盡領其兵守南川亦是又欲得絮甲不知有此物否卽有或可量給之萬人之甲不能全給也彼土兵往日之甲亦只自備耳昨議酉陽只以續到之兵守南川而以平茶邑梅之兵佐之今旣欲以西陽在府之兵發出須將平茶邑梅再留天全一枝原議發江津者俱留守重慶方可不然重慶兵太少甚不宜也賊有人來恐是欲發兵先以此人試探須萬分加謹備禦第一要緊在重慶萬不可忽囑囑又報賊有盤口大筏纜恐欲爲渡江之用聞松潘番賊渡江皆用此賊征過松潘恐知之也大礮守河急宜多備火藥尤不可不加意儲備慎之慎之

徐僉事仲佳

守南川之議行之久矣何至今而兵糧尙無著落也火器火藥城守之必需者並其衣甲槍刀而無之則何以向敵令人驚駭二十日之糧轉眼卽盡可爲寒心若以此嘗試不止於不能保守地方而已幸急議處之若有膽勇將官能以輕兵一枝嬰城固守而其餘屯之木洞等處沿途以爲應兵何如不然則急運

糧餉而以萬兵據城亦自無慮此須與王之翰確議之士兵卽用之亦須爲計萬全乃可使不然一失其心或挫其鋒後且不可用統惟速計妥確一面行之一面詳報可也

內閣沈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兵科

川省不但無兵亦無一知兵之人如重慶之事大敵在前召募兵士半容假冒將領之職司何在道府查究固其宜也然又株連蔓引箠楚囚禁當悍兵側目之時豈可爲苛察繳繞之事蓋文臣亦與有咎焉第所行者法難以過責耳二人殊死已足正法約束不嚴罪專在將革任回衛亦足以盡其罪矣道府尙訐其多賊旣出讎口自難盡信龍方欲駕馭將領得其死力豈可以搆訐無憑之語形之白簡惟台臺垂察焉重慶危城道府大吏眼前諸司無人堪此惟台臺擇人而使之臨啓不勝仰望之至

來副使

來教都領得報巡道已有旨然須令照常行事候代無遂閉門致搖人心可也巡下南暮年值此殊爲可惜令人悵悵人之意見自難相同但處此多難之時須大家克己相下事有不可不妨相商耳不直行監軍之事甚是不但此時軍中事原不可直行蓋將無回令若行之率易倘有不妥便難收回以後須事事斟酌當而後發則妙矣兵無用者宜去之而亦不可盡去前已奉告緜甲已分造火器解重慶已多想未查耳今再送去然須要藥好要善放之人不然無益幸亟查之賊今方犯貴州彼處告急所以此中無消息若其旋兵恐又至此今日防河守城乃第一義且無言戰兵旣少又無將士兵豈可獨任必候劉將到

議之。巫山忠州之事，竟是何如？查實教之。

內閣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李對翁太宰 吏兵二科

川人畏播會如虎，故提兵所至，諸所要索，無不如意。奏民起釁釀禍，死有餘辜。但執而與之，則法體及非。今不一言，恐他日開門延寇，習以爲常，而大事去矣。賊方壓境，不便易官，故議薄罰以觀其後。統惟台鑒。

莫副使

據巴縣報，令人駭異。陝兵總鎮家丁也，何得有此。豈以本官陞任，遂不受其約束耶？幸不大至狼狽，然亦不可使聞於鄰國矣。宜與總鎮計之，法其首惡，而宥其脅從，明白處分，威惠並行可也。軍興之際，凡事宜從寬簡，不可過求，不可稽延，不可盡人之情，不可斂衆之怨，一不加意，舟中敵國，甚可慮也。第一尤在糧餉，今土漢兵應得糧餉，不知已給否，幸留意焉。

又

永甯衛掌印官，一日而三告急，查原文係七月十六日發者，蓋卽宣撫司文內所稱，楊應龍差人守其隘口，永甯之人，遂驚疑而告急耳。若謂總鎮計遣文傑，或未必其爲謀之蚤，而遠若是，且恐未可使喉動永甯衛官也。俟行查之，據奸細所言，楊會似原未入圍，蓋我於重慶增兵，彼自不肯斂兵入圍，此理勢之必然也。造舡之說，久已奉告，今知劉總兵將到，渠無回圍之理，或揚兵而出，皆不可知。若謂總鎮召其來，令人鼓譟，不知彼時總鎮何以自免，妻子在松，九族在籍，獨不慮從逆之誅耶？今去之亦無妨，但城中無一

將官彼雖庸人、其名位尙重、彼處止一梅鼎臣、又不知在城中否、吳文傑來、又不知勝似萬總兵否、若以爲必不可同處、再急見教、姑以兵馬責之道府、而且令之回松候代、亦無不何草草。

萬總兵

三揭俱悉、楊富等爭打、軍中常事、無足爲意、該道不日且行、亦無足多辨也、兵何常之有、練之則可用、逸之則生事、在所馭耳、火器火藥、俱發守道、應取用者用之、然亦須有節算、數行文支來、不時查考、若任其自支放盡、賊來反無火器矣、各邊惜火藥如金玉、各道俱有循環、正恐賊來無備故也、酉陽兵今在何處、如在涪州、則南川宜另摘發、如已去南川、涪州亦宜摘發、但重慶非萬兵不可守、恐亦無兵可摘、須催邑梅烏蒙等兵耳、吳文傑已留之永甯、卽令用鎮雄兵、若彼處無警、亦可調來守江津也、合江兵已足、只將不堪耳、已差催曹希彬將軍可再催之、若再遲、必須參處拏問、不重處、不足以警衆也、卽以此意示之、要緊在偵探、幸留意無忽。

莫副使

來教俱悉、今賊方窺我虛實、正宜矯情鎮物之時、鄙意前事旣已、可一切置之、經營戰守、庶不分心、不然應敵舟中、日不暇給、恐不可聞於鄰國也、萬帥已陞、自當離任、然又無不候代之理、彼雖住劄松潘、但其移守重慶、已經奏報、且與劉帥爲代、自當在重慶守候者、似難議撤、且劉帥有稟帖來、不日且到矣、未有總兵敢加害道府者、昨陝兵若毫有傷犯道府、彼且身無處所、卽今亦且皇皇待罪、並無他詞、門下可甯

心需之、且與好相處、無多慮也。高推官並諭之、強敵在前、奸民在傍、且彼五日京兆耳、何事不能忍、須臾耶、同舟之情、語遂過苦、惟亮之。

### 萬總兵

賊窺永甯、兵勢甚盛。吳文傑帶兵不知幾何、川西川南兵、原調雖多、不知到者幾處。且瀘合納谿、俱近永甯、俱宜厚防。若重慶但有兵四五千外、亦可發之瀘合等處、相機進止、或救永甯、或截江口。此據上流、亦以防重慶也。惟將軍熟思其便行之。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職方 兵科

松潘近與火落赤爲鄰、亦重邊也。防播總兵、必住重慶、相去可二千里。一柄固難兩持、一人又難兩顧。協守副將之設、必不容已。其人則須有家丁有威望者。魯光祖取其家丁、戴延春馬孔英取其威望。惟台裁擇用之。播賊近雖撤葦江之兵、然又留屯境上、修倉積糧、將以肆我。邊播州縣、無所不應防。無所不患。寡今所議、設先後八將、人各三千、纔二萬四千耳。若川兵則更倍其數、亦不足。若秦浙之兵、則卽此亦足以守矣。更益之以川兵土司兵、卽勦亦舉而措之耳。兵或調或募、久近不同、終須必至。惟糧餉無處、急宜蚤圖。解陝邊每年十萬、借滇餉尙欠二十萬。若秦中免解、滇中補還、目下尙可得三十萬。餘再議處。惟台臺留神主持爲望。蜀民已在水火、若黔民則旦夕斃矣。需時耳。此時此地、權稅開礦、亂已不遠、可更速之乎。急行停止、非獨保二省、亦以爲天下也。更惟台臺留神主持爲望。

少司空趙甯字公

人來承教。媿千言臺下之爲桑梓。慮何其切。而爲不佞謀。何其忠也。賊初破綦江。若疾走渝城。半日可下。今則萬萬不能矣。此所謂社稷之靈。而臺下之庇也。不佞久欲至渝。但該鎮道先以招撫紿賊。已緩其兵。若復至。恐反速其來。謀之按君。甚謂不可。故且俟之。若大將到。客兵來。不佞卽建旗鼓而臨之。恐釜中之魚。未有不授首者。第未知天意何如耳。要之廟堂主持一定。凡事無不可爲。何況小醜。則惟臺下從中圖之。此賊若再寬假。數年之內。且無西川。何況渝城。此不佞實言。非倖功而漫議也。今日川兵。必不可用。蓋從來征討。止用土司。川兵原未見敵。又爲逆酋積威所劫。心膽已碎。昨發之戍守。將領面無人色。軍士欲投河而死。白石口綦江之事。可爲明鑒。土司兵多持兩端。且亦非苗兵之敵。然則不借客兵。何以了此。在宋吳氏兄弟。用以抗金。蓋緣百戰之餘。人久習練。若今日卽曰簡練。豈遂堪用。蓋兵士練膽爲上。練技次之。須上陣數番。自然膽壯。若只在教場中操練。卽三年五載。亦無益也。故調秦兵浙兵。取其經戰。再調滇兵。廣兵。浙兵。取其與逆酋不相連。有外兵。則本處土兵。亦無敢持兩端者。然後人人可用。分道而進。賊不足平矣。夫兵觀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大兵四集。如山壓卵。加以懸購。內變必作。罪人一得。大事卽了。若曠日遲久。且有別變。不見近日渝城兵變乎。滿城文武如林。無一可倚。武官則臨大敵。而猶爲鼠竊狗偷之態。文官則馭大衆。而猶行苛察繳繞之法。季氏之憂。不在顛輿。直令人仰屋竊嘆耳。業已具稿。會諸公大請兵餉。不日疏至。惟臺下主持懇懇。



來副使

賊向貴州偏橋等處。一爲虜掠。一爲招生苗。以防我新將至而接戰。此理勢之可料者。永甯告急。已行敕府發兵援之。必不可分重慶之兵援永甯也。彼亦勁敵。豈易下哉。來教言戰太易。非吾所望。無論萬帥未曾經戰。卽慣戰之將。一手豈能獨拍哉。諸裨將原未經戰。又膽落於賊。驅之強戰。必有他慮。則西南之事去矣。僕所取戰將。非久當至。今但自守。彼必不敢深入。卽深入。而我亦有兵相機戰守。卽不大勝。亦不大敗也。但目前不至大敗。後圖之易耳。門下初議甚妥。故僕敢以重託。乃今輒不自堅其說。當由爲不知兵者所迫耳。凡用兵宜智深而勇沈。不萬全不發。若徼倖一切。爲少年摧鋒之計。僕所不取。望熟思之。總兵有文言。衣甲器械火藥之類。一不給與。而止責其戰。彼豈能空手向敵。門下胡不一料理之也。南川之守。以糧爲主。糧不至。則兵不能久。士兵一失其心。再不可用矣。慎之慎之。

又

我兵尙少。且新將未至。又無慣戰之裨將。決無據苗兒岡之理。總兵若至南川。則重慶人心恐搖。亦非計也。酉陽兵亦自足守。南川平茶兵再調來。亦足以守涪州。但平茶續調兵。急難卒至。若酉陽兵已至南川。尙慮涪州之單弱。卽於重慶城內摘撥一二千亦可。必不可多摘矣。酉陽與平茶邑梅。有無嫌隙。若有隙。可令解釋小嫌。以成大事。無則已。土官須獎藉之。乃可使也。此外惟江津可慮。已調吳文傑帶敘州兵五千去。但未能卽到。只得俟之。此時只可守。尙未可戰。再俟月餘。則可以戰矣。兵將俱無足倚。不可強逼之。

戰。慎之慎之。僕欲東而司道以爲未可。試相議以爲何如。草草。

萬總兵 來莫二副使

向云置守宜自內而外。謂賊已斂退。不宜動兵以挑之也。若賊欲發兵據城。卽綦江亦不可令再入。況南川乎。彼雖空城。亦是縣治。賊若再入。卽是又破一城。本部亦無以自解。況鎮道乎。原議梅鼎臣守南川。吳文傑守江津。久奉詳允。彼時無兵。故止託之江上。應援。今有兵矣。文傑脫身永甯。鼎臣藏身重慶。有將如此。何所用之。今宜令鼎臣領酉陽。續到兵守南川。文傑仍取回守江津。綦江。俟異日信地一失。自有正律。不相假也。本部亦不日東矣。

內閣沈二相公 楊后翁大司空 工科

川民之苦。大者乃在採木。卽播會亦不是過。蓋播之害。有方有時。木之害。則家戶被之。所謂殺人以刃與政。無以異也。二運幸完。皮毛俱盡。獨有骨耳。重以播事。骨化形消。其何日之有。若更起三運。其有人乎。卽使鬼爲之。亦勞神矣。今木運已多。殿工未起。少停之以待事甯。似無不可以天之靈。台臺之庇。萬一徼幸。逆賊就擒。夜郎千里。不啻鄧林。驅遺民而斬伐之。杞梓榱桷將蔽江下也。卽十殿又何難焉。天不遂亡蜀。安知不有是事。爲民請命。不自知其言之支。伏惟台照。幸甚。

萬總兵

楊正宗是何人。所探報何若此真也。彼中人有可以爲偵探之用者。各以名聞。有出入賊巢久者。遣一二

人來面問之。賊欲甘心永甯。必有一戰。向日吳文傑。勃欲以自見。近乃寂然。豈所謂見小敵勇。大敵怯耶。便中示之。

內閣沈<sup>趙</sup>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部議賞格極爲妥當。然此時大將未到。客兵未齊。賊之死黨尙衆。未敢懸也。兵將齊。防守定。一懸示而逆黨瓦解矣。內有一二未備。及行兵節次賞罰。謹酌議具題。俟可懸。則與部議一同懸之。若機會可圖。卽旨未到。亦徑懸之。一免在野。未知竟死誰手。然恐必不能出於諸格之外也。湖廣既有總兵。監軍必不可已。自別省來。不能卽至。故求於該省用之。統惟台臺垂察。允行。幸甚。

內閣沈<sup>趙</sup>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東征諸將不爲無功。然亦史策所時有也。此曹遂矜而自功。不可嚮邇。若在定三秦。收兩京之上者。劉縱十步一息。稱疾稱苦。百般作態。今且入蜀。姑寬之以觀其作用。曹希彬尤而效之。徘徊江上。隱居放言。自以爲常勝之家。未聞臧宮馬武。以此向人也。沈尙文不處。則候代將官無一可使。童元鎮似是畏賊。但事在目前。更之反遲。故且抑而使之。亦竟未知其作何狀耳。逆賊亦無甚遠略。但其自爲謀者忠。而諸將爲國謀者不忠。不威不懲。中人常態。惟台臺垂察。幸甚。

來副使

會又差人來具文。其意益不可測。其詞甚卑。蓋緩我而欲突出。不可知。更宜嚴備。各處城守。宜百分留心。

南川糧宜早運之、恐其斷吾道耳。烏蒙鎮雄兵、當再催之。天全兵亦加調。陝兵亦已將到。出此月、則百無慮。惟目下極緊要、須日日小心、不可時刻懈也。再御龍凡有所請、皆勉從之、以示鼓舞。須令其守法束衆、乃可。再大周行獎、須該道有文可也。曾今次差人、仍照前押送來、不可發之夔州、反啓其疑、前功盡廢矣。行且再有文去諭之、此不一。

劉參議一相

永甯一向緊急、不敢開口撤兵。今欲撤回二千、想亦實不得已。彼既有急、我不能助、而反留其兵、恐失其心。且兵皆念家、若永甯不守、則五千人之心盡搖矣。彼既欲得二千、即以二千付之。合江之衆近萬、去此一千不爲少。惟建武兵一千、昨已批令楊敏政領去。今既永甯兵分、則此兵不可再分。並敏政且留之。合江若恐曹希彬到、而彼之江津、則呈一詳來、留其兵、或只以三五百付之可也。蓋以川南之兵將守川南、自是當然耳。王繼先、袁年、皆觀望之虜。合江人與之有親者甚多、可說之令歸我、則賊自不能越而過合江。此一著勝兵一萬、可急圖之。賊十月內必犯永甯、謹備之。草草。

又

永甯兵所藏非奸細、前有文申辯頗明。今二家見相讎殺、尙恨推不出何故。若欲推出何難。將領懵不曉事、一至於此、真是可恨。須鎮雄兵到可議之也。賊前爲永甯所敗、今治兵不已、殊有可慮。永甯兵雖勁、終不如播兵。且攻守之勢不同。若併力一處、卽不能當矣。今宜急助之守。吳文傑欲撤納谿土兵一千、可以

發之近又發敍兵二千守納谿矣。又調敍兵三千先欲守永甯。後以永甯無警改守江津。今永甯復急只得兩顧。且發一千於江津。而以二千發之永寧。其兵爲程試所領。今正在起行。可分也。卽與敍瀘道言之。今日是川南大關係。永甯不守則川貴路絕。不可不慮。袁年之父爲賊磔死。渠恨不剗刃其腹。以中國不能庇之。故不能絕之耳。王繼祖之母袁氏卽袁年之家女也。袁年與王繼先爲姑舅之親。去年二酋所以不破五畝堡。蓋王繼祖之情分耳。今宜以繼祖仍守此地。卽令招二酋內附。能招來則繼祖重陞用之。二酋不附賊則合江安矣。可急圖之。田賦方在重慶。回當發去草草。

### 李參政維楨

初冬舟行。木落水平。三峽失險。亦自快事。來教拳拳地方事。深感招兵憲牌之說。更無影響。此中人多造言。近有爲不佞懸購逆酋一檄。文理亦不惡。傳之賊巢。逆酋爲之落膽。具文乞哀。可爲一笑。酋未反時。原是一土司。久住該府。卽士民與之往來。亦自常事。惟今年奉旨以後。乃爲賊耳。何得追論往事。令人人自危。此蓋舊巡道無大度而好深求。流禍至今。可恨也。便中幸爲明之。

### 來副使

逆酋又差人來具文。蓋爲僞檄所嚇耳。此何人所爲。亦大有意者。惜世襲總兵之說。露出腳手。遂爲賊看破。大抵此時。賊知無生路。恐當出而一逞。宜嚴備之。不佞又恐劉總兵初到。我兵未齊。未可卽與之戰。再爲一檄。以緩其出。試爲一文。覓一人達之。綦江人自有願去者。只令無洩吾機事可也。去則言其差人送來。

省下審問矣。若賊無變動狂逞之形，前檄不用亦可。須相機爲之，但可緩賊，不必避嫌也。

又

承教各款，種種皆實用，皆要著。何門下練於兵事者，此不佞自是得一右手矣。諸所經畫，有已行者，有未行者，今卽圖之，惟進兵不宜速，尤爲老成之見。川中文武兵將上下，無知兵者，彼爲欲速之說，非有成算。蓋無兵則厭寇，有兵則又厭兵。卽今當事中亦有若此者，何怪其他乎。金城屯田，坐困先零，今若守定此，賊亦可坐困，何用急急也。

莫副使

昨守道文來，亦恐分布不周，故行查議。今得來教，良是。聚則有餘，分則不足，此二語者，足以盡今日之兵勢矣。綦江已破之城，目下自難議守。南川已空，亦不須急。江津宜發兵，第不知近日復有調到者否。武隆彭水去播若是之遠，該道何以急之。豈以水路近乎。今守道至渝，幸開誠共議。此同舟遇風之時，自宜若左右手相扶者。苟可善事，不必自己。若應見教者，不妨走使相商。苟有不可，卽十易之不爲過。諸葛武侯不云乎：違覆而得中，若棄敵旣而獲珠玉，刻印銷印，豈有成心。僕所患者，諸公雷同附和，事後則謂事有所主，原不自我。若違覆則求之不得者，勿以爲煩也。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衆益，願與諸公共勉之。吾輩學問，正須今日多難之時用之耳。草草。

李副使廷謨

合江江津、俱屬要地。三千兵恐尙不足爲守，非多也。宜急發行糧，令速赴信地，逆酋駐兵境上，向往更不可知。倘其以虛文緩我，而突然復起，何以應之？地方生靈可念，錢糧無足深惜。聞合江募兵，以無糧大有怨言，宜早爲之處。若必不可用，不如揀退。如尙可用，須給之糧，遲疑不決，一有脫巾之呼，事更多矣。幸留意焉。

### 田東翁大司馬

前於陝西調兵，方有虜報。李次翁回書以爲必不可借，其詞頗決。不佞計無所出，只得議募，其實募兵甚費甚遲。咨文已悉，且今之會所招苗兵，頗悍而整，召募烏合，亦難取勝，必須慣戰之將，慣戰之兵，一戰破之，則土崩瓦解，內變必作，自成擒矣。次之雖不大勝，亦不大敗，兩強相拒，尙可就中用計，終於取勝。若再有差池，則氣難復振，大事去矣。不佞所以必欲用秦兵，用浙兵，又欲用見兵，與戰將，蓋以今之時，非可嘗試之時，今之事，非可嘗試之事也。延綏寧夏二鎮，已允發三千三百，若餘三鎮，每借一千，便可了此。但不佞一借不應，難於啓口。若台臺肯賜主持，實爲無量之賜。不然，唯有召募耳。其浙兵、山東兵、東征兵，亦均乞用原營見兵。一則有部伍可戰，一則有糧餉，止支行糧，尙可省費。而行糧坐糧，又須照內地調兵事例議定題請發下。若照征倭例，則不能支矣。要之彼遠征異國，事自難相比也。蜀固無兵，餉亦不多，而黔中更束手無措。目下以太倉如洗，內帑難望。故且請留秦餉，取滇餉，其實秦餉尙是實數，滇餉尤在渺茫。且即使俱到，亦不足用。俟於黔楚查來，然後再請。或太僕、或內庫，必須先請發五六十萬，乃可濟事。夫兵觀

拙速未聞巧之遲也。兵餉已集，我氣正銳，彼氣自奪，就中取事，不三月而事可決矣。若曠日遲久，師老財匱，其費更多，且有他虞，不佞熟思其便，乃以奉聞，伏惟裁決，更乞秘密勿洩爲望。

莫副使

永寧爲川貴要路，永甯危則兩省之路不通，而川南可以長驅，故救永甯亦以自救也。重慶若有兵可守，卽發二三千往無妨，但重慶之兵似亦不多，空國而援亦有可慮。此在該道斟酌之，但城內留四五千人，餘卽可往也。幸以此字與總鎮商之，若不能往永甯，瀘州合江納谿之防亦宜增添，防上流乃極要之著。若賊已破永甯，此著尤不可緩，統惟相議行之，事機間不容髮，斷而敢行，慮善以動，此兩者不可一缺也。草草。

萬總兵

聞賊造船，此有兩三次信到，乃的信也。此其意欲何爲？欲夜渡以襲城乎？欲逆流而上，分劫各州縣乎？宜嚴偵而預防之。緊要處用大礮打碎其舡，則無能爲矣。賊遲疑不發，此有二說：一則因有招撫牌，還望寬釋，一則亦以緩我，而彼突然水陸並進，以取重慶，或流劫內地也。旣已通使，不妨開誠諭之，令就牢籠，因之而修實備，此皆兵家要機，細作偵探，尤爲要緊，惟將軍圖之。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初龍入境後，得會進兵之報，知其自分不赦，遂於一決也。時兵將俱無，虞有失陷，因行一牌於該道，令詰



責之。大段言曾雖奉有勳旨。然部覆尙欲行勘。此其人尙在死生之間。今何爲稱兵犯順。自投死地。併其一線牛路而自塞之。是何人撥置。伊有何冤情。查明速報。蓋假示撫形。以惑亂之也。文至而綦江已破。且盛言必取重慶。該道不得已。仍以原文諭之。總兵又以一旗招之。曾雖知非真。然不無希望。遂亦具文往復。遲疑不進者數日。而我兵近渝者。漸已調到。曾知重慶難下。只須止兵。今則兵到重慶者。業已滿萬。攻不足。守有餘矣。使曾當時長驅直擣。全蜀可虞。今則門戶已堅。堂奧益固。亦天之不欲亡蜀也。但蜀兵弱。土司兵觀望。戰固不能。守亦難久。若曾再以全力持久。坐困一城。終屬可慮。必須得陝兵浙兵。乃於戰守有賴。故川人望外省兵。如農望歲。不知今已得請否。惟台臺垂神是禱。曾先年原無逆節。亦無遠略。惟邇來我所以處置者。全未得宜。勦一番。撫一番。皆爲彼增一番兵力。長一番雄心。今則公然有不軌之心。萌割據之志矣。諸凡上下文移。舌劍唇鋒。總是反書。無容更僕。幸今方內少事。得以專力圖之。若以天之靈。滅此大慙。而後朝食。真爲潛消無窮之禍。而宗社生靈之福也。查先年蜀中都蠻叛逆。成化時。程尙書信征之。用師十八萬。而無成功。萬曆初。曾巡撫省。吾征之。用師十四萬。乃克平定。今播州之險。不下九絲。應龍之狡。十倍都蠻。三省用兵。非十萬以上。難以奏效。總之。蜀六萬。黔楚各三萬。再減亦須十萬。更減則非十全必克之道矣。俟兩省總兵到。防守已固。方可上陳。今則且只自守。無暇言勦也。錢糧約用百萬。川湖二省。或可搜括。貴州空虛。必難措處。從來貴州尋常兵餉。取助川湖。今兩省亦在用兵。難以他餉。查雲南有原借四川二十萬。今雖議允發還貴州。恐彼處一時難以如數。兩廣福建。庫銀尙有積餘。一處借十

萬則貴州方可足招兵之費此無論攻與守皆不容已者也伏惟台臺垂照

來副使

川兵近京已行鼓譟此自難用去留任之不必問也易動難安原是土風於通州每人領糧九兩豈曰不厚卽如近日忠州之事又誰激之總之逆會造反無人治之衆遂尤而效之耳分布事仍須門下至渝與鎮道合議之巡道之意重在守重慶以固根本亦是正論今日之守宜自內而外賊乃不覺不然內地無備突發多兵守綦江賊以爲且進勦合兵來攻又成往事矣故今日之兵宜厚積內地待各處皆可守而後一齊去爲宜總煩與鎮道議行糧餉事且照此中例給之彼無說自可相安所謂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也若欲從厚兵尙多事尙長將來何以給之用兵卽不宜計餉亦不可太過如東征之餉太多今內地遂難用兵若當時爲國家遠慮亦應再有斟酌耳聞西陽兵所過甚是騷擾已刻告示發禁矣經過之處該道自可禁之查舊無土兵經過犒賞事例似難開端若必不容已試議一規則來看何如平茶司兵已行文矣

劉參議

兵無餉一日亦不可用況土兵素非吾所優養者乎前道調兵至境颺去不顧遂耽延數日可爲深恨昨已行藩司解銀五千至可均給之今再令發去以後宜先來呈請莫待臨時也抽兵銀今已抵正餉宜嚴催之川南一帶把總等皆報有兵不知何故宜細查之如果堪用亦令在籍候調如不堪用卽明諭解散

無令聚之一處生事。逆酋卽借兵水西。水西亦必不應。彼雖土司。亦看風勢。未有事已至此。而猶甘心爲賊用者。瀘合一帶秋糧。卽可令收本色。以爲軍餉。前已有行。宜查之。合江以萬人坐食一處。恐米不給。卽有銀亦無從置也。幸留意焉。

### 來副使

烏羅請調。未論真僞。且答之曰。卽當達之軍門。爾但整兵聽調。然後再查。可用方以見教也。此土司旣屬銅仁。自當聽貴州調用。彼所以不投貴州而投四川者。以貴州作事甚密。全無征討之聲。而四川此機已露耳。彼所謂不可力敵。宜以計擒者。亦曾問之否。天全兵已到一千。見守重慶。永寧兵已到六千。見守瀘合。烏蒙調在後。其到雖遲。然無不至之理。若平茶邑梅之未至。或是未發行糧耳。重慶道府一向以事急倉皇。諸事多無頭緒。又益以文武不和。其精神全用於構訐。軍事益疏。從來給散錢糧。無一字相聞。昨屢查之。方造一揭來。則已費過數萬。尙有二萬。復行藩司以二萬解去矣。大計已決。非自今日。但舊將難倚。新將未至。苗劄兵境上。酋亦久住松坎。若更顯行。益復激起。只須且如來教所謂。強爲鎮靜。收拾民心而已。水西別有施爲。此後必不爲賊用。水西之母。鳳氏。非田氏。逆酋之妻。則田氏也。初意此費可百萬。今以川東已事計之。恐百萬猶不足。卽以百萬論。此中官帑或可借湊其半。楚中向無積蓄。恐不能也。久已行查。尙未報來。必須該省有文。方可具題。自難急如意耳。目今所調各兵。無論漢兵不可用。卽土兵亦非播苗之敵。兵將不齊。決不可妄施計策。露機挑釁。目今急務。惟望門下速至渝城。調和文武。分布兵將。偵探

賊情稽查錢糧。卽對重慶人。只以防守招撫爲言。彼中人多有爲賊耳目者。嗣有機宜。時時見教。酉陽兵恐無一萬之數。不知亦有三五千。可當鋒者否。各處城守要緊。恐賊以劉綎將至。而突出以示強耳。但新將至。則我氣自壯。賊氣自奪。方可漸須圖之。目今正偃旗息鼓。包羞忍恥之日。無亟亟也。此字秘之秘之。

### 洪副使澄源

西南夷見播酋無狀。尤而效之。其桀驁反覆。無足異者。今但當專力楊氏。楊氏滅。則諸夷膽落矣。安酋廢驛供之額。漸不可長。此酋今方歸化。可乘此切責之。令必受命。渠惕於大義。當無不從。不然此中道阻。則兩省之軍機滯矣。幸留意焉。永甯與賊爲讎。可使以義。若門下一臨其地。則綢繆益固。不止自守。漸可圖賊矣。赤水烏撒。皆賊後門。不可無防也。恩恩布復不一。

### 劉參議

賊有必犯合江之勢。已行劉帥摘重慶兵三千。揆之益。以瀘州援兵。不下萬三千人。陝兵且至。卽催之前去。賊三萬。乃其虛聲。此時不敢空國而出也。惟益勵二將。併力固守。但得完城。卽以功論。幸嚴諭之。袁年王繼先。各差人來投文。已密給以照。此終得其一臂之力者。但目下不可令其明來。或陰納其質可也。鎮雄兵初三日發。此時當至。須再催之。賊若至合江。則瀘州已震。於鄰兵亦不可全發去。須酌之。其吳文傑。亦當上援。已行之矣。

### 楊小林少司馬

西蜀不天，逆賊爲梗，計無所出，告急門下，蒙慨然允許，感已刺心。嗣見樞府不允，以爲別自有意，未敢再瀆。乃蒙高懷雅誼，情急在原，特爲題請，假大將之權，發出疆之旅。此等舉動，卽當古人中亦不多見。況今世乎？不佞龍誠與三巴士庶，骨刻而心藏之，非諛也。主上急於西顧，大疏料無不允，得旨之日，卽乞發行。馬帥統北兵，劉帥統南兵，兩路並進，更與湖貴二帥夾攻，賊眞釜魚，肉耳。徼天之幸，倘得殲此逆種，再造西川，門下功當爲第一。岷江如帶，峨眉如礪，榮名休問，寧有極哉。使旋先此復謝，自棧道而南，敬擊牛釀酒，以待義旅，百惟蚤發爲望。

內閣沈

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科道

近見邸報，都下之人，皆咎龍不東保重慶。此蓋重慶之人之過計，而不知今日之事，別自有急保重慶，非所急也。夫重慶川東之根本也，無重慶，則無全蜀。豈曰不急，顧重慶天險也，但得三千人，無不可守者。當龍未入蜀時，重慶之中，奸細滿眼，更無一兵一將，足爲守禦。此則重慶眞急矣。乃龍一入省，卽令萬鏊馳入其中，且令先拏奸細，一日而得十六人，撲殺之，沈屍於河。其後賊下綦江，以無內應，尙不敢直攻重慶。況今日乎？今重慶之兵已萬餘矣，不直重慶，合江南川江津瀘永諸處，急者萬餘，緩者數千，皆有備矣。賊犯永甯而不利，聲犯合江而竟不敢，尙復慮重慶乎？蓋保重慶者，賊下綦江時之要著，而非所語於今日也。當賊下綦江時，龍卽欲入保其中，念目下兵將皆無，卽賊來不過嬰城固守而已。賊若以輕兵綴重慶，而分兵犯鄰播州縣，彼時羽檄不飛，應援路絕，何地不可攻，何城不可下。大抵固守一重慶，則一總兵有

餘保全各州縣。則非總督在外調度不可。當其時龍尙欲至近地調度。會鎮道事急。以招撫給賊。龍亦行牌諭之。賊遂遲徊不進。龍復以計緩之。賊信之。遂不卽出。龍若東行。更速其叛。是以上在省城調發。而不復東也。賊以六月破碁江。至七月。而重慶之兵已足以守。至八月。而各城之兵皆足以守。今惟不足於攻耳。故前此之急在守。後此之急在攻。守則宜隨方應之。攻則非先於省城料理不可。蓋進攻之具。如火器火藥。縣甲絮被弓箭槍刀之類。向來百無一備。皆於省下開局製造。以至買米買馬運糧諸事。皆須與司道面計。朝計定而夕發行。日日督催。時時稽考。則一日可有二日之工。急急爲之。尙恐年內不齊。有誤來春大舉。若東駐重慶。文移往返。耽延日時。外疑賊而內誤事。何益之有。今諸事漸已有緒。若再遲時月而東。可以萬全。但人言紛紛。更不移駐。恐言者益多。更駭聽聞。已於目下東發矣。夫都門議論。自是難一。萬里行師。亦不必一一求懸合於遙度者之口。然不明其所以。則外議紛紜。終勞神慮。故須曉曉自明。非得已也。龍自入川來。兄死於家。妻死於任。衰親懸望。以日爲年。含悲茹哀。形神欲盡。恨不滅此朝食。早釋重負。乃外議尙有短長。此以知舉事之難矣。龍止爲其所可爲。不復置辨。然不敢不盡於台臺。伏惟台臺垂察。終賜主持。龍臨啓。無任瞻望之至。

張監軍棟

來。揭所言種種當機。僕懲於前人輕敵之害。故凡事詳審而後行之。然詳審之過。未免有傷於猶豫者。亦自知之。得教更覺爽然。甘言疾也。至言藥也。方以爲幸。何謂不忌乎。奏民之言。不可全信。彼半爲將官遊

說者且前人以誤信喪師、今安可又墮其計。況賊方以秦民叛主爲詞、而我率秦民以攻之、師直爲壯、曲爲老、彼死亦不服也。火器之類、向來此中文武無一知者、卽付之將官亦無益。今幸北將多來、可委製造。魚鹽薑蒜、目下齊卽發矣。賊欲犯南川、兵已割東壩、過瀘合少住、卽可東趨重慶、與劉帥共議戰守。且須相機、未可輕敵也。草草。

### 劉總兵 來莫二副使

賊割兵南川、想欲入犯、須相機禦之。彼夾攻、則極力戰守。彼若只防守、亦不可輕犯之、恐爲所誘也。今將軍初至、須萬分審慎。第一保地方無虞、方可圖賊。若少挫、則氣難振、不可不加意。草草。

### 劉參議

聖人有言、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中人不知兵、只聽奏民及投募者之言、謂賊易與、遂頻年以此敗事。眞爲可嘆。然賊又未必眞有二三十萬戰兵也。蓋賊大衆自不下二三十萬。此是通男婦並虜掠之衆言者。未爲實數。而精兵則又自有數。今言彼人人皆以一當十、亦未必然也。大抵極富強之國、亦不過戰兵十萬、精兵二三萬而已。賊勢大約如此。今我須以十萬精兵視之。四川並湖貴分六路並進、一路止二萬、不啻倍之。我能路齊心、賊恐不能六路齊心應之。我卽一二路有利、不損大勢。賊若一二路不利、則事去矣。此猶是前敵相當、道其常耳。至於上伐下、大加小、順討逆、臨時懸購一張、彼衆日減、我衆日增、豈遂相持到了乎。川南兵五六萬、亦無不可。再多則無用處。近見募兵數亦多、但不知皆可用否。器械精利否。

舉事之期不遠，須著實加意。兵不在多，亦不妨多。若多而能一舉成功，則費反少，更妙在人耳。今川南募兵調兵更幾何，須以實數開來。山東所調來，亦南兵，非山東人也。曹希彬陞，真否見報，當有文去。此不一。

徐僉事

不佞初入蜀時，京師人即寄書來，言劉帥不可用，爲其生平好以虛兵冒厚餉，不得則嗾之鼓譟，以挾官府。若用之後，必有悔。不佞以爲在遼左時，曾見其人，恂謹恭順，略無跋扈之態。此必有欲謀其總兵者，所倡言耳。不之信也。比至蜀，見其條陳內，首爭糧餉，甚以爲不宜。即以書達之，令無照朝鮮事例爭餉，以惑軍心。後其家人來，又丁甯之，不知其敢稟之否。乃按院以參之矣。今又有此，奈何不令人以爲口實乎。既稱宰牛歃血祭旗飲酒，亦不必查究。但恐都門聞之，又有別說，則不便矣。渠父子世爲總兵，富貴已極。武流側目，奈何其不自謹敕也。人多言其兵無實數，即從容選補，亦自無妨。不必一概多招無賴之人，以致生事起釁。則連彼亦收拾不得。因小失大，豈智者所爲乎。因指摘以自表見，方是有人所爲。古來真正英雄豪傑，必自戰兢惕厲中來。若照以前一片驕氣，豈但無福，必且有禍。門下旣與爲同鄉，宜盡言相告，以實成就之。無但爲輕美交也。近日渠有文來，言據各處報兵五萬餘，請俱發行糧。調來選三萬用。不知此二萬發回，能保無鼓譟劫略之事否。此亦殊欠思量。又昨該道所呈軍器冊內，馬兵三千，步兵七千，其應用器械，多至三萬餘。如鳥銃、三眼銃、鎗靶、狼筈、長槍之類，皆一人不能兼二器者。不知是如何算來。以



後皆細與斟酌之時日無多。須件件踏實。乃克有濟也。既有此一番渠。須緊緊做之。剋期見效。則因敗爲功。乃其終身受用處。是在門下夾持之耳。不盡。

內閣沈趙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賊初下碁江。若長驅直擣。卽成都亦且不守。無論重慶。當是時更無別策。惟有招撫耳。龍故行一牌。爲督撫地方事。照得楊應龍向雖有進勦之旨。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會勦。此其人尙在生死之間。若其悔罪乞哀。尙有可生之路。今不知何故。統領多兵。突犯內地。意欲何爲。豈不知四海九州。比之一播。孰大。應龍之勢。比之劉東陽。平秀吉。孰強。豈天奪之魄。自取滅亡。令傍觀者欲救之不得耶。今幸兵未深入。若其速行斂退。盡數歸巢。猶可圖全。若更猖獗不已。則雖欲保全之不可得矣。合先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差人速行曉諭。以後彼有差人勿得殺害。兩國交兵。不拒來使。況彼原係土司乎。聞彼以地界防兵爲詞。此只宜具文申請。何事張皇乃爾。自速天誅也。該道併諭之。又牌前事。照得楊應龍雖有近旨行勦。然部議猶令兩省巡按行勦。是朝廷尙未盡絕之也。轉禍爲福。正在此時。本部院入境。意其必囚首乞哀。自求生路。不知是何項姦人誘引。令其無故興兵。隨處屯劄。甘心必犯內地。豈其陰譴已重。令必欲併一線之路塞之。而彼不知耶。卽應調兵行勦。但恐朝廷德意。彼或未知。業經曉諭去後。未據回報。今幸兵未深入。如盡回巢。尙得瓦全。若復狂逞。恐將來百口無能自文。合再曉諭。爲此牌仰該道。卽便差官速行曉諭。倘彼有不白之冤。許令速行申辯。毋再輕弄干戈。自取天誅。該道速諭之。毋違。賊初已絕意於撫。後見此牌。雖

不甚信。不能無希冀焉。遂撤兵回。而以文來訴冤。且索奏民屍棺之類。其詞甚驕倨。龍批云。播州係累朝爵土。楊應龍亦素有功勞朝廷。安忍一旦廢之。以貴州報伊戕殺官兵。不言勦。則無以示四夷耳。觀部覆。猶欲兩省按院行勘。此其爲伊留意。尙有餘恩。伊乃公然狂逞。何也。意欲示武於人。不免增罪於己。誰爲應龍畫此計者。愚亦甚矣。今日之事。旣云激於控訴無門。若斂衆歸巢。靜聽處分。尙可自解。仰該道速宣諭之。何邦卿等。以何事潛匿。曾經何衙門問斷。伊男身屍見在何所。查明另報。賊得之。以爲兵部真有開豁之意。遂差人行賄本兵。而靜以待之。不復出矣。重慶鄉官又恐破城報到。必有嚴旨。賊復闕出。具書該道。令龍設策彌之。且請龍急入重慶。龍謂前任總督一意行撫。故可徑駐重慶。今龍若徑駐重慶。彼必來求實撫。何以待之。許之則後難收拾。不許則當卽狂逞。卽重慶可全。而各城難保矣。故爲一書答該道云。鄉先生之書。字字有味。從來鄉官言語。多不說盡。今已事急。只須如此長慮。若從來事事皆若此長慮。而當事者又開誠受之。何至今日哉。朝廷雖有勦旨。亦未必掣定必勦。蓋只欲嚇之使求撫耳。然縱欲必勦。而闖外之事。原不中制。曩不佞初至。彼若泥首請罪。願聽處分。亦何詎不可撫哉。不意房將一激。又有此禍。今日言撫。似覺少難。然會不殺縣官。不殺城內餘民。入城之後。斂師而去。卽此數端。尙有可撫之機。會兇悍不顧。未必知此。或其宗祀不應絕滅。其祖宗陰啓之也。至鄉先生所慮此事報京。又有嚴旨。會復狂逞。亦未必然。蓋會若有心望撫。卽有嚴旨不動也。邢崑翁來時。何曾無勦旨。何曾畢竟勦得成。我等伎倆。彼豈不知耶。大抵會若從此斂戢。大家尙可省事。若更弄兵不已。則莫知所終。今與之言撫。會亦不信我。

內地惟是調兵積糧固守城池以待之耳。見鄉先生爲致意。俟兵餉稍集。僕亦欲東。當而請教。此不一。此書總是假話。只欲惑賊。仍令該道徧送鄉官看之。故洩於與賊相信之人。使達賊巢。以爲爲伊詞得上。可私書也。賊遂深信不疑。亦時時以入犯之虛聲挾我。而竟不出。各城遂皆得保全。以待調兵之至。今則賊雖已知必勦。然兵餉已集。自可無慮。且賊終爲前私書所惑。尙以節來旨意爲挾撫也。會近日謂安疆臣曰。川貴軍門批我文書。意思甚好。我且待之。此可知矣。蓋龍之所以一向不東行。原爲一東行。則賊卽出。重慶雖無恙。而別城可虞。不東行則賊不但不敢垂涎重慶。卽各城亦且不敢輕犯。歷觀自六月以來。止四張虛聲。竟未敢一攻城。止一犯永甯耳。以永甯係土司故也。今報欲犯南川。亦不知若何。然南川自綦江破時。人已逃盡。庫獄皆移。已爲空城。但恐賊據之。故以二土司萬餘之兵守之。卽來亦足相當。若重慶則萬萬無慮。今者目下且入重慶。明彰天討。以前伎倆。可不必用。亦可不必言。惟是一向苦心緩賊。形神欲瘁。其不卽入重慶。尤是緩賊要著。而外人不知。內有招撫給賊一節。恐滋多口。又未可明言於人。乃今言者不已。不得不盡白於台臺。亦欲台臺知賊之愚。終可以計滅也。今播人聞調天下之兵。駭懼無地。龍復密行招誘賊之心。腹牙爪。半已外向。大兵一集。必且瓦解。向非借客兵聲勢。不但賊不懼。卽其左右親信之人亦不懼。卽有奇計。將安所施。此則在廟堂主持。無爲傍觀之說所搖。卽賊不足平矣。伏惟台臺垂照。臨啓無任瞻仰之至。

徐理齋中丞

應龍、小豎子耳。何能知兵。知兵則不反矣。一彈丸之地。四周皆王土。大兵雲合。懸賞爲購。卽左右鄰比。當有爭先取事者。必無幸矣。所恨以前當事。不畏之如虎。則視之如無。破壞決裂。以至於斯。今一旦而欲剗刈蘊崇之。豈可以旦夕計效哉。初以招撫緩其出。利用靜。繼以大兵懾其心。利用多。本地之兵不可使。須借外兵之慣戰者。此必不可易者也。弟不卽入重慶。蓋假撫緩之。俟兵積耳。乃都門不知。使爾曉曉來教。決之於心。委之於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仰承雅愛。簡發兵將。感何可言。人旋先此復謝。

張監軍

劉帥有志立功。甚善。既有兵一萬三千。卽於土兵及見兵內挑選一萬七千。何不可之與。有必欲一一自募。乃爲可用乎。信陵君並將六國。獨何人哉。斯其故不可知矣。昨已有字許之。只慮其言之不效。不知異日何以相見也。代生員書。並諭賊文俱佳。而答書尤妙。賊得之。當必欺其下人。而求一逞。不可不嚴爲之防。彼不能遠出。只令以大礮爲守。且莫與戰。彼自無如之何。懸賞告示文冊俱備。只以偏橋無兵。故少遲之。恐其計無所之。四出劫掠耳。須數日後。可懸。今當先發幾十本去。聽密行之可也。此中將領。畏賊如虎。又往往爲賊用。他日進兵。南北二種將官。尙費調停。須面議也。諸可爲間者。不妨用之。仍一面報知。庶免掣肘。不然。鄙意且欲令王永興等爲間。而諭文已若此。若不知。不誤事耶。來教所謂偏裨用間。必報主帥知之。有味乎其言之也。南川之守。宜與劉帥議之。須得一健將。而又知進退者。可亟商之。永甯自守其地。不應給糧。昨照五路防守。各發五十金犒之。亦自足也。揭內言請兵添語。並呈覽。未見何語。豈遺之耶。

楊濟寰中丞

海內之兵如雲而至。以天之靈、臺下之庇、逆賊授首、當不遠矣。惟是廣西狼兵一萬、貴州恃以爲命者。而迄今杳無音耗。坐是四川亦未敢進兵。盡犄角之勢不全。亦兵家之所忌也。事一日不決。則巴渝之蹂躪。一日未已。臺下爲桑梓計。當必有惻然動念者。望刻下督發。仍令遣至黔中。官帑無一錢。戍兵皆待哺。外省廣西所借十萬。尤須發在兵行之前。不然一至脫巾。不可言矣。總之兵餉皆須年內外至。遲則害事不小。萬懇萬懇。

劉參議

鎮雄兵果是如何。若果不受節制。不妨發回。不然平時擾民。臨難不用命。何益乎。烏蒙兵若更甚。亦可權宜阻止。近新報黃郎馬氏兵多至八千。永甯內司兵昨已認二萬。已令整備。本地再加選募。亦可得一二萬。則安用此土兵而令之爲害也。曹希彬初時高臥夷陵。投揭言事。謬自貴重。以爲將三十年。身經百餘戰。未嘗敗北。今以常勝之家。難與慮敵。故不敢輕進。僕惡其誇詐無禮。已參令待罪管事。今卽陞恐亦未得赴任也。近細訪之。言其人平時溫和小心。不類此等舉動。然則前揭乃代筆者之不知事。而彼爲所誤。可爲一笑。且聞其在永甯久。甚得人心。且知夷情。故令之來標下與計事。欲別委用之。可卽以此語之。庶彼心安耳。王夢吉亦知戰否。申于朝真可用。但恐亦非戰將也。卽具文來留之可矣。

徐僉事

賊有何兵、妄稱百萬、獨不慮五十四里之人笑乎。知其方寸亂矣。困獸猶鬪。須防其突。重涪南江武彭一帶。皆宜嚴防。主將索賄。土官不可復用。宜就近擇人代之。已批總兵矣。不佞目下卽東。諸俟面盡。

支簡亭中丞

承教應天鳳陽二撫院不肯發兵。想吾兄調兵時。二院未見俞旨。自不敢發。非獨不肯也。然弟亦尙未見俞旨。若果有旨發兵。彼自當速發來。無待吾輩之促矣。今吾兄但當備餉以待之。若無旨。吾輩強之亦不來。若有旨。吾輩不催亦自至也。若備餉而彼不來。則餉自有用。不爲虛費。弟俟到果有旨方促之。不然亦任之。蓋今已遲。卽來恐無及也。昨弟恐誤事。已發旗牌二次。於永順調兵七千。保靖調兵五千。計冬底春初可至偏橋。乞兄亦差官催之。仍一面備本折之餉。此外再調募二萬以上。共足四萬。則足用矣。進兵只在正月。萬無再遲之理。弟目下卽至重慶。乞兄早駕。陳璘卽未至。弟已行李應祥代事。若不來。卽參之。幸以語之可也。部中旣允加編。則已有項下。不問何銀。皆可借用。近又有搜括庫銀之旨。乞將應借用銀。作速解至沅州等處。以備軍興。不然恐以爲無礙而括去。則愈難矣。此目前要緊事也。無論代事及正總兵。並督餉監軍等道。若年內不至沅州偏橋等處。弟卽參之。乞亟行知會。萬懇萬懇。文武官雖至而無兵。兵雖至而無餉。兵餉雖集。而器械火藥等項。一有不備。亦害事。決不可再遲。昨湖北守巡道文來。皆支詞謾語。略無實事。弟固不敢強人以難。亦何肯坐受耽誤。藩司亦數米而炊。不見所發何銀。所借何項。恐賊以川貴有備而衝出。卽利害不小。不但不能成功而已。竊爲兄慮之。特在同舟。特以奉告。弟六月至今。日不

暇食。夜不交睫。亡室有病而不暇治。專爲一播事耳。惟兄留意無忽。

### 史副使

糧運事。昨略一計之。米一石。夫三名。十四萬米。應用夫四十八萬。不覺驚駭。此輩累累道途。集之東南二處。何事不有。甚可慮也。且只爲三斗米。而奔走一人於數千里之外。計費人可三金。又當以百萬計。此與採木不同。彼散而此聚。彼以歲計。此以月計故也。因算常顧之三月。運三四回。則一人當運米一石。而人可省三之二。但不知有無妨礙。又思之。或只派於近播府縣。如重鑿鉞瀘。而遠處徵銀貼之。亦可。又不知人數可足否。不虞逃散否。此宜亟議過。馬上差人來商量。事已迫。不可不早也。見在米俱宜從水運。至重瀘二處。宜嚴催之。不盡。

### 劉參議 莫副使

兵旣集。行當進攻。糧運急矣。督餉道派夫通省。固是有把拏之法。然來途甚遠。運米甚少。所謂三十鐘而致一石。且一省騷然。多人駢集。甚未便也。今欲派之近處。恐多則民不堪。欲募之近處。恐無著落而易逃竊。思之播事一日不了。則近播之民一日不安。則調遠兵以進攻。而驅近民以運餉。亦未爲不可也。如近日合江南川江津綦江之民。皆欲聯什伍爲守。夫守危事也。而尙甘之。若止令運餉。則其樂從可知。鄙意欲鄰播州縣募民爲運。最邊播者。令出夫最多。稍近者。次之。最遠者。免之。其夫或稍給以食米之價。大抵川南運夫。可四萬。川東運夫。可六萬。每夫一日與之行糧分半或二分。此可行否。若可行。門下卽派數責

成之。此造福全省、非細事也。事在燃眉、幸亟留意。古人云寬一分民、受賜一分。今日寬一分民、受賜百分。奈何不加之意乎。懇囑懇囑。

史副使

轉餉一事、僕連日思之、當食而廢箸、當寢而起坐。古人云憂心如醉、憂心如擣。此之謂也。夫以四十八萬人而聚之二城之下、進兵無期、宿食何所。進兵有期、錯足何地。其爲不可行明矣。今減爲十萬、川東得其六、川南得其四、亦尙覺多。然難以再減矣。但夫來太遠、則費亦不貲。夫來太早、則費亦不貲。昔人云寬一分、則民受賜一分。今可更思其所以寬之者否。鄙意若敍瀘一帶供川南、重慶一府、加以成都之東、夔州之西、順慶之南、供川東、亦可足用否。若近者出夫、遠者量徵銀貼之、亦兩便也。昨綦江募兵、應者數千。且不願給糧而守、若給以工食而運糧、其樂從可知。川南投兵者、趾錯於途。一呼可得數千。今試與巡下南、巡上東二道商之、若彼能募夫、卽不能全募、或近播者募之、稍遠者派之、再遠者出銀貼之。但募得近處一名、卽寬得遠處數家、亦是小民無量之福。且近地人運糧、路道旣熟、心亦不懼。遠處人運糧、路道旣生、心亦多憂。此不可同日語也。若兵交而不解、遠人懼而逃、近人則惟恐其不勝、而不肯逃矣。此又可坐照者也。今宜概行州縣、且爲十萬之派、而待另文到、卽發行方、再酌其便、而調停之。乃爲萬全。蓋進兵極早、在正月、遲乃二月。先調近者運之、而後調遠者繼之、自可及也。若只責之有司、彼夫出門、而事畢矣。異日有患、卽參掣百有司、不足以解吾輩之罪也。此非細事。爾故諄諄。幸亟留意無忽。口袋宜用線織者佳。但



急不能得。宜用雙布。仍令人備一厚油紙以防陰雨。交之何處。宜用篋兜收之。否。俱宜早計早行也。

### 劉總兵

比日知將軍治兵備械。日夜不遑。甚以爲慰。若將軍用心如此。賊無足平也。招兵事。昨已有行。須得苗兵爲佳。若只尋常兵。亦與向所招等耳。幸留心焉。招降一節。今且宜密行。如袁年王繼先等。兩月前皆已受牌而去。但外人不知耳。若人知之。傳與應龍。而害其家。則餘人以爲外不足恃。而且堅其內附之心矣。如扶歡壩之苗。且不必令出。所慮甚是。彼小人。但欲招出一人。卽以爲功。不顧其後。此等卽與監軍道盡言無妨也。

### 易按察使登瀛

賊久不動。胡又狂逞。貴州久不設備。只恃安氏。而安氏原未與賊絕。宜其爾也。今惟有驅安氏直擣其巢。則各路之圍立解。若安氏不肯。亦令揚兵爲進擣之狀。而後可從其密圖之計也。不然目下攻城破邑。吾輩當其罪。他日兵齊戰勝。安氏收其功。則彼且用我。而何忠順之有。此不可不亟與青翁言之也。草草不盡。

### 楊監軍寅秋

賊久不出。乃突而犯貴州。蓋因前日殺其招苗。因有此舉。一示武以鎮人心。一通路以度惡苗。甚可恨也。貴州一向不甚設防。止恃安氏。願安氏原未與之絕。賊何所忌而不狂逞。若安氏肯與之絕。仗義執言。奉

天討罪賊且抱頭奔國之不暇而敢出兵乎。今宜驅安氏之兵直擣其巢。兵至沙溪而黃平偏橋之苗盡奔歸矣。安氏一欲附忠順之美名。一欲獲陞賞之厚實。一欲不絕鄰封之交。尙存香火之情。必待我與之爲鷓蚌而後坐收漁人之功。此等作用可以欺天下乎。幸與郭青翁亟議。所以使安氏使安氏。必先令安氏絕賊。安氏一與之絕。賊當破膽不敢一步離其巢。然後探虎穴得虎子。惟其所爲無不如意耳。賊目把有尙義黃繼之二人者。若安氏漢把能擒以獻。先賞以指揮劄付。幸諭之。洪邊送親事。必不可聽。彼假以送女。令親信出入省城。成何事體。且賊不久當滅。宋宣慰能甘心與之偕亡乎。當令自以他事辭之。若安疆臣更不能爲我守省城。則安在其爲忠順哉。廣西狼兵雲南土兵不日且至。當差人迎而催之。至當無慮賊也。大舉的於春首。百凡留意無忽。

內閣沈趙二相公與田東翁大司馬 兵科 職方

賊知罪在不赦。頗欲肆行衝突。又恐外兵難敵。內人不附。故虛喝四川而不敢進。因突犯黃平興隆之間。乘其兵力稍虛。主帥不至。一以招苗自固。一以示強挾撫。其計益拙。其勢益窮矣。今川中秦兵已入境。浙兵尙未到。然土漢之兵已足自保。惟是貴州惟恃安氏而糧餉不充。不敢多調其兵。惟用以防省城耳。迤東地方不能相及也。今賊到始調援。恐兵至而賊已去矣。雲南廣西兵年內外當至。至則貴可無虞。惟偏橋一帶。貴州旣難遠顧。湖廣又緩視之。龍不得已。多方爲之募調。計正月中或僅可及三萬之數。龍當量發馬兵助之。第兵猶可催。糧每告匱。脣乾舌敝。督策難前。萬分無奈。須明言之。惟望廟堂主持。嚴責亟備。

庶春間師期尙無誤也。川中自餉已難，貴州又來告借，義在同舟，卽羅雀掘鼠，亦須均分。已以五萬給之。如此那攢，終成兩敵。東征西討，所用若何，腹心之憂，奈何惜此。伏惟台臺垂念主持，幸甚。劉挺近似知罪，俟龍駐渝，從容觀之，以定任使。此時吳廣未到，渠亦自應候代也。陳璘聞有牌到偏橋，計當與吳廣先後至。亦在新年內外。沈尙文自銅仁安車而去，童元鎮續至，亦高坐銅仁。此皆有題過明旨，令駐偏橋者，卽陳璘已至，渠亦當在平越興隆之間。駐銅仁何爲？今朝廷之令，已不行於總兵，何況督撫。若處元鎮，別無替人，只得裁抑使之，如更不堪，勢須更換。此須各裨將俱至，又須預先題明。蓋總兵非可輕易者，故不敢以便宜概行之也。屢偵播內羣情盡搖，又密行道將以賞格招降，亦多投結外附者。總觀其成，未敢預漚。然總兵尙多未至，自難遽議進兵。大都龍之意，寧遲無速，寧後無先，寧以濡須待無窮之機會，不以造次貽噬臍之深悔。恐道將中有貪功求速逞者，望無主其說。外刻完賞格二本呈覽，內龍所題格內人名，間有與前不同者。緣近查其少有改易，故輒更之，恐失事機，故不待奉旨先發示也。統惟台鑒。

### 徐僉事

分布事。俟面議。此時可謂無將，然韓白英衛，聞世一出，自不必借才異代也。人各盡其心，事無不可爲。渝中兵日招集，餉不時給，再有脫巾之呼，恐難終諉曰無此事。二道時時酌議，便宜區處，勿以呈詳往返，致有紛紜不一。

### 來副使

五司人怨雖深、而力甚微、止可以爲鄉導、若用以摧堅、則誤事矣、運夫正在議處、沐國且至、非露機括也、  
草草、

張監軍

來教俱領用、間雖難、然此等小醜、卽顛倒之亦何害、不足多慮也、進兵路分、尙須酌議、江津非入播之路、  
止宜防守、合江仍通綦江路、今直達播州者、川中惟三路、永甯、綦江、眞州、眞州則由南川進者、更將少可  
慮、若南北相兼、亦尙可支持、統俟面盡不一、

沈按察使季文

閱播圖、令人躍然、聚米爲山、寧復是過、蓋虜不但在吾目中、且在掌中矣、今泄泄從事者、旣痛癢不關、卽  
沾沾自喜者、又得失相半、安得數輩有心人如門下、與之共滅此賊乎、煩照此一樣畫二十張、各省撫鎮  
道將要緊者、各給一張、其路道手摺亦乞多造、然後縮小刻一板印刷、盡給行間、卽賊見之、當咋舌死矣、  
懇懇、

楊監軍

途中接教、一何其詳悉周到、事事當機也、諸事在蜀者、似已有備、二省日日行催、紙渝墨敝、至今竟不得  
其要領、黔省貧弱、難過責之、然亦覺因循偷安、坐費時日、楚省則但以紙上文字往復、令人恨恨、昨不得  
已、具疏言之、何濟於事、來教所謂雖盡法何益者也、今當再催之、卽十得五六亦可矣、楚省且不論、貴省

無兵卽雜。然徵調止二萬人，多無實數，不足用也。今惟恃廣西狼兵，又不卽到。雲南兵亦以夷警未卽來。蒙楊之兵太少，惟安氏兵可用耳。已與陳恩言，令歸而起六萬兵，半守省城，半守沙溪。他日卽以兩路進，彼已應允。且言目下尙支吾之，但有師期，卽一味勇進，不知可信否。惟熟察之，此卽吾兄所監之軍，不可不留意也。漢兵操練終不濟事，不如用見成土兵。若水西六萬，廣西一萬，雲南八千，益以黔兵，無慮十萬。長驅直擣，何慮賊乎？黃岑寨膽苗，旣殘地方，阻官道，則惟有勦耳。卽欲撫，亦先勦而後撫，便宜決策是也。乃一不以相聞，何耶？賊必欲犯黃平，宜急備之，無忽。

### 史副使

瀘州吏書爲奸，幾誤軍興。法應斬，但此時運夫未議定，差官一擊，則各處震動。派夫州縣，恐千後至之誅。一日盡集夫於重瀘，未便也。故仍行該道拏處之，凡用嚴刑，必須立法旣妥，而後可一切從事耳。合江進兵，仍會婁山關者，此路攻守，須臨時乃定。以經播州外司之地，須其人降順無他，而後可議進兵也。今但議夫瀘州，若臨時進兵，只撥瀘州夫往足矣。

就近派夫，自是不易之理。不然以神宣威茂諸處，來川東運糧，豈但千里餽糧士有飢色而已。惟是糧餉可以責之餉道，運夫必當責之守巡，方爲妥當。何者，專與不專也。且川東川南，相去遠者，幾於千里。卽該道督水運，尙可遙制。若催陸運，自當親臨。兩地難周，豈不誤事。今定爲就近派夫，官徵銀給以工食，仍照

該道原派一石三名之數。仍用里甲。川南止用敘瀘二處。川東止用重慶一府。餉道但催一省水運。俱至重瀘二處。守巡則分催二處陸運。至綦江。至永甯。以至播州。皆其責也。有夫無米。責在餉道。有米無夫。責在守巡。目下無銀。且借大木餘銀用之。事完派補。如此則不戾該道原行。而近者以得銀爲幸。遠者以免役爲安。上下兩利矣。不佞熟思。其便無以易此。若再有不安。不佞亦當任其責耳。已行之二守巡處。昨詳可徑停之。事在燒眉。無再不決之理矣。聞川南夫至納谿。而無米運。俱在守候。可亟催水運無遲。諸俟面盡。

盧副使泮

克平九絲時。地數動。曾克庵公查以前武功。成俱有此異。今之平播事更大。故異亦甚。玉壘山崩。應在平播無疑也。第臣子入告。須以災言。亦春秋之意耳。千里餽糧。事所不便。已已之。止令納銀。小民不啻更生矣。已有檄借貴道入川東。幸蚤至以一臂助我。

郭青螺中丞二首

賊深矣。興隆黃平龍泉。恐又有失。則吾輩何以自解。此當亟亟圖之。不可後也。揭內起用二將。卽以二牌用之。此自可徑用者。不必題也。招兵三萬。亦可徑行。無須更請。請則遲矣。貴州銅仁一帶兵甚多。川人多於此處。招苗童元鎮一呼。可得數千。挾之以出。何有於賊。而逃避無已。不知城破。彼能免耶。愚而無知。何以爲人。但得大小將到。卽當處之。今且催之出。再不出。卽提之矣。鄙意調安氏兵三萬守省城。而以貴州

向來二萬有餘之兵，分布於以東興隆、黃平等處，或可自保。今不佞且發鎮雄兵三千去。此水西之弟，而原咨所請者也。又調到施州兵，嘗從婺川發龍泉，但遠水近火，尙不相及。聞支簡亭兄已來沅州，彼必有自爲偏橋計者。但偏橋警息，九股路絕，賊即可圖矣。弟思之，勦苗終不如招苗，恐其處處蠢動故也。第弟亦臆說，若丈見之真，則撫勦惟所爲矣。屯重兵三萬，以斷賊招苗之路，此必不可緩者。無問廟堂從不從，廟堂原不中制，何必待命也。如蜀中弟原題兵六七萬，而今調至十四五萬，不然賊豈有不來者。多兵而早了之，與少兵而遲了，功相萬也。大舉在眼前，乞丈無吝多兵。雲南有夷變，兵來尙遲，惟廣西可亟催之。五萬餉已解，須令安氏以兵防之，草草不備。

又

黔中危急，弟日夜憂之，計無所出。業以十道遣使催促兵將，顧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奈之何。昨以一檄移安疆臣，令發兵守省城，並一二枝之興隆，且以千金爲牛酒犒其兵，仍厚賞其母子，想可得其力者。又將施南衛土兵八千移之思南，以應援龍泉一帶，計正月初亦可至矣。偏橋則數行楚中備之。據王兵備言，兵已漸集，可保無事。仍行令二總兵退苗，約以文到三日而苗不退者，劍當及之。想當致死向敵。苗或可散，而後可圖大舉也。曹仁佐持諭帖去諭之，仍令該道動銀爲備牛酒，不知有銀否。昨差人來言，前次犒安兵百金，布政司湊三日乃完，令人駭愕。以簞瓢陋巷之家，而欲爲斬將搃旗之事，其可得乎。弟久已行司先解銀五萬去，今想將到。又移一咨於楚中，令以十萬給黔，此部咨奉旨者也。門下但日日發使催

之。彼必不敢不與。永保兵俱係用之偏橋。乃楚中數也。黔中則全靠滇兵。廣兵與募兵六千。而俱不至。奈何。奈何。廣西甚近。可急催之。弟已有二使在彼。尙未回也。來人行十二三日。纔到重慶。可謂極遲。土司驛多失應付。可責安疆臣令催之。彼此時而勒措公家。可謂忠順乎。草草不盡。

沈按察使

至渝城。終於調度爲便。顧川中狗鼠癩疥無足多憂。貴州警報如雲。令人應接不暇。奈何。承教路道機宜。種種當心。百務鞅掌之時。誰能助我一臂者。惟門下耳。李旭欲外向。而機洩。全家殺盡矣。此賊益自速其亡也。省下所造諸物。火速發來。差人押解。舟行爲便。一物自有一物之用。幸致意右轄公。草草。

支簡亭 郭青螺 二中丞

賞格所以不輕發。以我不明言征勦。則賊亦且以事緩欺其下。而不敢肆行衝突。我尙得以候兵集而大舉耳。今賊已知罪無所逃。東衝西突。此時而不發賞格。反自誤矣。宜大張告示。明懸賞格。書冊紙諭。遍地發去。彼人人解體。號令不行。而後可坐困也。師期不出一月。便可速募多兵。以圖大舉。此時更不可惜錢糧。懇懇。

沈按察使

陳恩老成習事。連日鼓舞之。頗覺輸心。似可大得其一臂之力者。此等人。不啻吳楚之劇孟。得之真隱然一敵國云。乃門下業以破格犒之。固知大君子之見。出尋常萬萬矣。諸凡打造在省者。乞急催之。鉛彈鐵



蒺藜皆少。門下徑行添造之。諸可佐軍興者。亟亟爲之。無妨便宜也。草草。

### 張參政文耀

得教知已榮洴爲慰。戎馬在郊。卽宜視事。成都之行。可無庸也。渝城兵多。自宜分布。分布者。政所謂駐之要路。以滅其勢。使軍民兩便耳。而議者謂分布早有師老之嫌。蓋以分布卽爲進兵。誤矣。汰其冗。分其勢。正今日之急務。門下初至。而留心若此。僕何慮焉。

### 徐僉事

劉帥果有滅賊之志。則吾之留未爲不是也。帥自能辦賊。乃往日條陳。原爲賣重。反至紛紜。乃知世間只有一箇忠誠。外此皆落坑陷。雖然如此。今卻又十分性急不得。急行無好步。王道須萬全也。今日惟招誘一節。爲十分緊要。然外司久已歸心。惟其親信之人。能招爲內應。方妙耳。如袁年王繼先等。皆自十月內密領本部牌去者。今明受其母於重慶。彼處去賊巢近。恐應龍知之。反害其家。不可不慎。今凡招一人。須能保全之人。乃歸心。若事未成而先受害。則後來者懼矣。僕不日至渝城。大懸賞格。明示宣諭。彼中無不瓦解者。然後大兵齊進。曾未有不授首者也。進兵必不可過春期。幸與帥言。令日夜圖之。不日面盡。

### 來副使

來教字字著實。謂賊突出而擊我之必救。誠然。然川中亦不能卽出。蓋彼之不能來。猶吾之不能往也。惟湖貴爲可慮耳。三人容細問之。草草。

劉參議

川南兵穴、汰之無妨。此與千金買駿不類。彼偶一爲之耳。今乃日日懸千金買死馬之骨。縱使積骨如山。可得爲馬否。以無用之兵。食易竭之餉。可爲寒心。幸力圖之。

童總兵

逆賊狂逞。貴竹阡危。將軍久不至。不得不一言之。朝廷量裁處。以示法耳。賊平。且以功論矣。東坡爛橋之事。彼中多咎將軍不出銅仁。今可急移駐偏橋興隆。與楚中掎角逐賊。不然人言可畏。軍政具存。僕卽愛將軍。不能私也。今所調兵。廣西一萬。雲南七千。水西三萬。屬貴州用。永順保靖各一萬。烏羅二千。屬湖廣用。而二省召募者不與焉。陸續當至。至卽鼓舞用之。大征在卽。宜先退偏橋興隆之賊。乃可從事。且以此觀將軍矣。

魏參議養蒙

監軍借重。已奉明旨。此宜蚤夜圖之。曷可遲也。賊雖外示狂逞。而內實窘急。川中賞格久發。其下皆有離心。大兵促之。無不亡之理。今所慮惟偏橋之兵未集。恐其事急衝出。流害全楚。故且遲之。然進兵必不過二月。過此則雨水連綿。河不可渡矣。永順保靖兵。各調一萬。久已有行。門下急急差人催之。又激浦麻陽十三哨等兵。共三萬。分投差人催來。必於二月之朔。齊至偏橋。乃可不誤。陳璘勇將。將此三萬人鼓行而前。乃一勅敵。自無慮也。此舉所係甚大。且兵覩拙速。不聞巧遲。萬望留意爲禱。

郭青螺中丞

昨得借銀之教。當日行布政司先發五萬。卽令原來承差催之。限半月到黔。當無誤也。若道猶不通。仍須五萬。再以一信來卽解去矣。若道已通。則且莫還川。但有到者。且留用之。後到者相還未晚也。童元鎮已參之。又以一人守催動身。門下亦可著人催之。此輩貪生畏死。不顧羞恥。昨劉縉亦三承差跟定。方肯起身。若與之說門面話。彼亦無所用恥矣。昔曾確庵與劉顯書云。將軍若不親到地方。但差人領兵去。本院必參將軍。顯得之。痛哭而行。彼亦撫鎮也。門下何所吝於童弁乎。近得監軍報。賊必欲克黃平。奈何。如不得已。卽令安氏。且以萬兵守黃平。偏橋。賊決不敢與之相犯也。若以別兵守。賊盡銳攻之。尙不可保。何如。如九股苗既破地方。惟有勦耳。勦而後撫。亦無不可。但須止勦一枝之爲害者。其餘不可槩及之。恐處處蠢動。則大可慮。是在將領加意。若不必可勦。則卽厚兵以防之。而斷賊招苗之路。尤爲急務。統惟門下詳審之。賊旣已無所忌憚。則賞格不妨分行。但須令安氏發重兵守定省城。弟近已於陳恩言之。渠回日卽起兵六萬矣。門下可先檄其二三萬守省城以東。則萬全之慮也。偏橋諸處。難望楚中。乞門下一面料理防守。萬萬內江道中草草。

又

近貴州承差來言。十三日起身。賊尙於東坡割大營也。然則何時退乎。昨不得已。令安氏起兵三萬防省城。三萬出沙溪以疑之。第安兵入省。必須糧餉。恐不能當此。奈何。蓋弟恐賊急而奔省城。故以安兵當之。

若糧少或安兵不可全恃。又在門下酌之。多少當徑行也。廣西狼兵一萬。不知至否。雲南兵先到者幾何。查進兵平越一路。省城一路。沙溪一路。洪邊一路。貴州兵恐不能分四路。則以沙溪聽之安氏。洪邊出奇兵數千。而平越省城二路。須各用正兵三萬。雲南廣西不及二萬。尚須四萬。則貴州前後募調兵與安氏之兵。可以足之矣。惟又分派之。若兵多。洪邊亦爲正兵亦可也。將官李應祥、童元鎮、各領一路。劉效節、止可守黃平。其新起用二將並續到者爲誰。作何分布。亦乞示之。偏橋一路。屬之楚中。自有陳璘、思南、婺川、龍泉一路。則以施州衛土司兵八千當之。不足之數。已行該道查三處原有兵若干。不足者當再補之。亦務足三萬以下之數。則糧料必須該府出之。乞丈亟行陰知府備之可也。弟恐彼中道不通。已遣人徑行該府。惟丈再以間使催之。惟偏橋一路兵糧俱與貴州無干。若地方亦自相關。尚不可不照管也。思南少一將。楊惟中難當大任。陳寅何如。此中當再遣一將幫之。並以楊惟中協之。亦可。但恐陳寅、王鳴鶴皆不可卒至。陳寅又或東路用之。奈何。劉縱已留。吳廣已到川中。似可無虞。惟慮二省耳。

陳總兵璘

將軍已至。賊當破膽。眞從天而下也。四川之兵久集。時時擾其邊境。又以賞格招其脅從。投降者疊疊於途。惟俟湖貴兵集。卽刻期入矣。湖省已爲調兵二萬。今將軍復領廣兵三千。足可當湖兵一萬。永保一土司。兵素稱勁。幸鼓舞使之。錢糧器具。已行所司給之。然土兵各有器械。漢兵用亦無多。想自能給也。火器之類。各衛亦有。可以用之。川當四路。貴當三路。湖止當偏橋一路。爲力甚易。幸將軍努力爲之。師期必不

過二月。蓋三月以後。水發瘴生。甚爲不便。且川師已老。貴師亦集。自不能使待也。由偏橋至涪潭入播。路甚平坦。可以長驅。逆賊多爲陰溝暗竄。以陷人。宜慎防之。近賊狂逞。垂涎思石。宜亟救之。將軍卽宜駐偏橋。庶可招徠降人。規恢進取。逆賊多詐。近將領多有受其欺者。不可不防。草草。

### 楊監軍

貴州一日而三報警。令人心急如焚。已專人發施州之兵。從婺川入。發鎮雄之兵。從永甯入。然不能卽至也。童元鎮陳璘。今在何處。已差人促之夾擊。亦未易卽達也。總之鞭長不及馬腹。其勢則然。所恨者。水西之兵。不肯爲我盡力耳。不得已。令碁江南川之兵。各擾其境上。石砧之兵。遂一日而破其七寨。攻其所必救。賊庶幾舍貴而之川乎。川尙足以當之。無慮也。貴州但得少暇。卽當集兵以俟大舉。凡用兵者。不亡卽圖存。不死卽求生。敗卽圖勝。罪卽圖功。如環無端。不可一時自暇逸也。聞雲南之兵已到。廣兵想亦不遠。此二兵至。卽爲正兵。蒙天眷之兵。亦不惡。平越一路無慮。三萬。思南已有施州八千。彼中再湊二萬。亦可得三萬。永保之兵。俱併於偏橋。此楚兵也。沙溪之兵。總聽安氏。則四路各有正兵矣。鼓行而前。賊何能一支支持乎。漣餉之夫。宜及早定。川中亦至今方有定議。蓋此中從未用兵。一夥秀才。自不相習。無怪也。熟食無如炒米。每軍自帶五日之糧。彼中路近。卽可足用。進關之後。夫隨而運。可相及也。平越則童元鎮領龍泉。不知誰。陳良玘何如。乞彼中卽商量。就見教。難再往返也。進兵的不可過二月。至三月則雨水連綿。不便矣。幸亟圖之。

田東翁大司馬

前承教賞格有許之過者。龍細閱之。無甚抵牾部格處。惟有加賞銀一萬兩。及入關各賞一千。與入播之三千。克圍之五千耳。總之不及三萬也。查曾確庵懸賞登九絲城賞銀三萬兩。拏大頭目一名五千兩。後平茶土官先登。獨得九千兩。其二萬兩餘衆分之。則重賞濟事所從來矣。蓋官爵多虛。後往往有不與者。獨賞銀無不與。故川人所重惟此。不得不以此激之也。今亦不敢改此款。惟聞播人及土司。恐其子殺父而降。復爲土司。未肯盡力攻之。故直改以其子投降。止於免死。承其香火。不言及爵土也。再以二冊呈覽。安氏之賞。亦止照常。昨陳恩來。龍面問之。渠止言但得成功之後。量與一二長官之地足矣。不復言貴州撫院所許。想知龍之不許而不敢言也。龍亦再三開諭之。渠唯唯聽命。因犒賞其官兵。令之盡力防守貴州。蓋用而不用。不用而用。渠自無不盡心者。事成之後。彼自當聽命於上。無足慮也。今若一味拒之。則彼與之合勢。事更難矣。吳廣蓋廉勇良將。甚快人意。但性太急。又不知川中地利。而劉綎且懼禍貪功。甚欲自效。比之前日。似兩人然。今進勦在卽。鄙意欲兩用之。分路而進。俟議定當再以聞。昨得敵縣王考功書。言臺下令其囑龍勿惑人言。敢不心領。顧龍之區區一念。自起家時已定矣。若不欲誅此賊。則必不來矣。裴晉公有言。賊滅則朝天有期。賊在則歸闕無日。龍不肖。竊以自銘。願臺下無過慮也。臨啓惟有皇悚。

內閣沈

二相公

田東翁大司馬

陳應翁大司農

戶科

職方

自龍入渝城以來。兵威頗振。賊氣漸奪。加以明張賞格。密行間諜。以故逆黨洵懼。降人接踵。賊之第一心

腹李旭者。首欲外奔。賊覺而盡誅其家。又以綦江之事。起自婁國。悔恨而撻之。至死。勢已衰矣。今而後。蜀無慮賊。惟有圖賊耳。所苦黔楚之兵力。急難卒振。而二大將一未至。一至矣。以兵力單薄。遷延於銅仁。賊遂突出。與隆偏橋之間。焚東坡。斷官道。招苗自固。與黃清偏龍泉諸處。各嬰城告急。而該省始議招兵。然晚矣。先是龍屢行招兵爲備。而該省直以錢糧不足辭。不得已。以川省給糧。調來施州土兵八千。鎮雄土兵三千。發之往戍。復催雲南廣西一萬往援。又調永保土兵各一萬。往戍偏橋。卽令陳璘到日。督之進勦。然俱不能卒至也。聞應龍已不敢出關。茲所關貴州者。其在邊四牌苗。結連外苗耳。數亦不多。已行令集兵相機勦之。而蜀中綦江南川。各令出兵擾其境。庶賊牽於北顧。或可解貴州之急。大抵攻其所必救。彼勢自不能久。俟有解散之報。當再以聞。然貴州當事。慮在目前之無兵。若龍之所慮。則以招兵已無救目前。獨慮招調之兵不日至。而餉不足以給之也。川中已借給十萬。此後毫不能加矣。若廣西雲南福建之餉。復不以時至。則奈何。此中山川險惡。道途阻修。卽自蜀餉黔。文到卽發。往返在一月之外。況他省乎。若非仰借明旨。一嚴催之。終致誤事。伏惟台臺。吳廣以二十八日入渝。陳璘亦且至沅州。李應祥入京。追之不及。其餘偏裨。泄泄不至。亦無處行催。計貴州之苗退。滇廣之兵合。卽宜進勦。而將領往往若此。殊可慮也。統惟台臺裁行幸甚。

少司空趙甯宇公

三運木。仰仗台庇。幸得罷探。此固臺下流惠桑梓之雅意。然令不佞得以少蘇疲民。專力征討。幸何甚。感

賊感。賊。冬月入渝城。美哉江山之固。此一世之雄也。如此形勢。向來幾爲逆賊所據。念之令人髮立。兵威頗振。賊氣漸奪。投降之民接踵而至。無慮賊矣。惟湖貴兵將未齊。少遲進勦。然亦不能久稽也。客兵俱發之邊播各城。總鎮亦目下發去。計數日後。渝城止不佞標兵。與原守城兵耳。蓋兵在各邊。城內自無用多兵。以擾閭閻也。運餉夫議定。止於近處召募。遠處量徵銀以給之。亦自無多。運米收米。向來不得其人。頗爲民害。今亦各立以章程。總之凡可以濟軍興而蘇民困者。不敢不勉力圖之。惟耳目所未及。才識所不到。則望臺下不時教之。願望願望。

湖貴撫院監軍總兵守巡四川監軍總兵守巡

我輩受命討賊。賊不滅。何以自解。冬日天乾。極可舉事。無奈二省兵未齊。只得待之。計至二月。主客兵集。正應及其鋒而用之。且賞格頒後。賊黨盡有外向之心。李旭被殺。人人自危。法曰亂而取之。此逆賊天亡之時。不可失也。所定師期。不先不後。適當其可。過此則雨落水發。無了期矣。各路並進。賊卽全勝之時。亦且應接不暇。況其上有懼心。下有離心。有不成破竹之勢者乎。開刀之後。有進無退。一有疏虞。賜劍具在。幸三令而五申之。法曰必死則生。幸生則死。當日爲行間誦之可也。萬代瞻仰。在此一舉。白刃在前。青史在後。流芳遺臭。請擇於斯。同舟之言。無復兩可。幸惟亮在。

楊監軍

每得書。爲之快然。用兵事真米實麵。一些空隙容不得。乃從來二省往來上下文移。只一味之乎者也。紙



上支吾。竟無一實事。所以至今茫無實效。使川中十餘萬之兵。坐食待之。殊爲可恨。若早如吾兄事事料理。年內即可完矣。今師期雖不可迫。然至三月。則水發瘴生。蛇虫皆能爲害。軍士苦熱。何以向敵。蓋必無出仲月之理。計正月已盡。外兵必無不來。即不全到。然水西兵自足當一路。又有新召募苗兵萬五千人。亦足當一路。若少再招之三四萬。無所不可。貴州極有兵。川兵皆半是黔人也。止用之一月。入播之後。即遣還。所費幾何。川中銀已解十萬去。楚中又令解十萬本色。亦可取給。目下黔中但能支兩月之食。以後責成楚中。必不誤也。水西一向牢籠。今事已至此。只得破格鼓舞之。若成功之後。彼自知法度。何敢蹈播州之績。宜勿示以疑。致廢前功。貴州去播地近。易於相通。但多方差人傳賞格入關內。自有斬之以降者。如趙仕登其明鑒也。急行之無失。童元鎮李應祥各令當一路。龍泉一路。以一能將如王鳴鶴陳寅之類領之。卽陳良玘亦可。昨已發施州兵八千赴龍泉。而該府以無糧爲解。不知川中調來兵。遂可遠役。川人以餉之乎。乞急與青翁言。令該府縣備餉。無致脫巾而呼。則難收拾矣。尙有一二枝欲發。今亦不敢發去。鎮雄兵亦不敢發。恐其無糧而搶掠也。事在眼前。萬惟留神。懇懇。

### 張監軍

今日得陳璘揭語。多磊磊落落。終是丈夫。劉帥似不及也。以數語激之。當勃然飛動。乃可使矣。貧平事大有端緒。當令謝道准其兵。以安遠人之心。此中更有大機括。第無有具陸賈之舌可使者耳。誓師後。卽迫鎮道行真州事。猶可及也。事在眉睫。而無可趁手之人。以相馳驚者。安得如吾兄與楊臨臬數輩。共殲此

醜如反掌耳。草草。

陳總兵

播州過二月卽不可入。故昨相議。將軍若至二月不到。亦須進兵。不能待矣。今將軍乃以歲裏至沅。此天之所以亡賊也。此時議招廣兵。亦可及。水兵亦已不用。今直用湖廣土司兵耳。永保兵天下有名。往年平廣賊。多用之。重以募兵不下四萬。將軍若撫而用之。此無敵之勢也。師期在卽。幸日夜圖之。無曰我至未久。若賊臨城下。可不與對壘。曰我至未久乎。賊黨已有離心。不甚用命。況數道並進。豈能分身相敵。此將軍唾手成功之時。不可失也。思石龍竒一路。最近偏橋。貴州總鎮。遠不相及。故昨題請兩鎮並得管轄其地。兵將俱乏。已爲調施州兵八千。幸再少助以兵。以一裨將督之。卽可當一路。以分賊之勢。與偏橋相爲應援。乃萬全之勢也。楊應龍一毛賊。今以六總兵共擒之。已是可羞。若再不能擒。豈不可羞之甚。將軍東征稱首功。此番亦須首敍。乃副盛名。僕有拭目而俟之耳。

支簡亭中丞

日月不居。轉眼春仲。此後水發河漲。一步不可入播境矣。我輩半年以來。寢食俱廢。所規度者。謂何。而臨機坐失。養虎遺患。千里畏人。何時是了。念及國法。可爲寒心。今不佞誓不與此賊俱生。已於正月十五日誓師。發二大將於境上。乞門下亦卽獎率三軍。約誓督發。先令齊力養氣以需。後令一齊進攻。此後止發期會。更不問物力之備不備也。事在燒眉。百惟蚤計。萬懇萬懇。

諭副總兵曹希彬

諭曹希彬。你有稟帖來說。鼓舞永甯人。大小頭目。踴躍向用。我已知之。又說與立合同。不知何事。但土夷性貪。賞格已定。你卻不可分外妄許他。致後日難應。是我失信。卽到水西。便如永甯刻血說誓。都不妨。只是鼓舞他用力便了。卻不可隨意許他。他若亂說。你說自有賞格。這事我不敢專主。恐你許得過了。後難應也。你切記之。其犒賞銀如已到。可面給之。如未到。叫人看守。你回日。另差人去賞也。罷。隨宜行之。此諭帖。你自知之。莫拏與土司人看。故諭。

塘報書

賊知罪在不赦。恣行狂逞。然不敢向川而向貴。以貴州之兵力未齊也。自川援貴。道阻且修。因令川境兵各出以擾之。石砬兵已報斬獲。酉陽兵復有報至百級。尙未查明。姑俟後報。此後賊當撤貴州之圍。以向川。川兵力能折其鋒。少延時日。永順滇廣之兵可齊。約期並進。環而攻之。賊無幸矣。天氣向熱。水發瘴生。俱有可慮。方日夜力圖之。必於春月了此。不敢留賊以憂君父也。臨啓無任皇悚之至。

支簡亭中丞

師期已定。計兄當不日至沅州矣。貴州無力自完。龍泉已成不守。若吾輩不助之。亦難逃應援之責。弟先發所調施州土兵八千往。近又發所調平茶土兵五千往。爲之守。婺川思南。皆自給以餉。恐黔中無餉。兵亦不能居。乞兄亦行陳總兵發萬人往。則婺思之勢壯。而吾輩之責塞。乃可議進取也。若石阡逼近偏橋。

想又不待言矣。貴州本折俱無。吾輩須各餉其兵。乃不誤事。萬萬大抵楚兵已近四五萬。卽摘萬人以援思石。尙自足進一路。而龍泉一路。原題屬陳總兵管者。則兄亦不得不加之意耳。陳總兵謀勇俱足。允稱能將。但須凡事應付之。乃肯盡心。其所請錢糧亦不多。惟加意懇懇。

貴州張監軍存意

貴竹自有兩監軍。而氣增百倍。乃知長城萬里。端只在人。來教種種當機。令人心賞。貴州非無兵。苦無餉耳。亦非無餉。苦不早計耳。只如借餉蜀中。若早言之。則三萬勝兵卽可立至。何至有東坡之失。今龍泉又見告矣。頃以施州土兵八千援之。尙未至。而城已陷。今復促之救婺川思南。又發平茶五千。建越五百。以一將將之而往。折色銀已給以一月。第恐無處糴買。而彼中本色。亦從未備也。可奈何。煩門下力催之。但有一二月本色之供。卽可了此賊矣。約期已發。勢難中止。然播中三月以後。雨多水漲。處處阻礙。不可復入。再延歲時。無貴州矣。此亦破釜沈船之時。不可不亟亟也。幸門下力圖之。彼中去播近。易於招降。大懸賞格。密行招誘。人人倒戈。自可不煩兵而下。奇正並用。端不出此。萬代瞻仰。與門下共之。幸留意焉。無忽。

郭青螺中丞

師期已近。乃忽有龍泉之事。令人懊惱不已。楊惟中自以爲善用播目。乃一旦狼狽至此。始信作僞之不可久也。弟先欲遣馬兵去。一路來疲鈍不堪。計至彼中。當多斃於道者。因催施州土兵八千來。令駐龍婺。以當之。乃兵未至。而龍泉破矣。奈何。今恐婺川思南有失。賊勢益張。我氣益奪。因當日發平茶兵五千自

武隆往計五六日可到。倘賊尙未甚狂逞，尙可以保婺川思南。若石阡則去偏橋近，已行陳總兵援之，當無慮也。此時益多招兵，一以候大舉，一以保地方。不然彼勢急而衝，一有所失，我氣自奪矣。龍泉事頗大，不可不報。門下有稿，可急發來。此事無妨大舉，不可以此使有退阻。惟日夜料理爲望。西陽兵自南川入，破其一大營，斬首三百。蓋弟原令以牽其擾貴州之兵者。計此後或當稍退，則思石無慮矣。援思南兵三起一萬三千五百，弟各給以一月折色。但本色不能多帶去。乞門下速行府縣爲備本色。若折色，再一月彼中若無弟亦發去也。曹希彬來，二氏用命，大舉事十八九成。惟力圖之。懇懇思仁道。此時他之楊惟中不守信地，皆理之不可曉者。似不容無一參。弟恐彼處無將，且令惟中免死守思南。然一面議處，無不可也。惟速示之。萬萬。

### 劉總兵

平播之事，將軍但能了此，一生心事，不辯自明。誰能施其謗口乎？若目下行後，亦不必有過慮。僕旣以兵事付之將軍，但責成功，決不以人言爲輕重也。惟是審時相機，早建大功，無失良會。此非獨爲國，亦以自爲。將軍必能審此，無事多言。寨子山江津二處，事皆成，烏有令人悵悵，乃知撓先一著之說的爲不誣。昔人有言：機會之來，豈有窮乎？惟將軍留意焉。

### 陳總兵

將軍，今世之偉丈夫也。本部何幸得與共事，缺爲面談，良以爲恨。今將用兵事宜，隨其所憶，漫然書之，以

當促膝。惟將軍留意焉。

入播之路有八。蜀有四路。不必言。黔有三路。曰貴陽。曰平越。曰龍泉。楚有一路。曰偏橋。今龍泉一路。題過爲楚鎮守管。則黔楚各得二路。然龍泉偏橋相去甚近。分而爲二。合而爲一。無所不可。此在用兵者臨時酌定。非所能遙度也。今播賊不比倭虜。皆萬人一心者。須以力敵。播賊止應龍一人造逆。卽妻子亦不與同心。其下人皆有畏死求生之意。況賞格隆重。人人動心。宜遣舌辯之人。處處招降。若其肯降。隨便給以執照。當有不煩兵而下者。偏橋指揮曹仁佐。龍泉守備楊惟中。皆素知播人頭目之情。可令招之。惟中失守信地。應死。姑饒死。令立功。若能招得大頭目。獻關入播。方可原免。不然。死終不免也。可與言之。

播賊無火器。攻之須用火器。今該鎮帶來有硝磺。有火器。便是長技矣。

播賊於險路多挖斷。又爲賺坑。上覆以土。下安竹簽。宜詢問鄉導而進。無墮其計。或用水牛前行亦可。思石偏橋婺川進兵時。酌量留兵守城。餘分道而進。若人裹一日之糧。然後運夫隨之。亦自不誤。彼處路近故也。

彼處苗頭阿萬。任老三等。皆欲投降。提調張雲敖等。皆與賊有夙恨。皆可用熟腳招之。但受降如受敵。須加詳審。不可爲所欺也。

賊用兵。好伏兵於數十里之外。乘夜突衝。人不及備。凡進時。夜營宜慎防。

將軍所進。只一路。用兵無多。但一料理。卽可齊備。有所需者。與該道索之。若不能急備者。隨宜處之。但求

濟事而已。若但曰彼不應付，致我不趁手，此是後來委過之談。至於委過，則已無功可稱，勳名安在，不足言矣。況又有必不可委者哉。

### 沈按察使

顏京等所言，無一事不切實。如云官壩易取，今已破矣。劉綆鋪排，正如顏京等三路行兵之說。乃遲疑不發，而冉御龍自南川先進，一鼓而賊已奔，斬首三百，所遺資糧八千人，舉之不盡。南川邊人俱有所獲，一大快也。其一營兵，實只有二三千，可見顏京等之言不妄耳。貴州之無備，不止一端，固是無錢，亦是因循。若早借，則早給之矣。銀已解去十萬，今又發兵一萬三千，爲之守思南、婺川、木折，皆我供之，亦無可奈何也。楚中兵糧，略有端緒，而陳璘尙以無備爲言，求緩師期，已切責令之如約。所定師期，正如來教也。大約蜀中似已全備，二省只可五六分。若待之到底，亦不得完全，只得如此舉事。所謂以魯之衆，加齊之半，亦可克也。未知天意若何耳。

### 史副使

用兵重事，誰保萬全。兵連禍結，不知何日可了。前言免派夫銀，望梅止渴，殊近於戲，非遂可爲據也。若兵事不解，則東南之苦役不休，東南不休，則西北之派銀難免。此時而議及西北之不派，東南之不徵，不亦太早計乎。至於蠲免各項錢糧，尤爲駭人聽觀。今方借餉各省，請餉內帑，又經部議加派錢糧，乃無端而議蠲免，不水不旱，不荒不罷兵，不善後，胡遂及此。炊未熟而議抽薪，非所以爲計也。若地方人聞此議，則

嘒嘒然動不平之議。東西南北之人，俱不可使矣。萬勿復言。師期不數日，催夫爲急。經理進兵運餉事尤急。正使俾夜作晝，亦止得二十餘日。望專心理事，調停人情一著。且放下。正使好事者妄生萋菲，然異議方興，大事已畢，乃爲敏手，不然恐無補於往事。而又反廢夫目前也。各夫給米原爲入山以後，蓋無處買米耳。若在重瀘涪合，則去家旣近，米尙可買。彼寧願支折色矣。此等事皆須訪問，斟酌人情爲之。未可臆決。若苦於無米，不如給銀，僕所慮正在入山以後耳。幸與該道虛心議定而行之，不必再有往返。今只恐運夫不集，有誤入山，僕日夜慮之，不能成寐，幸留心焉。

高推官折枝

二兵交關，微公幾至多事。彼將官素有軍紀者，何至憤憤若是。已行監軍道查究，至當有處也。若將官自能處首禍者，亦自可了。但恐其不能處，則不若查明處之。漢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亦何事乎多言。

內閣沈趙二相公

西蜀多故，民不堪命久矣。乃地震山崩，雜然而見。天災人禍，可爲寒心。天鼓鳴於東南，似是天聲遐布，應在賊亡，亦不可知。惟是川之西北，權稅採礦，雜選紛擾，山崩地震，正當其間，恐當有揭竿斬木而起者。慮不獨在播也。夫德隆則後服，道衰則先叛。蜀人易動難安，自昔記之矣。多方消弭，如窺鼠穴，猶恐不及。奈何以多事擾之，伏惟台臺力賜主持，亟回上意，以奠遐方，地方幸甚。



